

丹鉛錄卷之一

成都楊慎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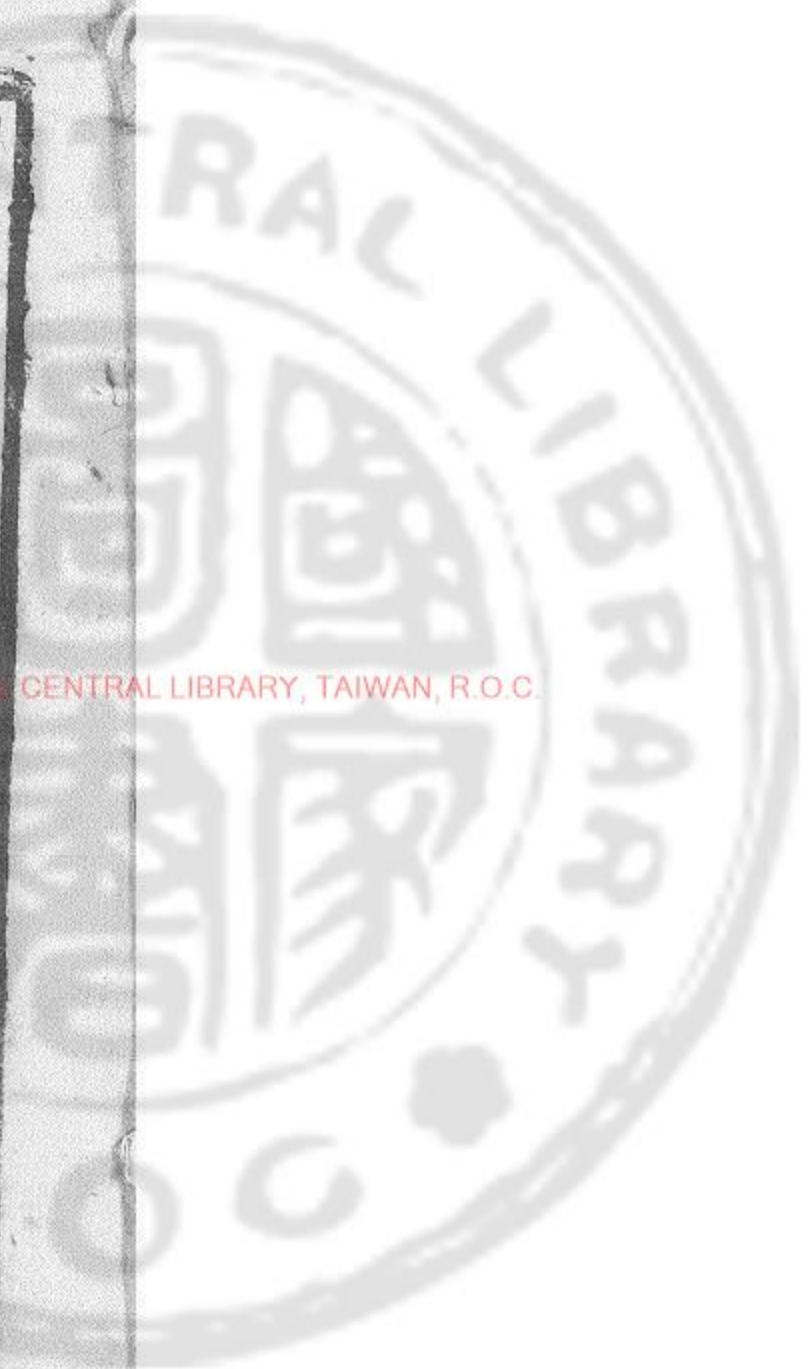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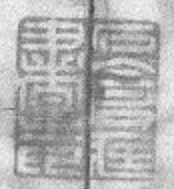
門人丘文舉集

別號

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子注云秦處士之號史記
索隱云其茂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
范蠡去越自稱鴟夷子此固後人別號之所昉乎

靡草

月令靡草死注云齊若葦藎之屬董仲舒曰葦藎枯



于仲夏歎冬華于嚴霜淮南子注云齊水萊冬水而生夏土而死又其枝葉細碎謂之靡草

軼轍同字

古字軼與轍同莊子夫子奔軼絕塵而回瞠乎其後今謬讀軼作逸遂失其義戰國策主者循軼之途注軼轍同車迹也

三字名

戰國人名有董之繁菁董姓也之繁菁三字其名也複名古有之三字名始見此

密雲不雨

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天地之氣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起東北陽倡陰必和故有雨雲起西南陰倡陽不和故無雨俗謬云雲往東一場空雲往西馬滅泥雲往南水潭潭雲往北一場黑是其驗也又驗之風電亦然或問東為陽方西為陰方是矣南平陽而屬陰北幽陰而屬陽何也曰一陽生于子仲天之氣所始也卦又當坎北非陽而何一陰生于午仲地之氣所始也卦又當離南非陰而何

改火

鑽燧改火四時而五物焉朱子謂夏火太盛故再取此意料之言耳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爲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爲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爲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爲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爲水柞櫛色玄以象水也四時平分而夏乃有二焉何也土位在中宮而寄王于四時季夏者土之中位故月令于仲夏之後列中央土素問謂之長夏是其說也統

之則爲四時分之則爲五行五行各七十二日土分王於四時之末各分十八日合之亦七十二日總五行之七十二日合三百六十而成一歲也慎十四五時先相留耕公教說如此且云見宋儒某書今不能記其爲何書何人也

析里橋碑

歐陽集古錄析里橋碑跋云驛散關之嘲潔從朝陽之平爨刻畫適完非其訛謬而莫詳其義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慎按驛古與釋通史記張儀傳杖而驛

之韓信傳驛兵北首燕路洪氏隸釋載漢碑文有云
農夫驛耒又云辭榮驛散潔本齊潔之潔漢人或寫
潔借作濕字用潮潔卽潮濕也爇與燥同分隸小異
如操亦作摻之例平爇謂乾燥言去濕而就燥也以
此訓之可通

禽制在氣

陰符經云禽之制在氣王起云玄龜食鱗飛鼠斷後
狼蠹啣鶴青要食虎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形也

王起字學

王起唐貞觀時人博學有聲太宗嘗撰字示之起曰
臣於世間字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數字耳按八駿
諸名具列子華騶作服藹白義作白稟泰丙作商商
注引石經又怪不可詰起謂之不識者蓋謂其不合
六書之義疑不了了耳

烏盭角

曲名有烏盭角江鄰幾稊志云始教坊家人市盭得
一曲譜於子角中翻之遂以名焉戴石屏有烏盭角
行元人月泉吟社詩山歌聒耳烏盭角村酒柔情玉

練槌

君苗

唐人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字此言何謂也按文選注呂安字仲悌又應瑒有與從弟君苗書則唐人所云者止謂史失其傳耳訓人不可不通文選也

劍閣詩

予往年過劍門關絕壁上有唐明皇詩云劍閣橫空峻鑿輿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灌木縈棋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是詩英華

及諸唐詩皆不載故記於此

驪山詞

又於臨潼驪山之温湯見石刻元人一詞曰三郎年少客風流夢繡嶺蠱瑤環漸浴酒發春海棠睡暖咲波生媚荔子漿寒况此際曲江人不見偃月事無端羯鼓三聲打開蜀道霓裳一曲舞破潼關馬嵬西去路愁來無會處但淚滿關山空有香囊遺恨錦襪傳看玉笛聲沉樓頭月下金釵信杳天上人間幾度秋風渭水落葉長安再過之石已磨爲別刻矣

劉孝標世說注

世說新語謂王羲之作蘭亭記人以方金谷序羲之甚有欣色金谷序今不傳其實蘭亭之所祖也余舊得宋人石刻壹本今錄于此其辭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栢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賓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共

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鼓吹迭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列序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着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

劉孝標注世說

劉孝標注世說多引奇篇與帙後劉須溪刪節之可惜孝標全本予猶及見之今摘其二以廣異聞鄧粲普紀曰周伯仁應荅精神足以陰映數人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少以學顯謝玄爲會稽內史張

玄之爲吳興太守名亞謝玄亦稱南北二玄

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悟者雖踈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爲導所遇同之舊暱

語林曰殷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支道林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深源思致淵富未易可當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能服彼亦名不益高若不合便喪十年所保林公乃不往

左思別傳云思作三都賦疾中猶改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于高岡碧山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礮礮

火井騰光而赫羲今本無鬼丸句

水經注瀘水傍瘴

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
人則害名曰鬼彈

又曰左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踈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蚤終皆不爲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文故假借名姓也

夏侯湛補亡詩曰旣殷斯虔仰說洪恩名定匡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鷄鳴在門孳孳溫恭夙夜是敦

孫子荆除婦服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
忽已一周禮制有叙告除靈立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桓玄作王孝伯誄曰川岳降靈哲人是育既爽其靈
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則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
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誄之
爰旌芳郁

王隱晉書云晉帝詔徵蘇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
得活耶我寧山頭望起尉不能延尉望山頭也
續晉陽秋曰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

荀綽兖州記曰閭立冲好音樂侍婢不釋管弦出入
乘四望車

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非作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
名一時為風流之冠也

曹娥碑在會稽而魏武楊修未嘗過江以上十五條
俱孝標世說注

碑生金

陰鏗詩曰表柱應堪燭碑書欲有金上句用張華然
燭化狐事下句碑生金事人鮮知之考水經注魏受

丹雘保年
禪碑六字生金論者以爲司馬金行故曹氏六世而
晉代之也又符子曰木生蝎石生金又賈逵祠前碑
石生金干寶以爲晉中興之瑞郭璞傳碑生金庾氏
禡至矣陰所用蓋出此

燈蛾化螢

俗傳燈蛾螢火所化故慕光

鴟始鳴

月令鴟始鳴鴟即博勞也左傳謂之伯趙樂府謂之
百勞今不識爲何鳥按禽經注云伯勞飛不能翔翔

直刺而已形似鸚鵡但鸚鵡喙黃伯勞喙黑以此別
之易林曰鴟必單栖鴟必匹飛此鳥好隻飛未嘗雙
性亦能擊搏鷹隼于林則盤旋鳴聒俟鷹飛輒擊之
俗呼爲鳳皇卓隸言百鳥畏之也蜀中名駕鴟漢中
名鐵鸚哥又名榨油郎五更輒鳴不止至曙乃息

希姓

賈誼新書引髮子曰太平之世父無死子兄無死弟
長姓僅見此漢唐君碑陰有處士閭葵班閭葵復姓
僅見此佛圖澄碑澄本姓濕濕姓僅見此戰國策衛

有縹錯挈薄縹挈姓僅見此

漢書有防年魏有婦盈氏

伊尹太公壽年

竹書紀年伊尹卒於沃丁之世蓋百有五歲太公卒于康王六年壽百有十歲

興雲祁祁

漢無極山碑興雲祁祁雨我公田按顏氏家訓引詩亦作有滄淒淒興雲祁祁毛傳云滄陰雲貌箋雲行貌祁祁徐也此銘亦云興雲祁祁古經本雲字後世作雨乃或改耳王介甫有雲之祁祁詩語本古經

今俗稱義民字古亦有之見漢蔡湛碑陰

義民失題

丁真永草

蔡君謨在杭日坐有客曰隋世稱丁真永草永乃知名丁何人也蔡云道護豈其人耶法書要錄丁覘與智永同時善隸書世稱丁真永草非道護也君謨誤矣

帝問蛙鳴

中州記載惠帝聞蛙鳴問之侍臣賈胤對曰在官爲官蛙在私爲私蛙帝曰若是官蛙可給廩此比史所

載尤詳蛙給廩已自異矣文中子作元經又曰帝問
蛙鳴尤可笑也然元經非出文中子蓋阮逸義我作耳
方城
左傳方城以爲城古本方本萬字古字萬亦作方故
訛爾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伯南土自越以至
葉垂弘境萬里故曰萬城也

王子喬

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先人廡者昔
有王僑犍爲武陽人爲栢人令於此登仙非三子僑

也唐詩王子喬水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
自吹笙醉碧桃蓋世以王僑爲王子喬誤也又矣

帛仲理

水經注灑水西有真人帛仲理墓墓前碑題曰仲理
名護益州巴郡人

魚若乘空

柳子厚小石潭記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
依此語本之酈道元水經注淶水平潭清潔澄深俯
視游魚類若乘空沈佺期詩魚似鏡中懸亦用酈語

丹鉛錄
意也

丹鉛錄卷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鉛餘錄卷之二

鹽澤醋溝

唐岑參詩廌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方回云鹽澤人皆知之醋溝人所未知也非惟人未知方回蓋亦不知爲此言以掩後人耳攷闕駟十三州志山氏城北爲高踰淵又東北醋溝水出焉水在中牟鹽澤見漢書郭緣生述征記醬魁城至醋溝凡十里

丁字水

杜牧睦州詩疊嶂巧分丁字水按水經丁溪水在泗

水東泗水冬春淺澀常排沙通道陸機賦所謂乘丁水之捷岸排泗川之積沙是也

朝霞作雨

張子容詩海氣朝成雨江天晚作霞李嘉祐詩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二詩語極相似然盛唐中唐分焉試辨之

六尺之孤

學林云論語托六尺之孤據周禮卿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

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

托當作託

萬歲夜

姚寬戰國策注博引諸書以證之用心亦至矣然猶有遺也楚策楚王遊雲夢謂安陵君曰樂矣今日之游寡人千秋萬歲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下數行曰萬歲夜願以身試黃泉羸蟻夜如左傳注窀穸厚夜之夜最見人臣不敢斥言之意今本改夜作後不見古人立言之妙矣

沉沛

風俗通山澤篇有沉有沛沛引公羊傳齊景公循海而東師大階沛澤之中左傳景公田於沛招虞人以弓傳曰送逸禽之超大沛孟子沛澤多而禽獸至沉引傳云沉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沉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莊子沉有漏注沉水汚也又左傳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汪池也沉與汪皆希詁者特著之管子注草水蕪處曰沛說文沉濁黝也

漢書沈弁

三和

孫子兵法兩軍相對曰和戰國策章子爲齊將與秦軍交和而舍又楚策開西和門注軍門曰和唐鄭愔詩戎壘三和夕校文苑英華者不知其事政和作秋

太行

山海經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大形則行本音也河圖括地象云太行天下之脊郭緣生述征記太行首始河內自河內至幽州凡有八陁崔伯易感山賦上正樞星下開冀方起爲名丘安爲平岡魏乎甚

尊其名太行蓋趣韻之誤耳

長卿簡子

予往歲在大理與姜孟賓讀蕭子雲賦有長卿晚翠
簡子秋紅之句孟賓吳人博學子舉以問曰長卿則
草中徐長卿藥名是也簡子亦必草木名出何書耶
孟賓亦不能知呼取本草徧檢之無有也近觀齊民
要術云簡子藤生緣樹木實如梨赤如鷄冠核如魚
鱗取生食之淡泊其苦乃知子雲引用必此物也聊
筆于此王應麟嘗言得一異事如獲一真珠船恨不

與孟賓散帙共欣賞耳

合浦葉

劉欣期交州記云合浦東百里有一杉樹葉落隨風
入洛陽城內漢時有善相者說此休徵當出王者特
遣人伐樹庾信詩傳聞合浦葉遠向洛陽飛吳均詩
三秋合浦葉九月洞庭枝薛道衡吳趨行杉葉朝飛
向京洛文魚夜過歷吳州皇甫冉詩心隨合浦葉命
寄首陽薇楊盈川文合浦杉葉飛向洛陽始興鼓木
徙于臨武事皆本此始興鼓木見水經注

莊子

邵康節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如之何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言君子之思不出其位楊龜山曰逍遙遊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愚謂能以此意讀莊子則所謂圓機之士可與之論九流矣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

蟠蒲

世說蒲柳之質望秋先零蒲水楊也三齊地記無棣縣有秦主繫馬蟠蒲堪為箭非菖蒲之蒲也若然豈堪繫馬又中為箭乎爾雅楊蒲柳其言可証矣

苻姓

晉苻堅以應圖讖文改姓其字從草不從竹今多書作苻非也苻音蒲其音亦別又左傳隗苻之澤杜預注苻亦音蒲

佳麗

韓子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戰國策宮中佳麗好玩又云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嚴安疏佳麗

丹鉛錄 卷二
五
环怪順于耳目謝朓詩江南佳麗地佳麗字非始自
謝也文選注失引之

監州

宋初置通判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有錢昆者性嗜
鱗常求外補曰但得有鱗無監州處則可此語風味
似晉人歸田錄及捫蝨新話皆載其事東坡詩云欲
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鱗有監州昆去東坡未遠即
用其事為詩良愛其語也

廣莫

在伯秋之廣莫于晉為都杜預注廣音義與曠同廣
猶言曠漠也風曰廣莫風門曰廣莫門音義皆如
此

識緯感生

劉晝新論云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
孤星樊噲感狼星其說皆出識緯

順天應人

漢儒謂湯武逆取而順守此言非也易曰湯武革命
順乎天而應乎人焉有逆而可以順天應人乎左傳

曰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季文子猶知其不終也而謂湯武爲之乎然逆取順守之言實本於左氏而又轉失其指矣

明年明月

左傳齊燕平之月注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注此年二月子產立公孫洩古書傳及俗稱謂曰明年明日則有之矣明月僅見此爾

山坂曰衍

史記封禪書注山阪曰衍周禮注下平曰衍左傳地

名有昌衍瓜衍戰國策地名有卷衍蒲衍水經注有杜衍漢書有鄜衍又水溢曰衍素問泉涌河衍鱗見于陸或體作羨漢溝洫志河災之羨溢中國也尤甚易需于沙羨在中也地理志有沙羨而音作夷蓋方言耳文之溢辭曰羨文璧之溢瑒曰璧羨義亦取此又封禪書沕涌曼羨曼羨卽曼衍也因閔韻會衍字下引証未詳因疏記之

古文多聲混

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聲混當求于意外如尚書

云說築傳巘之野築之爲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傳說起於版築雖孟子亦誤矣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鬲之才也猶書曰迓衡云耳橫議者遂謂伊尹爲庖人若然則衡秤也尹曰迓衡其亦舞秤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之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使謂子貢乘大馬中紆表素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

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辨利人皆信之雖朱文公亦惑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考而知其妄考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其事始自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嬰曲爲之說曰孔子南行至楚之阿谷見女子有佩瑱而浣者使子貢挑之不得如韓嬰之言則孔子乃一馬融而子貢不如盧植遠矣又論語爲命裨諶草創之左氏遂謂裨諶謀于野則獲蓋因草之一字誣之也孔

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蓋因色之一字誣之也例此以往則國語謂驪姬竭諂申生必將如吉甫之掇蜂禮所云諸侯魚色于下即小說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矣乎姑發此以諭知者

古文引書例

凡傳中引古典必曰書云詩云者正也左傳中最多又有變例如子產荅子皮云子于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此乃引周易棟桷凶之義而不明言易魯穆叔論伯有不敬曰濟澤之阿行濟之瀕藻實諸

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此乃引有齋季女全詩之義而不明言詩蓋一法也又引書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據太誓原文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省二十字作八字而語益矯健此蓋省字又一法也卻至聘楚辭享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干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已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此先言詩意而後引詩

辭又一法也宋陳騏曰古文取詩卽云詩取書卽云書蓋常體也或以康誥爲先王之令見國語周書爲西方之書見國語以咸有一德爲尹告禮記以大禹謨爲道經荀子不曰仲虺之誥而曰仲虺之志左氏不曰五子之歌而曰夏訓有之左氏直言鄭詩曹詩國語止稱洵曰武曰左氏或稱芮良夫左氏或稱周文公國語指那頌卒章爲亂辭國語摘小宛首章爲篇目國語數章之末章既謂之卒章一章之末句亦謂之卒章並左氏傳凡此似亦略施雕琢少變雷同

作者考焉毋謂無補陳氏之言予論有契焉故並載之

古文引書

後漢伏湛奏引書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及詩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不直引其文而曰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湛之言亦有左氏國語之遺法乎晉以後不復有此工縵矣

八分不始于秦

水經注載晉世河決胡公石擲上有八分書考其時

蓋周也故知八分不始于秦矣又考莊子云丁子有尾李願注云謂右行曲波爲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皆有曲波亦是尾也審如李說八分不始於秦又一證也

七星橋

楊雄蜀記云星橋上應七星李膺益州記云一長星橋今名萬里二員星橋今名安樂三機星橋今名建昌四夷星橋今名榮橋五尾星橋今名禪尼六冲星橋今名永平七曲星橋今名升仙水經注云兩江有

七橋直西門郫江冲里橋西南石牛門曰市橋大城南門曰江橋橋南萬里橋西上曰夷橋北折曰長升橋十里曰升僊橋李水沿水造橋上應七宿故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橋連星間是也蜀記與水經注所載小異并錄之以補地志之缺云

一笑墜雙翼

杜詩一箭正墜雙飛翼黃山谷注作一笑蓋用賈大夫妻射雉事也

丹鉛餘錄卷二

丹鉛餘錄卷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鉛餘錄卷之三

指券手摹

周禮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康成云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黃山谷云豈今細民棄妻手摹者乎不然則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及今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

側生

左思蜀都賦旁植龍目側生荔支故張九齡賦荔支

云雖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杜子美絕句云側
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諱荔支爲側生雖
本之左思張九齡然以時事不欲直道也黃山谷題
楊妃病齒云多食側生損其左車則特好奇尔

勇將經術

後周常孝寬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唐薛仁貴著
周易新注本義四卷二子皆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

顏書

唐史稱顏真卿筆力道婉又稱柳公權結體勁媚有

見之言哉今人極力倣者但得其適而失其婉徒學
其勁而忘其媚米元章所以有筆頭如蒸餅之誚也

御梨

文選魏都賦中山郡出御梨王昌齡詩霜飛天苑御
梨秋

陰火

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水其
色如水波濤灌湯而火不滅名曰陰火木玄虛海賦
所云陰火潛然者也然李善及五臣注皆不引之唐

詩陰火雨中然顧况詩颶風晴汨起陰火暝潜燒戴
林倫詩古戍陰傳火寒蕪曉帶霜

旖旎

楚辭紛旖旎乎都房王逸注引詩曰旖旎其華今詩
作猗儺司馬相如賦又旖旎以招搖揚雄賦旗旒郢
偁之旖旎王褒洞簫賦形旖旎以順吹其用字皆自
詩楚辭來當依詩音作猗儺特古今字形有異耳今
以猗儺爲平音旖旎作仄音誤矣

定情賦

張衡定情賦曰思在面而爲鉛華兮恨離塵而無光
陶淵明閑情賦祖之

峭蒨青葱

左太冲招隱詩峭蒨青葱間竹柏得其真五言詩用
四連綿字前無古後無今

擣素賦

文選雪賦注引班婕妤擣素賦疑非婕妤之作蓋亦
卓見也此賦六朝擬作無疑然亦是徐庾之極筆

鏡歌

漢鏡歌十八曲自朱鷺至石溜古今樂錄謂其聲辭相雜不復可分是也近世有好竒者擬之韵取不協字用難訓亦好古之弊矣

賤妾擬何爲

古詩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文選范雲古意詩注引之作擬何爲擬字勝亦字

胥毋

文選七發弭節五子之山通厲骨毋之場骨當作胥史記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吳人立祠江上因名胥

毋山古字胥作肯其字似骨其誤宜矣今雖善書者亦不知肯之爲胥也

微盧彭濮

牧誓微盧彭濮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百濮鄭語楚蚡冒始啓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麋人率百濮伐楚通典有尾濮木綿濮又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黠濮爾雅南至於濮鉛周書王會篇卜人以丹砂注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諸僕地與哀牢相接今按哀牢即永昌濮人今名蒲蠻其色黑折腰文面是其

飾也僕與蒲字音相近而訛尔

角端步推

晉書載記黃角端掩月步推翻霜按角端謂弓也李陵遺蘇武角端弓知胡人以角端弓爲貴耳步推者慕容也初莫護跋入居遼西燕代名冠步推諸部曰目之爲步推後訛爲慕容因以爲氏焉

樂音自然

莊子說庖丁解牛處云奏刀騞然莫不中音中音者鼓刀之音節合拍也刀聲亦合樂府之板眼俗諺所

謂打出个令兒來也乃知天地間物無非樂也賈人之鐸諧黃鍾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至于牧重之吹葉閨婦之鳴砧無不比于音者樂何曾亡也哉

北走關山

李文正先生嘗與門人論詩曰杜子美詩北走關山開兩雪與胡騎中宵堪北走兩北走字同乎慎對曰按字書疾趨曰走上聲驅之走曰奏去聲北走關山疾走之走也如漢書北走邯鄲道之走胡騎北走驅而走之也如漢書李布北走胡之走是疑不同先生

曰尔言甚辨然吾初無此意盧師邵侍御在側曰恐杜公亦未必有此意蓋如此解詩似涉於太鑿耳

鹽蠱桔同義

孔穎達曰鹽與蠱字異義同左傳四蟲爲蠱是亦不攻牢不堅緻之謂也史記器不苦窳儀禮功沽荀子問桔者勿告也則苦沽桔皆同鹽義

榮木

尔雅注榮木梧桐也橐鄂皆五陶詩冉冉榮木結根于茲是也或以爲榮華失之

夜夜昔昔

梁樂府夜夜曲或名昔昔蓋昔即夜也列子昔昔夢爲君蓋亦曲之別名

屠蘇

蕭子雲雪賦曰韜學魚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始飄舞於圓池終停華于方井杜工部冷淘詩曰願馮金腰褭走置錦屠蘇屠蘇菴也廣雅云屠蘇平屋也通俗文曰屋平曰屠蘇魏略云李勝爲河南太守郡廳事前屠蘇壞唐孫思邈有屠蘇酒方蓋取菴名以名

酒後人遂以屠蘇爲酒名矣何遜詩郊郭勤二頃形體憩一蘇又大冠亦曰屠蘇禮曰童子憤無屋凡冠有屋者曰屠蘇晉志元康中商人皆著大郭諺曰屠蘇郭曰覆兩耳會見喝兒作天子

牢丸

藝文類聚東楮餅賦有牢丸之目蓋食具名也東坡詩以牢丸具對真一酒誠工矣然不知爲何物後見酉陽雜俎引伊尹書有籠上牢丸湯中牢丸九字乃是丸字詩人貪奇趣韻而不知其誤雖東坡亦不能

免也牢丸今湯餅也

粘天

庾闡揚都賦濤聲動地浪勢粘天本自奇語昌黎祖之曰洞庭湯汗粘天無壁張祐詩草色粘天鷓鴣恨黃山谷遠山粘天吞釣舟秦少游小詞山抹微雲天粘衰草正用此字爲奇今俗本作天連非矣

二蘇取人

元劉文靖云蘇長公愛孔文舉次公愛管幼安蓋氣質各相類耳

彈

古裝裱卷軸引首後以綾帖楮曰彈有樓臺錦彈毬路錦彈蠲紙彈樗蒲錦彈唐人謂之玉池其引首有二色者曰雙引首標外加竹界曰打擲

夏屋渠渠

詩夏屋渠渠古注屋貝也字書夏屋大俎也今以為屋居非矣禮周人房俎魯頌籩豆大房注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柎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房俎也以夏屋為居以房俎為房屋可乎又禮童子

亦此類也

九縣

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子曰云云使改事君夷于九縣注楚滅九國以為縣願得比之正義謂息鄧弦黃夔江六蓼庸權申息凡十一國不知何以言九沈重謂權是小國庸先屬楚自外為九也皆曲說不通竊意九為陽數之極故書傳凡言九者皆指其極也桓公九合諸侯今考之亦不止九也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亦止言九也如九陵九淵九攻九守皆可以

此例推之後漢書云九縣縣回正用此語使孔穎達沈重注漢書又指何地爲九縣乎

史記事誤

史記齊世家云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亦云齊頃公欲上尊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按左傳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司馬遷誤讀玉爲王故遂節爲此謬說耳孔穎達正義云吾取之

雙鯉

古樂府詩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

憤無屋亦謂童子戴屋而行可乎

鬼谷

漢書藝文志鬼谷區三篇注卽鬼史區也郊祀志黃帝得寶鼎冕侯問于鬼史區云云注卽鬼容區容更聲相近今按鬼谷卽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高似孫子略便謂藝文志無鬼谷子何其輕于立論乎

鬼方

高宗伐鬼方之事惟見于易鬼方極遠之國卽莫靡之屬也蒼頡篇曰鬼之爲言遠也世本黃帝娶于鬼

方氏漢廷衡疏云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意者湯時鬼方已內屬於式園之中而復叛于中衰之日故高宗伐之以中興殷道也又西羌傳曰殷室中衰諸侯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是其證也竹書紀年周王伐西落鬼戎按今貴州有羅鬼夷俗又呼貴州為鬼州楚辭得人肉而祀以其骨為醢紂醢脯鬼侯亦效夷也今貴州以牛馬骨漬之經年候其柔脆如笄其氣逆於人鼻以為上品供客謂之貢鬼貢閱字上聲呼

取腹中書據此詩古人尺素結為鯉魚形即緘也非如今人用蠟文選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即此事也下云烹魚得書亦譬况之言耳非真烹也五臣及劉履謂古人多於魚腹寄書引陳涉置魚倡禍事証之何異癡人說夢耶

解紅

曲名有解紅者今俗傳為呂洞賓作見物外清音其名未曉近閱和凝集有解紅歌云百戲罷五音清解紅一曲新教成兩箇瑤池小仙子此時奪却柘枝名

樂書云優童解紅舞衣紫緋繡襦銀帶花鳳冠蓋五代時人也焉有呂洞賓在唐世預填此腔耶

古文句法同

文選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康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隋長壽寺舍利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王勃滕王閣記語本此然王勃之語何啻青出于藍雖曰前無古人可也

越絕越紐

越絕後篇隱語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又曰厥姓有口承之以天乃袁與吳也論衡按書篇云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豈即其人乎又曰君高之越紐錄疑越紐卽越絕也絕與紐字相近

百東坡

東坡泛頴詩散爲百東坡頃刻復在茲劉須溪謂本傳燈錄按傳燈錄良价禪師因過水覩影而悟有偈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

荀子解詩

予嘗愛荀子解詩卷耳云卷耳易得也項筐易盈也而不可貳以周行深得詩人之心矣小序以爲求賢審官似戾于荀旨朱子直以爲文王朝會征伐而后妃思之是也但陟彼崔嵬下三章以爲托言亦有病婦人思夫而却陟岡飲酒携僕望岵雖曰言之亦傷于大義矣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云也陟岡者文王陟之也馬玄黃者文王之馬也僕痛者文王之僕也金罍兕觥者異文王酌以消憂也蓋

身在閨門而思在道途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到梁州計程應說到常山之意耳曾與何仲默說及此仲默大稱賞以爲千古之奇又語予曰宋人尚不能解唐人詩以之解三百篇真是枉事不若直從毛鄭可也

唐詩主情

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却遠矣匪惟作詩也其解詩亦然且舉唐人閨情詩云裊裊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

即卷耳詩首章之意也又曰鶯啼綠樹深燕語雕梁
晚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又曰漁陽千里道近于
中門限中門踰有時漁陽常在眼又云夢裡分明見
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又云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
即在鳳皇山即卷耳詩後章之意也若如今詩傳解
爲托言而不以爲寄望之詞則卷耳之詩乃不若唐
人作閨情詩之正矣若知其爲思望之詩則詩寄興
深而唐人淺矣若使詩人九原可作必蒙印可此說
耳

苛藐蓋三字義

苛小草也今但知爲苛刻之苛藐紫草也今但知爲
藐然之藐蓋染草也今但知爲忠蓋之蓋

公孫弘字

漢鄒長倩與公孫弘書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
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公孫弘字次卿惟
見此漢書不載

麗字訓

麗之爲訓連也又雙也周易麗澤兌周禮麗馬一圉

丹鉛錄
卷三
八麗三五曆紀古者麗皮爲禮

丹鉛餘錄卷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鉛餘錄卷之四

東山詩

東山詩四章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言倉庚鳴春嫁取之候也歸士始行之時新昏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皇駁其馬車服盛也親結其縞縞婦人之褻也邪交絡帶係於體示繫屬于人也卽所謂纓也士昏禮親脫婦之纓纓必有結脫者解其結也古語多倒脫而曰結猶治而曰亂也此于昏禮東席北枕之際出燭屏媵之後又極序其情而戲之也九十其儀九爲



陽天之成數十爲陰地之成數言男女天下之大道
陰陽之生成也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唐人所謂遠
將歸勝未別離時在家相見熟新歸歡不足也舊說
以縞爲帨中誤又以親結縞爲毋命雖同是昏禮而
非詩旨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矣

候鴈

月令春候鴈北秋鴻鴈來又鴻鴈來賓冬鴈北向七
十二候而鴈居其四周易乾爲馬坤爲牝馬說卦震
坎皆有馬象八卦而馬象其四何也鴈知時識序德

禽也馬引重致遠德獸也聖人遠取諸物之義也物
有德且取之况人乎哉

星好風雨

尚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古注云箕星東方宿也東
木克北土以土爲妻雨土也土好雨故箕星從妻所
好而多雨也畢西方宿也西金克東木以木爲妻木
風也木好風故畢星從妻所好而多風也由此推之
則北宮好燠南宮好暘中央四季好寒皆以所克爲
妻而從妻所好也予一日偶述此義庶有善譔者應

聲曰天上星宿亦怕老婆乎滿堂哄然真可笑也

古墨

古墨惟以松烟爲之曹子建詩墨出青松烟筆出狡兔翰唐詩輕翰染松烟東坡詩徂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小說載王方翼燎松丸墨富家聞見錄云唐李超易水人與子廷珪亡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仇池筆記真松煤遠烟自有龍麝氣世之嗜者如滕達蘇浩然呂行甫暇日晴暖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乃啜飲之又云三衢蔡瑄自烟煤膠外一物

不用特以和劑有法甚黑而光近世稱徽墨率用桐油烟既非古法墨成亦用漆爲衣始光東坡云光而不黑索然無神氣亦復安用殆此等耶予得墨法於異人祇用烟膠成卽光如漆名之曰一品玄霜殆不虛也

古文多倒語

古文多倒語如亂之爲治擾之爲順荒之爲定臭之爲香潰之爲遂釁之爲祥結之爲解皆美惡相對之字而反其義以用之如亂臣十人亂越秣家惟以亂

民亂爲四方新辟亂爲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丕乃
俾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毅擾龍六擾
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荒之葛
藟荒之以荒訓定也胡臭亶時其臭羶臭陰達于淵
泉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莫不潰茂以潰訓遂
也將以釁鍾以釁訓祥也親結其縞以結訓解也

兩莊躄

賈生吊屈原賦曰謂跣躄廉注楚之盜曰莊躄韓非
子曰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躄爲盜於境內而吏

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躄蓋在莊王時漢西南夷傳莊
躄者楚莊王之裔也以其衆王滇去莊王時百年此
又一莊躄也

石鱗

楊雄蜀都賦石鱗水螭石鱗石魚也如石燕石蟹之
類

陰令

周禮掌王之陰事陰令注陰事群妃御見之事漢掖
庭令晝漏不盡八刻日錄所記雅當御見者今宮中

亦有之名欽錄簿則其來古矣

陰陽老少

東方南方生長之方故七爲少陽八爲少陰西方北方成熟之方故九爲老陽六爲老陰也皆本於河圖也

𪚩

說文𪚩𪚩也楊雄訓纂說𪚩爲蟲名不知何物也後考太平御覽𪚩𪚩海魚剖之有一斛許

尺八

唐人樂器有名尺八者今不復有樂書亦不載唐人小說酒令曰遙望漁舟不闊尺八凭闌一吐已覺空喉見容齋四筆

將軍

將軍官名古矣不始於漢也國語鄭文公以唐伯爲將軍左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檀弓衛將軍文子孟子慎子爲將軍後漢書西南夷傳帝嘗時有吳將軍但其說虛誕不可信也

義嘴笛

容齋四筆載人物以義爲名如義士義帝之類甚多
器物在首曰義髻在衣曰義襖義領奇矣予觀樂書
有義嘴笛謂笛外更安嘴也抑又奇矣

步有新舩

韓文步有新舩不知者改步爲涉謬矣南方謂水際
爲步音義與浦通韓退之孔戣墓志蕃舶至步有下
碇之稅柳子厚鍊鑪志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
曰步青箱雜記嶺南謂村市爲墟水津爲步留步即
漁人施罾處也張勃吳錄地名有龜步魚步揚州有

瓜步羅含湘中記有靈妃步金陵圖志有邀笛步王
徽之邀桓伊吹笛處樹萱錄載唐臺城故妓詩云那
堪回首處江步野棠飛東坡詩蕭然三家步橫此萬
斛舟

趙師弄

趙師弄字從善號塙東趙千里姪也嘗學犬吠以媚
佞胄其後韓侂胄敗有贈之謔詞云侍郎自號東塙
曾學犬吠村莊今日不須搖尾且尋土洞深藏弄
即古擇字觀其字曰從善蓋取擇其善者而從之義

也俗上多訛其音

丹鉛餘錄卷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鉛餘錄卷之五

三國正統

魏明帝問黃權三國孰爲正統權對曰以天文則魏爲正然考之史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大心星曰心爲天王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於永安宮而二國自如天道豈易言哉晉天文志云二石雖僭號其強弱常占昴宿不關紫宮太微然以載記考之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殞彗尾掃太微而苻堅敗熒惑守帝座而呂隆破抑又何哉梁武帝時星變占曰熒

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武帝被髮跣足下殿以禳之
未幾北朝有孝靜帝之變武帝曰虜亦應天象耶晉
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江東無故而季龍頻
年閉關此復是天公憤憤無阜白之證也噫人之責
天亦太詳矣爲天者不亦難哉世說云月犯少微隱
士當之戴顓自以爲憂旣而無恙當時戲謂顓求死
不得此尤可笑也

商書商頌

蘇子由云商人之書簡潔而明肅其詩奮發而嚴厲

非深於文者不能爲此言

魯連顏蠲

東坡於戰國之士取魯仲連顏蠲而皆惜其未聞道
亦名言也

景雲年

孫之翰唐論中宗景龍四年睿宗卽位未踰年而改
元景雲之翰書去其元字而書景雲年慎謹前若書

景龍四年正月至五月自五月後止書景雲六月至
十二月庶得其實而貶亦在其中矣之翰之論曰古

之人君卽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後君繼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不終則忘孝矣不始則無本矣一年二君則民聽惑矣故書景雲年戒無禮而正不典也噫凜凜乎春秋之筆也之翰名甫吾蜀人所著唐論筆力在范祖禹之上與青神王當所編春秋名臣傳皆有史遷之風今空傳于世惜哉

忠節之臣

張唐英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爲隋之忠

臣胡安國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蹟歐陽公遺之予觀郭忠恕初事湘陰公贊爲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去亦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噫若此者亦不幸矣

衰門之女

李德裕云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爲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何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開基之先皆一時之傑其瀆鬼嶽祗愛其血食忿其滅亡故能爲厲必生妖美之色以蠱惑其君而危亡之晉之驪姬

楚之夏姬息媯苻聖之清河公主侯景之溧陽公主
隋文帝之陳夫人皆是物也史蘇所謂我以男戎勝
彼彼必以女戎勝我隋書曰與門之男衰門之女信
矣杜牧集載陳希烈桂娘事尤異

姚璿諂曲

武后時明堂災姚璿云成周宣榭火卜世愈隆漢武
建章災盛德彌永其諂而曲如此史乃以之與狄仁
傑王方慶同傳異哉張唐英云求璿其侶乃與洛水
進赤石者可為同等豈可乎狄王二公之傳哉按唐

語林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居民有得石而剖之中
赤者獻于后曰是石有赤心后欲賞之李日知曰此
石固有赤心其餘豈皆誣反耶唐英所引蓋此事語
林罕傳人亦鮮知此語所出誠可為史中笑柄耳

汪彥章

宋汪彥章為張邦昌雪罪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本
為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誑楚其顛倒是非助
佑姦逆與姚璿對武后正相類其能免斧鉞之誅于
君子之論哉

李泌家傳

柳玘稱李泌佐肅宗兩京之復謀居其多其功大于曾連范蠡而取范陽之謀其首也史多逸其事惟鄴侯家傳爲詳司馬公通鑑多載之至朱子綱目乃以家傳出其子孫門生疑非實錄善乎眉山史炤之言曰家傳誠不可盡信亦豈得盡不信哉

常月將崔善正

洛陽布衣常月將上言武三思濁亂樹房浙西布衣崔善正上言李錡謀爲不軌身死而無益于事史且

微其名噫亦可憐矣易曰壯于趾往不勝爲咎二子之謂乎

汴州亂

韓文公汴州亂詩白樂天哀二良文爲宣武軍司馬陸長源作也及考他史籍則長源酷刑以威驕兵御之已失其道矣又裁軍中厚賞高在官益直曰我不同河北賊以錢物買健兒旌節所委任從事楊儀孟焮度浮薄不檢常戲入軍營調弄婦女自稱孟郎三軍怨怒遂執長源拜楊孟殺之由是論之是長源有

以取之何異於雲南之張乾陀揚州之呂用之哉大雅先人福之所聚小智自私藏怨之府長源之謂乎

慈主兵義主財

諺曰慈不掌兵義不主財君子曰惟慈掌兵惟義主財論語曰仁者必有勇非慈何以堂兵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非義何以主財不慈掌兵賊也不義主財盜也

荀子言性

孟子之言性善興起人之善也其蔽也或使人驕荀

子之言性惡懲創人之惡其蔽也或使人阻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又曰有教無類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未嘗曰善以驕人之志也未嘗曰惡以阻人之進也此所以爲聖人之言非賢人之所及也曰若是則混與三品之說是乎曰又非也知孔子之言性異乎子孟荀楊韓四子始可與言性也已

精思坐忘

空石斛之精思不可謂之微司馬徽之坐忘祇可謂之馳

秦漢人論性

莊子曰各有儀則之謂性此卽詩烝民之旨也後人未易可到賈誼曰少成若天性又曰性者神氣之所會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其所謂潤厚而膠者今人名物之堅者曰有性不堅者曰無性之謂也王輔嗣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禮運記曰六情所

以扶成五性也孝經緯曰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趙臺卿曰性情相與表裏啖助曰情本性中物韡嬰曰卵之性爲雛不粥不孚則不成爲雛繭之性爲絲不瀾不練則不成爲絲陳搏曰情者性之影凡此言性皆先於伊洛其理無異而詞旨尤淵宋人乃謂漢唐人說道理如說夢誣矣

青史子

青史子載古禮男子生而射天地四方其文云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南方之弧以柳柳

者南方之草夏木也中央之孤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西方之孤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北方之孤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是木亦可稱草也青史子漢志五十三篇今存者胎教一篇而已其首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瑞七月而就萋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此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溫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倚升而不敢煎調云云其文義古雅嗚呼古書之不傳者何限惜哉

陽喬

說苑子賤爲單父宰初入境見有冠蓋來迎者子賤曰車驅之所謂陽喬者至矣陽喬魚名不釣而來喻士之不招而至者也其魚之形則未詳按荀子曰鮒者浮陽之魚也唐文粹宓子賤廟碑云豈意陽鰈化而爲魴喬從魚爲鰈字義乃全

效辟效尤

左傳曰楚辟我衷奈何效辟又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劉更生曰既不善胡足效哉宋人曰旣是不是不

可學他不是理則一也載事者肩文其辭乎是街談巷議也非史也

大字音

大字古音戴音切而無一駕切者惟今音有之今之韻書二十二禡亦不收大字豈以爲非古音乎予攷淮南子宋康王世有雀生鷗占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以大叶下古亦有一駕切之音矣惜乎作韻書者之不考也予作古音略古音餘二書於字之形聲多所發明而刊補前人者有一得之愚必有後世子雲

知之耳

易略例

王弼易略例云隆墀永歎遠聲必盈此藝圃俊語也曰投戈散地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胡越何患乎異心又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存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此理窟妙解也自宋人傳義行科舉宗之此書殆將廢矣

丹鉛餘錄

卷五

丹鉛餘錄卷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鉛餘錄卷之六

孫思邈四言詩

孫思邈四言詩曰取金之精合石之液列爲夫婦結
爲魂魄一體混沌兩精感激河車覆載鼎候無忒洪
鑪烈火烘燄翁赫煙未及點燄不假碧如畜扶乘若
藏霹靂姹女氣索嬰兒聲寂透出兩儀麗于四極壁
立幾多馬馳一驛宛其死矣適然從革惡黜善遷情
回性易紫色內達赤芒外射熠若火生乍疑血滴號
曰中還退藏于密霧散五內川流百脉骨變金植顏

駐玉澤陽德乃敷陰功乃積南宮度名北斗落籍此
詩詞高古類魏伯陽而世傳者少錄于此云

筮短龜長

筮短龜長杜預注曰筮數龜象象長數短此譬說也
孔穎達云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是爲極妙雖龜之長
無以加此以至理而言卜筮實無長短蓋亦知杜之
謬而不敢規之今按獻公卜驪姬卜凶而筮吉卜人
曰筮之辭所言理短龜之辭所言理長故下文遂引
龜辭蓋卽立驪姬一事而非謂筮龜有長短也杜之

紕繆類多如此

前茅慮無

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注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踰
伏皆持絳及白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中
權中軍制謀後勁後以精兵爲殿也踰伏今之裝塘
伏路也中權今日中軍後勁今日合後

婦人謚

婦人皆從夫謚而穆姜乃特謚觀其致女論詩之言
蓋有才智之哲婦也文姜亦特謚

如爲不如

定公六年子西曰不能如辭昭十三年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僖二十一年若愛重傷則如無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正義曰敢爲不敢如爲不如經傳之文此類多矣

曄壽史才

蘇老泉云唐三百年文章非兩漢無敵而史之才宜有如立明遷固而卒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肩公

矣乎其論乎蓋雖韓愈順宗實錄亦在所不取也而宋之瑣儒乃以五代史並遷此不足以欺兒童而可誣後世乎

史通

老泉評劉子玄史通云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俳狀史之紀事將復甚乎其所以譏誚者唯子鍊爲差愈吁其難而然哉揚萬里云知幾史通毛舉前史一字必呵嘗得其所撰高宗武后實錄而讀之意其可拳石班馬而臧獲陳范也及觀其永徽三年事則曰發

遣薛延陀此何等語耶天授二年事則言傳游藝死
矣至長壽二年遣使流人則曰傳游藝言之也游藝
之死至是三年豈有白骨復肉而遊竟再返乎古人
目睫之論誠有味也二公之論當矣然子玄史通妙
處實中前人之膏肓取節焉可也黃山谷嘗云論文
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
後學焉劉子玄子餗作史例三卷

寵辱若驚

寵辱若驚言寵即辱也驚寵是驚辱也貴大患若身

言身即大患也貴身是貴患也驚寵與辱同則無辱
矣貴身與患同則無患矣何謂寵辱寵非實也實乃
辱也分寵與辱妄見也以寵為辱真見也寵為下言
福兮禍所伏也辱為下世人孰不知之寵為下真人
然後知之得之若驚驚而喜也喜其無故一朝而得
也而不知天降之辱也失之若驚驚而悲也悲其忽
然胡為而去也不知天去其辱矣是謂寵辱若驚驚
者易動而無形者也過則虛矣何謂貴大患若身吾
所以有大患為吾有身心是惡源生與憂俱生形為

罪數養形實養患也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稿木死灰
吾喪我矣焉攸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
推而廣之亦曰貴身之人不可以寄天下也愛以身
爲天下乃可以托天下引而伸之亦曰驚寵之人不
可以托天下也河上公李軌蘇子由林希逸劉會孟
諸家解此不特失老子之旨并其文法而昧之昨晤
張汝玉夜宿汝玉深于老氏之書者也其言犁然有
當于予心予曰是言也苦縣之沉魄首肯而柱下之
浮鳧擊抃乎爲衍韓非解老一篇附之老子疏并書

一通詒張子焉

黃茅白蒿

蘇子瞻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出於王
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已自
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
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而不
同于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蒿此則
王氏之同也然是時學者不敢異王氏者畏其勢也
南渡以後人人攻之矣今之學者黃茅白蒿甚矣予

嘗言宋世儒者失之專今世學者失之陋失之專者一騁意見掃滅前賢失之陋者惟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說也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談性命祖宋人之語錄卑者習舉業抄宋人之策論其間學爲古文歌詩雖知效韓文杜詩而未始真知韓文杜詩也不過見宋人嘗稱此二人而已文之古者左氏國語宋人以爲衰世之文今之科舉以爲禁約詩之高者漢魏六朝而宋人之盲儒謂詩至選爲一厄而學詩者但知李杜而已高棟不知

詩者反謂由漢魏而入盛唐是由周孔而入顏孟也如此皆宋人之說誤之也吁異哉宋人不難于非漢唐而今人不敢非宋儒宋人評漢唐曰漢大綱正唐萬目舉而自尊其宋曰本朝家法與三代同過前代者五事今人亦云本朝家法與三代同宋人云漢有七制唐有三宗本朝有四聖成化中有殿試策襲用本朝及四聖字稱前代爲本朝稱前君爲四聖與三家村中學生稱人父爲家父何異而人莫之非也已無特見一一隨人之聲而和之譬之應聲蟲焉昔人

有病腹有蟲名應聲人呼亦呼人語亦語今之陋者
宋人之應聲蟲也使病者而覺焉亦自厭之思以青
黛而藥殺之矣

笮酒

跋瀝出酒曰笮字或作酸雖集韻有之亦俗字也嵇
康聲無哀樂論云聲無主於哀樂猶筴酒之囊鹿雖
笮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古書中笮酒字僅見此耳

繞朝贈策

左傳士會自

秦歸

晉繞朝贈之以策云子勿謂秦無

人吾謀適不用也策如布在方策之策蓋書也其下
云云卽策文也蓋士會將歸繞朝諫止之而秦君不
聽及其行也又難顯言故贈以策書云云見秦之有
人使歸晉而不敢謀秦也今以爲鞭策非也劉勰文
心彫龍曰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
之遺子及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據此
則豈鞭策乎李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詩人趣韻之
誤耳

擊缶

古者西戎用缶以爲樂卽古之士音也党項國亦擊缶焉然則缶本中國之樂夷人竊而用之耳李斯曰擊釜爲叩缶真秦之聲渑池之會藺相如請秦王擊缶淮南子云君子有酒小人鼓缶是其證也後世水盞之樂亦原於擊缶焉

君主妻河

史記年表秦始皇以君主妻河君主秦君之女其曰君主猶後世公主也妻河沉之河水如河伯娶婦故事蓋戎俗也呂東萊作大事記不達君主之義改主爲

生又改生作甥失之遠矣是以君子無貴鑿金也

於越勾吳邾婁

越曰於越吳曰勾吳邾曰邾婁本一字而爲二字古聲雙疊也莊子云離朱之目孟子云離婁之明婁朱本二字而二聲足以爲證或以勾吳於越爲方言夷音謬矣

兩甄

左傳將獵爲兩甄置左右司馬注兩甄猶兩翼也世說桓玄好儼雙甄所指不避林壑晉書周訪傳杜曾

攻陷楊口元帝使訪擊之訪令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既而兩甄皆敗訪選銳卒八百人夜追破之梁裴邃壽陽之戰爲四甄以待之挑戰僞退四甄競發魏師大敗書傳中稱軍翼曰甄僅此四見然甄之爲字不知於軍何當也

辨護

書緯中候握河紀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辨護注云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儀是監典之謂護後世史冊

有卧護監護之文官名有都護蓋本此義云

諺彥同字

論語曰由也諺諺俗論也或作彥見文選註又作唁劉勰曰諺彥唁同一字諺者直語也屢路淺言有質無華喪言不文故弔亦稱唁劉子新論子由楊表而諺曾子指揮而哂是諺與唁同也

巷道

今之巷道名爲胡洞字書不載或作衙衙又作偃偃皆無據也南齊書蕭鸞弒其君昭於西弄注弄巷也

南方曰弄北曰徂徠弄之反切爲徂徠也蓋方言耳

母立

復姓有母立氏諸姓氏書音母作無非也漢書有曼立臣顏師古曰曼立母立本一姓此說近之亦未考其原也史記田齊世家伐衛取貫立索隱曰母音貫立古國名衛之邑也今作母立字殘缺耳索隱之說得其原矣然以母字爲殘缺亦非蓋古字從省不用貝耳漢有母立與母立長母立毅魏有母立儉皆同族也今分爲二姓曰母曰立而母爲父母之母不惟

士人不知而母氏子孫亦不自知則譜牒不明之弊又矣嘗有友人母姓者屬予篆私印予爲寫作母且語之原其人退謂人曰揚用修亦太橫乃欲改人姓名邪予聞而一笑

東征逐子

杜詩大家東征逐子回劉須溪云逐字不佳予思之杜詩無一字無來處所以佳此逐字無來處所以不佳也今稱人之母隨子就養曰逐子可乎然亦未有何好字易之近有語予以將字易之詩云不違將母

蓋反言見義若春秋杞伯姬以其子來朝而書杞伯姬來朝其子之例也為文富於萬篇貧於一字其難如此古樂府有一母將九雛之句則將字甚愜當試與知音訂之

史記差訛

史記近無善本屢經翻刻愈益差訛蓋若為不知者妄改耳如韓信傳此特匹夫之勇耳也耳下元有也者須溪批云此耳也字異司馬相如傳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須溪云已失身於司馬為一句

長卿故倦游為一句今俗士不得其讀於長卿下又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然俗士以帖括講麗之耳目而欲窺雄深雅健之心曾無怪其然獨可為一二好古之士道耳

荀卿李斯

宋人譏荀卿云卿之學不醇故一傳於李斯而有坑焚之禍此言過矣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弟子為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劉向別錄云吳起始事曾子

而受春秋於曾申益鏗論曰李斯與苞丘子同事苟
卿苞丘子修道白屋之下二事人皆引用而罕知其
原故及之

過糴蘊年

孟子載齊桓公葵丘五禁曰無曲防無遏糴公羊曰
無障谷無貯粟穀梁曰無雍泉無訖糴左傳過糴作
蘊年修辭各不同韓文所謂惟古於辭必已出信矣

九國

公羊傳云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

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趙鵬飛云葵丘之
會惟六國會鹹牡丘皆七國會淮八國寧有九國乎
公羊本意謂一震矜而九國叛猶漢紀云叛者九起
云尔趙氏如數求之真癡人說夢也古人言數之多
止于九逸周書云左儒九諫于王孫武子善攻者動
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豈實數邪楚
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辨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
九字之義強合九辨二章爲一章以協九數茲又可
笑宋儒讀古文亦似說夢此類甚多不能悉著也

井田封建

或問柳子厚言封建之非而胡寅仲以爲封建不可非區博言井田難行而張子厚以爲必可行其說孰是曰孔子論繼代曰損益可知孟子論爲國曰潤澤在子使孔孟生於三代之後其損益潤澤可知已言治而必曰井田封建是謂生今反古也亦宜

謝華啓秀

陸機文賦云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昌黎云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李文饒曰文章如

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古人論文之要也近世以道學自詭而掩其寡陋曰吾不屑爲文其文不過抄節宋人語錄又號於人曰吾文布帛菽粟也予嘗戲之曰菽粟則誠菽粟矣但恐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耳一座大笑

孫叔敖秀羸

北史稱崔浩尪纖懦弱習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諺苑稱孫叔敖秀羸多能四字文而不贅先秦人造語如商彝周鼎因物賦形文質得中後世不朴則雕

矣

白頭如新

漢書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而如古字通用白頭而新雖至老而交猶新傾蓋而故謂一見而交已故也作而自解尤有意味

丹鉛餘錄卷六

丹鉛餘錄卷之七

禹碑

徐靈期衡山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
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
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鑠大禹顯允天德
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韓退之詩岫嶺山尖神禹碑字
青石赤形模竒又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
猱悲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然劉禹錫蓋徒聞
其名矣未至其地也韓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碑也



崔融所云則似見之蓋所謂螺書匾刻非目覩之不
能道耳宋朱晦翁張南軒遊南嶽尋訪不獲其後晦
翁作韓文考異遂謂退之詩爲傳聞之誤蓋以耳目
所限爲斷也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岫嶺峯又
傳在衡山縣雲空峯昔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
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七十
二字刻于瓊門觀中後俱亡近張季文僉憲自長沙
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模刻于嶽麓書院者
斯文顯晦信有神物護持哉韓公及朱張求一見而

不可見余生又後三公乃得見三公所未見亦奇矣
禹碑凡七十七字輿地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其文
云承帝曰嗟翼脯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
流而明發爾興又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
弗辰往求平定華岳泰衡宗疏事哀勞餘伸禋爵塞
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水奔

科斗書

予又考述異記云空同山有堯碑禹碣皆科斗書淳
化閣帖首有禹篆十二字輿地志江西廬山紫霄峰

下有石室室中有禹刻篆文有好事者絕入摸之凡七十餘字止有鴻荒漾余乃樟六字可辨餘叵識後復追尋之已迷其處矣福建莆田縣陳崑山有自然仙篆以紙模之形類禹刻何翥詩鳥書蟲文不可識如讀响嘍神禹碑禹之遺跡靈闕如此號曰神禹抑有由矣

禹碑歌

予既得禹碑刻作禹碑歌其辭曰神禹碑在响嘍尖祝融之峯凌朱炎龍畫傍分結構古螺書匾刻戈鋒

銛萬八千丈不可上仙扃鬼閉幽以潛昌黎南遷曾一過紛披芙蓉寒水簾天柱夜瞰星辰下雪堂朝見陽輝暹追尋真載赤石峻封埋古刻蒼苔台黏拳科倒薤形已近鸞漂鳳泊辭何織墨本流傳世應罕青字名狀人空瞻永叔明誠兩好事集古金石窮該兼眎列箴銘暨款識橫陳駢豔和銓喬胡爲至寶反棄置拮據磨蟻捐烏蟾又聞朱張遊嶽麓霽雪天風影佩檐搜竒索秘跡欲徧春倡撞和詩無厭七日崎嶇信有覲一字膏馥寧忘拈非關帶嶼阻登陟定是藤葛

籠窺覘好古予生嗟太晚拜嘉君賦情深收老眼增
明若發覆尺喙禁錫如施箝七十七字挈螭虎三千
餘歲叢蛇蚺憶昔乾坤漏息壤蕩析蒸庶依苓摻帝
嗟懷襄咨文命卿佐洛洞分憂淡洲并渚混沒營屈
鳥迹獸迹交門簷鳩來南雲又北夢直罄西被仍東
漸黃熊三足變鮫服白狐九尾歌龐神後乘包湖按
玉牒前列溫洛呈疇臚永奔竄舞那辭胝平成天地
猶垂謙華岳泰衡稷鎮定鬱塞昏徙逃喙文章絢
爛懸日月風雷呵護環屏黔君不見周原石鼓半已

泐秦湫詛楚全皆殲此碑雖存豈易得障有嵐靄峰
巘巖聳音迥絕柱黎藿吊影颯瑟森楠栟湘娥遺珮
冷斑竹山鬼結旗零翠嶽造物精英忌洩露祗恐羽
化難留淹欲摹拓本鑄岩壁要使好事傳細繡著書
重訂琳瑯譜裝帖新耀瓊瑤籤麝煤輕翰蟬翅搨煩
君再寄西飛鷁

詩賦用字

顏延年赭白馬賦戒出豕之敗駕惕飛鳥之時衡出
字不如突字杜子美詩大家東征逐子回逐字不如

將字白居易詩千呼萬喚始出來始字不如才字詩
文有作者未工而後人改定者勝如此類多有之使
作者復生亦必心服也

翠微

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詩曰陟彼崔嵬崔嵬即翠微
詩傳授字各不同不然崔嵬字不及翠微之工凡山
遠望則翠近之則翠漸微故曰翠微也左思蜀都賦
鬱蒼蒼以翠微注翠微山氣之輕縹也孟郊詩山明
翠微淺又山近漸無青東坡詩來看南山冷翠微皆
有意態足以發詩人及爾雅之妙詮杜牧之云與客
携壺上翠微則直致不及孟蘇矣

風裳水佩

水經注禹隴鄭地有沙城左佩濟瀆又云鮑丘水北
佩謙澤眇望無垠又云蘭渠川水出自北山帶佩衆
溪南流注于渭水縈紆謂之佩自彼山帶河字翻出
而益奇唐李長吉詩風爲裳水爲佩又自水經注拈
出語增奇矣

九丘八索

左傳九丘八索九丘卽九州也八索卽八澤也見淮南子或以八索爲八卦謬矣通鑑外紀云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謂之九圍各居其一而爲之長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此引春秋命歷敘文也九圍取育草木爲義卽後世所謂九州也中州則人皇之都石鼓文所謂寓逢中圍也八輔則餘八圍也圍亦作有古字省文書書以有九有之師詩九有有截又奄有九有作九圍解之義尤明暢左傳謂之九藪陽紆雲夢之屬總而言之九有也九圍也九州實一義耳

水經注

也九藪也一也有與圍以字相近藪州以音相近其實一義耳

水經注所載事多他書傳未有者其叙山水奇勝文藻辨麗比之宋人卧遊錄今之玉壺冰豈不天淵予嘗欲抄出其山水佳勝爲一帖以洗宋人卧遊錄之陋未暇也又其中載古歌謠如三峽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淚沾裳又云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又云灘頭白勃堅相持倏忽淪

沒別無期記棘道謠云猶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鳥
攏勢與天通皆可以入詩材勝俗子看韻府群玉搜
出酸餽惡料令人嘔噦也

騎兵

古者以馬駕車秦晉鞏原之戰惠公乘小駟昭公元
年晉荀吳敗狄于九鹵始毀車崇卒而車騎自此始
至六國時則盡然矣蘇秦所謂車千乘馬萬匹是也
鄭玄解周禮大司馬帥師執提云提謂馬上鼓程伊
川解易乘馬班如為人馬異處皆謂車騎如今制非

也文王周公之世何嘗有單騎之說乎或問六韜有
騎戰子何言古無單騎曰六韜僞文非太公著古亦
未有無車而乘馬者易曰舍車而徒杜牧之注孫子
曰黃帝險于蚩尤以中夏車徒制夷虜騎士此乃弧
矢之利也牧之此言必有所據乃知騎兵出于夷狄
至趙武靈王令國中胡服騎射其事始入中國耳

倉頡冢

倉頡冢方輿勝覽有數處當以關中馮翊今耀州者
爲是按皇覽云有倉頡冢在利陽亭南高六丈又聞

八年準作衛觀碑文云倉頡冢碑大篆書在左馮翊
利陽亭南道旁顛金針八分書也

孫枝

東坡云凡木本實而末虛惟桐反之試取其小枝削
之皆堅實如蠟而其本皆虛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
其實也

協和昏賦

蔡邕協和昏賦乾坤和其剛柔良父感其股腓其說
甚異然咸恒爲夫婦取象容有此也

蓀苳

蔡邕漢津賦夫何大川之浩浩兮洪流蓀以玄清
康詩浩浩洪流帶我邦畿杜子美詩大水蓀苳炎海
接皆本於此句

四果

元雲嶠居士徐士英作金剛經口義多以儒書證佛
言其解一相無相分四果之義以杜詩證之亦甚可
喜其說曰第一果云不入色聲香味觸法則是知欲
境當避此果之初生如山梨結小紅之始也第二果

云一往來則是蹈欲境不再此果之方碩如紅綻兩肥梅之時也第三果云不來則是棄欲境如遺此果之已熟如四月熟黃梅之際也第四果云離欲則是去欲境已遠此果之既收如掛壁移筐果之日也以果字說經又一一證以杜詩亦可爲詩禪也已

漢儒釋經

漢儒釋經易有畧書有故詩有細春秋有微

八分書

水經注載齊地掘得古冢棺前和有八分書驗文乃

太公三世孫胡公之墓以此知八分書不始於秦矣
余又按莊子云丁子有尾李願注云丁字書寫皆作
右波故曰有尾此又一證也余又嘗考之不止八分
不始於秦小篆亦不始於李斯自五帝以來有之矣
書契既作字體悉具科斗古文大篆小篆各有所用
如禹刻峒嶻碑則用科斗宣王刻石鼓則用籀書如
今之傳世文字也至于用之民庶媒妁婚姻之約市
井交易之券則從簡易止用小篆何以知其然也唐
人錢譜載太昊氏金尊盧氏幣其文具存與今小篆

不殊余昔在京得太公九府園錢近在滇得黃帝布
刀其文悉是小篆乃知小篆與大篆同出並用決不
始于秦矣如今人楷書亦有數體有古字楷書有今
字楷書又有一種省訛俗書同一時也文人奇士多
用古字官府文移通用今字吏胥下流市井米鹽帳
簿則用省訛俗字如錢作𠄎聖作𠄎盡作𠄎是也由
是例之推千萬世以上隆古之極未必悉用科斗推
千萬世以下世變之極未必悉用俗書也詳著愚見
以俟明哲

大小二篆

再考贊皇山中吉日癸巳字乃周穆王書其時代遠
在宣王之前然贊皇山石刻乃是小篆而宣王石鼓
却是古文籀書此又大篆小篆並用之明證也

東帛𠄎𠄎

劉子孟陽碑銘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理財正辭東帛𠄎
𠄎𠄎合韻音津

雅壽

東觀漢記今日歲首請上雅壽雅酒間也魏文帝典

論荊州牧劉表子弟以酒器名三爵上者曰伯雅中者曰中雅小者曰季雅隱窟雜志宋時閬州有三雅池古有修此池得三銅器狀如酒杯各有篆文曰伯雅仲雅季雅當時雖以名池而不知爲劉表物也廣韻盃字注云酒器盃即雅字也吳均詩聊傾三雅卮今人語曰雅量伎人送酒曰雅酒蓋本此云

評諸子

正部云淮南浮僞而多恢太玄幽虛而少效法言雜錯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亦確論也

四言詩

劉彥和云四言正體雅潤爲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鍾嶸云四言文約易廣取效風雅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劉潛夫云四言猶難三百篇在前故也葉水心云五言而上世人往往極其才之所至而四言詩雖文辭巨伯輒不能工合數公之說論之所謂易者易成也所謂難者難工也方元善取甯孟諷諫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疾而以爲使經聖筆亦不能刪過矣此不過步驟河廣

一章耳予獨愛公孫乘月賦月出皎兮君子之光君
有禮樂我有衣裳張平子西京賦豈伊不虔思于天
衢豈伊不懷歸于枌榆天命不怡疇敢以渝隸釋載
漢碑唐扶頌如山如岳嵩如不傾如江如河澹如不
盈其句法意味真可繼三百篇矣或曰唐山夫人房
中樂歌何如曰是直可以繼關雎不當以章句摘也
曰然則曹孟德月明星稀嵇叔夜目送歸鴻何如曰
此直後世四言耳主則工矣比之三百篇尚隔尋丈
也

柳文句法本楊雄

楊子雲青州牧歲在丘之營柳子厚在溪之曹句法
本子雲

丹鉛餘錄卷七

丹鉛餘錄

卷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鉛餘錄卷之八

上古年歲

漢書律歷志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列子楊朱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二說既參差而路史及外紀其年代復與二家參差邵堯夫皇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二萬八千年以邵子之言參之漢書列子則天地之始終又兩番矣其孰為是

成都楊慎著

門人丘文舉集



丹鉛餘錄

卷之八

一

邪善乎莊子之言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漢書
列子之言誠荒唐矣邵子之言亦安知其的然耶存
而不論可也

巫音

呂覽楚之衰也作為巫音注女曰巫楚辭九歌巫以
事神其女妓之始乎漢曰總章曰黃門倡然齊人歸
魯而孔子行秦穆遺戎而由余去又不始于楚矣漢
郊祀志祭郊時宗廟用偽飾女妓今之裝旦也其褻
神甚矣

后稷樹藝法

后稷教民樹藝之法曰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
死又曰五穀生于五木泥勝之曰黍生于榆大豆生
于槐小豆生于李麻生于楊大麥生于杏小麥生于
桃稻生于柳五木自天生五穀待人生故五穀候于
五木也故曰見生而樹生也靡草死而麥秋至草木
黃落禾乃登故曰見死而穫死也

左傳尋斧

左傳庇焉而縱尋斧焉一木焉下有斯之二字唐人

文集引此云陰其樹者不折其枝庇焉而縱尋斧焉以斯之可乎

韋叡

六朝人才韋叡為冠司馬溫公曰其臨陣也勇其執事也敬其律已也廉其與人也惠其居官也明功成身退明哲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耶是時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從風而靡而叡獨不與嗚呼叡亦豪傑之士哉

三朴

五代人才王朴為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外事征伐內修文治其論星歷宋定欽天歷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近于知道矣五季之世而有若人耶

明堂辟雍

魏書鍾繇傳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禘所以祈休祥

既稱太學又稱辟雍可證辟雍非太學也明矣

兩馬曰麗

王肅曰古者一轅之車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殷益以一駟謂之駟周人又益以一謂之駟今按周人實兼用之故曰駟驥是駟又曰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賦鴈

劉向賦鴈云順風而飛以助氣力啣蘆而翔以避矰繳羊祐賦鴈云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辭旨超遠出于辭人一等矣

葦艾螺首

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艾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梗言氣相更也莊子曰插葦於戶布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之智不如童子也今人元日以葦插戶螺則今之門鐶也桃梗今之桃符也

孫夫人詞

草堂詩餘花深深註鄭文妻孫夫人作

古諺

枇杷黃醫者忙橋子黃醫者歲蘿葡上場醫者回鄉
言夏多疾冬自平也古諺云

區丘同字

蘇子由云區以別矣如瓜瓞芋區之區自反而縮如
王祭不供無以縮酒之縮

消搖

黃幾復解莊子消搖游名義云消者如陽動而水消
雖耗也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而不
傷其內游於世若是唯體道者能之

陸歐文語

陸宣公云興王之良佐比魯季代之棄材歐陽公云勝
碁所用敗碁之着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古丕字即丕字

古地名多有丕字如春秋之不羨華不注史之不周
不姜不耐山海經之不津不庭不其或曰不讀作丕
古無丕字不即丕也詩曰不顯惟德不戢不難皆讀
作丕亦一說也

邵子祖劉歆語

劉歆云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邵
子皇極全用之孝經緯引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
參皇極經世以易書詩春秋配春夏秋冬亦有所祖
述也

右軍筆法

袁宏云右軍用筆內擲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大令
用筆外拓而開擴故散朗而多姿

蟾蜍螺蚌

月中獸蟾蜍也其類在地螺與蚌也月毀於天螺蚌

台缺

三公

尚書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書太傅曰太師天公也
太傅地公也太保人公也煙氛郊社不脩山川不祀
風雨不時雪霜不降責在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
五品不訓責在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降
責在地公後漢張角作亂稱天公將軍人公將軍蓋
亦竊古義也

鈴狹

事大而急者用鍾鼓小而緩者用鈴箴箴與笛同按
穆天子傳注箴戟吏所吹亦猶急就章注云漢時亭
長吹鞭也

王符自贊

漢王符自叙贊云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
可懸輿仕路隔絕志窮無如年有不然身有利害髮
白齒落日月踰邁疇倫彌索鮮有恃賴貧無供養志
不娛快曆數冉冉庚辛或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

枝官

書云尸位詩云素飡商君謂之荒飽吳起謂之枝官
史云冗食又曰游手蠅蝗蝨賊下不在田矣

攻堅攻瑕

商君曰以強去強者弱以強去弱者強管子云攻瑕
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此用兵之法也爲學之說
亦然善問者如攻堅木後其節目是也

流離梟鏡

尹子曰詩詠流離史書梟鏡流離鳥名少好長醜蓋
毛鄭舊說也

關尹子妙語

關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已乃能成已能勝物乃能成物

附庸

附庸之國庸古墉通城也尚書大傳天子貢庸諸侯疏杼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注庸廡也杼亦廡也

徐仲車格言

東坡乞一言於徐仲車曰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以其有德以將之也

方馬埋輪

孫子兵法云方馬埋輪不足恃也注云此言專難不如權巧語言殊爲未明愚謂方馬如方舟之方絆馬足不行埋車輪不動行師而方馬埋輪猶作樂而膠柱鼓瑟也故曰專難不如權巧

朱文公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

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為道德邪蘇文忠
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
其徇甚于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
所譽其有所試文公解之曰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
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
公於此惡惡得為緩乎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
夫以安石之姦則未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
巧索其未形之斑此心何心哉或曰不怕此也秦檜
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

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橫又譏其直向前斲殺漢
儒如董賈之流皆一一議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
粹無疵文公則曰匡衡有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
如此諸葛亮則名之為盆又譏其為申韓陶淵明則
譏其為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太顛往來之書疊疊
千餘言力詆之必使之不為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
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
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
求有過者也觀其與同時二三同道私地評論之說

直似村漢罵街詞訟訐單豈有道者氣象耶或者門人記錄之過朱子無忠臣遂至此歟

半山用字

王半山文梁王墜馬賈傳自傷門人泚魚曾子垂涕又詩曰泚魚已悔當年事搏虎方驚此日身泚魚事出荀子云曾子食魚有餘曰泚之門人曰泚之傷人不若與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

怒字

左傳林楚怒馬及隄而騁莊子草木怒生又說大鵬

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林希逸曰莊子好用一怒字王介甫詩山木悲鳴水怒流此老善用古人好字面

駭鼓

王粲英雄記整兵駭鼓韓文公鄆州谿堂詩其鼓駭駭襲用其字先輩謂韓文無一字無來歷若此類甚多注者十不能一二耳

虎文衣

後漢志襄邑歲獻虎文衣即今彰德府虎斑絹也不

為珍綺而古人重之何邪

鞞鼓

呂氏春秋宋子罕之鄰為鞞工鞞音蠻冒鼓也又曰
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鞞而氣不達鞞又作憇
音氣憇如鼓之鞞也古人用字無定義音亦隨轉云
呂覽云辯議而不可為是被褐而入衣錦而出孔明
云違覆而得中猶棄敝屨而獲珠玉蓋古有此語美
改過也

科第題名考

唐高祖武德元年孫伏伽止稱第一人

高宗咸亨元年進士五十四人狀元杜易簡進士

杜審言

上元二年進士四十五人狀元鄭益進士沈佺期
武后垂拱元年狀元吳道古

垂拱三年狀元陳伯玉

中宗神龍元年進士六十一人狀元姚仲豫進士黃

楚

玄宗開元元年進士七十一人狀元常無名第二人

王灣

開元二年進士十七人狀元孫逖

開元四年進士十六人狀元范崇凱

內江人

開元五年進士二十五人狀元王維

開元十一年進士三十一人狀元源少良進士崔

顥

開元十二年進士二十一人狀元賈季陽進士李

頎

開元二十年進士二十四人狀元徐徵進士劉文

房

天寶三年進士二十九人狀元羊襲吉進士第二

人岑參

天寶六年進士二十三人狀元楊護進士包佶

天寶十年進士二十人狀元李巨卿進士第二人

錢起

天寶十二年進士五十六人狀元楊象進士張繼

皇甫曾皇甫冉

天寶十三年進士三十五人狀元楊肱進士韓翃

肅宗乾元二年進士十七人狀元無考進士劉灣成

都人

代宗寶應二年進士二十七人狀元洪源進士耿滯

蕭遘代宗朝狀元不知何科

大曆四年進士二十六人狀元齊暎進士李益李

端

大曆五年進士二十七人狀元王儲第二人王建

進士竇常

大曆十三年進士二十一人狀元楊凝

大曆十四年進士二十人狀元王縉進士竇羣

德宗貞元七年進士三十人狀元尹樞

貞元八年進士二十三人狀元賈稜

貞元十年進士二十八人狀元李程

貞元十三年進士二十人狀元鄭巨源

貞元十五年進士十七人狀元封孟紳進士張籍

貞元十八年進士二十三人狀元徐晦

憲宗元和元年進士二十三人狀元張又新深州人

元和五年進士三十二人狀元李顧行

元和七年狀元李固言

元和八年狀元尹極閬州人進士張環兄弟七人

皆進士出閬州名士傳

元和十一年進士三十二人狀元鄭澣進士姚合

元和十三年進士三十二人狀元獨孤梓

元和十四年進士三十一人狀元肅湛

敬宗寶曆二年進士三十五人狀元裴球進士朱慶

餘

文宗太和元年狀元盧儲

太和五年狀元李遠夔州人見蜀志唐詩鼓吹注

太和八年進士二十五人狀元李餘成都人元稹

集云李餘劉猛工新樂府第二人雍陶成都人

太和九年進士二十五人狀元鄭璠

開成元年狀元李贇

開成三年進士四十人狀元裴思謙

武宗會昌二年進士三十人狀元鄭顥進士趙嘏

會昌三年進士二十二入狀元盧肇宜春人

會昌四年進士二十五人狀元鄭言

會昌五年狀元張瀆

會昌六年進士十六人狀元狄思慎進士薛能

會昌七年狀元顧標

宣宗大中元年進士二十三人狀元盧深

大中五年進士二十七人狀元李郃

大中十年進士三十人狀元崔鉤

大中十二年進士三十人狀元李億

劉蒙大中狀元不知何科見吟窓雜詠

懿宗咸通二年進士三十人狀元薛邁

咸通三年狀元孫龍光

咸通七年進士二十五人狀元韓袞文公之孫

咸通八年進士三十人狀元鄭弘業進士皮日休

咸通九年進士三十人狀元趙峻

咸通十年進士三十人狀元歸仁紹

咸通十二年狀元公乘億進士許崇勗表中

咸通十三年進士三十人狀元鄭昌符進士張演

僖宗乾符二年進士三十人狀元鄭合敬

乾符三年狀元崔昭緯

乾符四年進士三十人狀元孫渥進士牛嶠字延

峯蜀人

中和五年狀元許佑孫

昭宗龍紀元年狀元張曙成都人進士吳融

大順元年狀元楊贊禹進士王駕

大順二年狀元杜荀鶴

景福二年狀元崔昭矩昭緯之弟兄弟狀元

乾寧元年狀元蘇浹

乾寧二年狀元趙觀文廣西人

乾寧三年狀元崔諤

乾寧四年狀元楊贊圖

光化三年狀元裴格

光化四年狀元歸修蘇州人

天祐元年狀元杜德祥進士曹松王希羽劉象柯

崇鄭希顏謂之五老柯

天祐二年狀元歸係蘇州人修之弟

天祐三年狀元裴說

天祐四年狀元崔詹是年唐亡

五代梁開平二年狀元崔邈

貞明年狀元陳述

後唐同光中狀元王徹旦之曾祖

狀元王歸璞簡州人 狀元黃仁穎

天成三年狀元郭駿

後晉狀元寇相準之父也見琬琰集

後周狀元王朴

唐登科記今不傳考諸類書錄其略

國朝科第名氏

洪武四年會元俞友仁狀元吳伯宗

洪武五年會元陳忠蒲田人狀元朱善

洪武十八年會元黃子澄狀元丁顯第二名練子寧

第三名花綸杭州人

洪武二十一年會元吳觀玄狀元任亨泰

洪武二十四年會元許觀狀元同後改姓黃

洪武二十七年會元彭泰陝西人狀元張信第二名

景清會試兼刻詩書二經義

洪武三十年會元宋琮狀元陳知初取陳知後取韓

克忠

前庚辰科會元吳溥狀元胡靖

永樂二年會元楊相狀元曾榮

永樂四年會元朱璠江西人狀元林環

永樂七年會元陳璉狀元蕭時中

永樂十年會元林誌狀元馬鐸

永樂十三年會元洪英狀元陳循

永樂十六年會元董璠狀元李騏

永樂十九年會元董璠狀元曾鶴齡

永樂二十一年會元伏伯安河南歸德州人狀元邢

寬

宣德二年會元陳詔狀元馬瑜

宣德五年會元劉哲狀元林震

宣德八年會元狀元曹鼎

正統元年會元劉定之狀元周旋

正統四年會元楊鼎狀元施槃

正統七年會元姚夔狀元劉儼

正統十年會元商輅狀元同

正統十三年會元岳正狀元彭時

景泰二年會元吳滙狀元柯潛

景泰五年會元彭華狀元孫賢以後俱有會試登科

錄可考不載

丹鉛餘錄卷之八

丹鉛錄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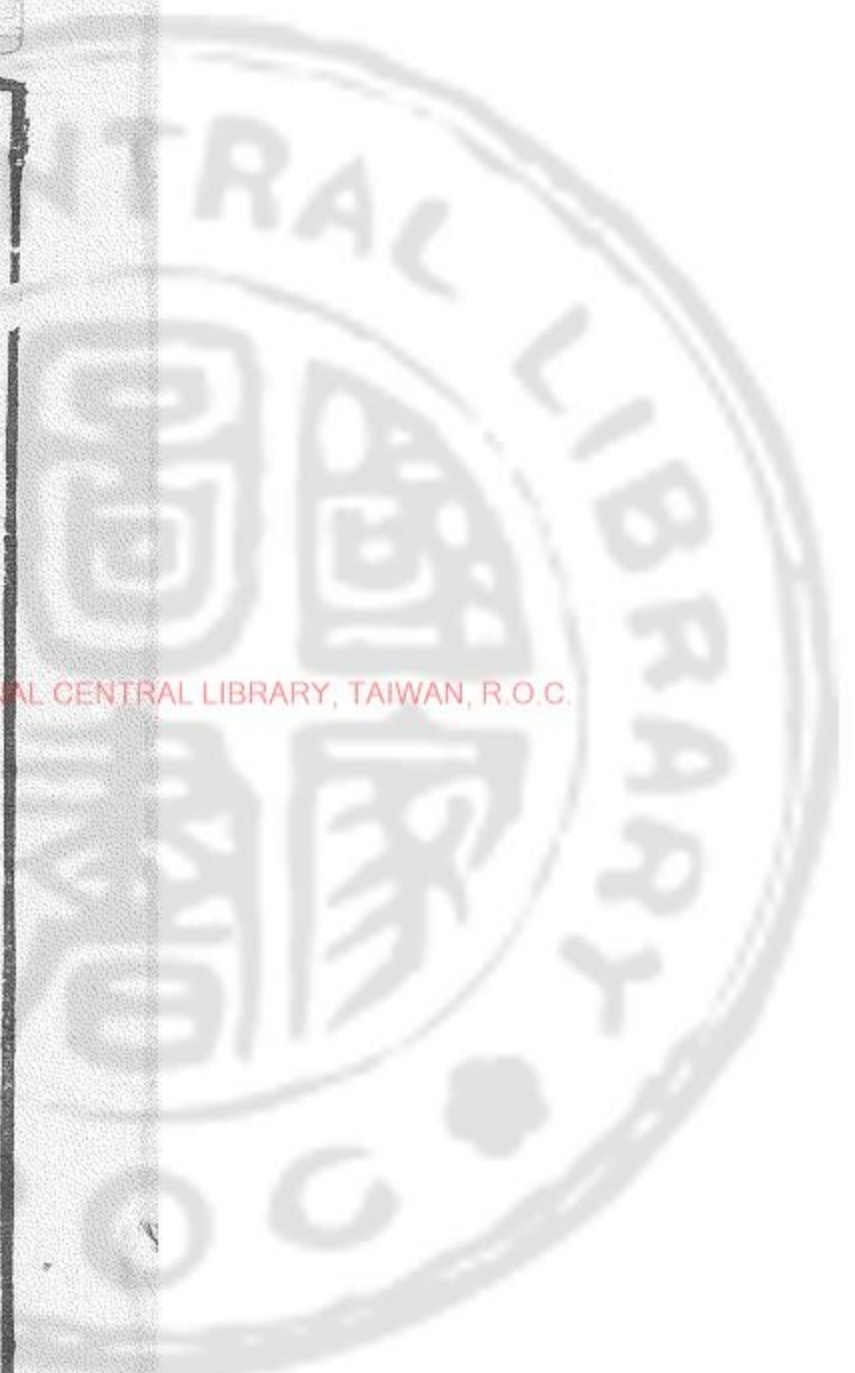
押闔

鬼谷子書有押闔篇押音擺押之者開也言也陽也
孟子所謂以言餽之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孟子
所謂以不言餽之也

類宮

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類宮半者象璜也今或書作黌
宮者非宜作璜宮也

下陳



詩不入我陳爾雅廟中路曰唐堂途謂之陳戰國策
美人充下陳下陳猶下堂也

辟穢

詩中唐有甃鄭注考工記塔前若今辟穢也分其督
旁之脩以二分為峻蓋今辟即甃也穢其道也中央
為督峻其督所以去水今按督者匠人言督線縫人
言督縫醫家言督脉皆訓中也

禮不下庶人

禮不下庶人謂酬酢之禮也白虎通德論之說勝諸

家矣

渴筆

唐徐浩書張九齡司徒告身多渴筆渴筆枯無墨也
在書家為難

湘潭雲畫暮烟出

劉涇巨濟收許渾手書詩湘潭雲畫暮烟出今本烟
作山細思之烟字為勝

許玄度

智永臨右軍帖末云玄度忽腫至可憂慮疾候自恐

難邪史乃稱許玄度服巨勝莫知所終意以為仙去也亦誣矣自古史傳稱仙去者寧非此類邪

煎茶

張又新煎茶水記粉槍末旗蘇蘭新桂陸羽茶經育華救沸皆奇俊語

五音

樂緯動聲儀曰宮為君君者當寬大容衆故聲弘以舒其和清以柔動脾也商為臣臣者當畏發明君之號令其聲散以明其和溫以斲動肺也角為民民者當

約儉不奢僭差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肺也徵為事事者君子之切既當急就之其事當又流亡故其聲貶以疾其和平以功動心也羽為物物者不齊委聚故其聲散以虛其和斲以散動腎也又曰宮唱而商和是謂善太平之樂角從宮是為衰衰國之樂羽從宮往而不返是謂悲亡國之樂也應相生應即為和不相生應則為亂也

晉人清談

晉世不惟士人語清標玄致而釋子輩語亦復可聽

高僧傳所載是已如鳩摩羅什偈云哀鸞孤桐上清
音徹九天慧濟謹寶淵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作文
章今卿白麓未到判無講理淵曰殊不然此乃打狗
杖耳道賁聞蟋蟀曰時聞此數是代簫管薛道衡稱
則公之文曰髮發新彩英英獨照慧常聞梵唄曰豐
豐溜溜似伏流之吐波又曰却轉弄響飛揚長引殼
發喉中唇口不動又曰以哀婉為入神用騰擲為清
舉文句則如端夏多隙無事忽景又云依義莫依語
又云當為心師不師於心又云籠食詎貴釣餌難嘗

又云忘懷去來者朝市一江湖眷情生死者幽栖猶
桎梏又云沙漠織寒長風負雪又云莊衿老帶彈沐
斜埃又云早帳風首春席雲阿又云雖淚至之有端
固憂來之無兆使入世說固不能辨也

太公陰符

民不得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漢注引太公陰符語
也

樂緯

樂叶圖徵云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陰樂

以成天文作陽樂以成地理陽樂黃鍾陰樂蕤賓也

瑞應

序例曰凡瑞應自和帝以上政事多美近於有實故書祥瑞見於某處自安帝以下王道衰缺容或虛飾故書某處上言也

太玄

孫明復曰揚子雲太玄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本而作也桓譚曰是書也可以大易準班固曰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使子雲被僭

經之名二子之過也

姦人引古

唐庚曰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室而奪之權曹操諷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異州而益其地晉曲沃莊伯用夏正合人統矣其心乃欲自立元姦人欲濟其邪謀者未嘗不引經術也

孔子沐浴而朝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

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
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
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岳
飛承金牌之召或勸之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反非檜
反也其從容君臣之義雖聖人不過是也

王雪山論詩

雪山云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談詩者便謂
鳩性拙不能為巢而恒居鵲之巢此談詩之病也今
按詩人興况之言鳩居鵲巢猶時曲云烏鴉奪鳳巢

耳非實事也今便謂烏性惡能奪鳳巢可乎食我菜
葢懷我好音亦美其地也而註者便謂來葢美味鴉
食之而變其音鴉不食葢試養一鴉經年以葢食之
亦豈能變其音哉今俗諺云馬蟻戴籠頭例此言亦
可言蟻著轡可駕乎宋人不知此與遂謬解若此儒
生白首誦之而不敢非可怪也

廣武歎

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
公為豎子乎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晉魏閭人耳李

太白詩沉醉呼豎子往言非至公亦誤認嗣宗語也
東坡詩聊興廣武歎不待雍門彈

怪石

古書解者多失其義遂害於理尚書注怪石之貢以
為奇怪之石若後世靈壁太湖嵌空玲瓏以供戲玩
是禹為牛僧孺米元章也又解禹貢三江之水珠別
是以聖人為品水開茶如陸羽張又新之流也戰國
處士謂舜塗廬浚井遭焚坑而不死列女傳又謂二
女實教之是以舜為左慈劉根而二女為李金之婦

劉綱之妻也靜言思之皆可發一笑

反坫

反坫鄭注為坫在兩楹之間反爵其上坫字從土而
云在兩楹間豈常設與按郊特牲旅樹反坫內則曰
士於坫明堂位曰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士虞禮選干
西坫上則累土而為之皆可名坫而坫亦有高卑東
西之不同非必反爵之處也鄭氏以坫之反異於經
文矣汲冢書曰回阿反坫注曰外向室也反主坫言
非主爵言也據禮記反坫與臺門相連汲冢書反坫

與回阿相連論語反坫與樹塞門相連恐均為宮室
僭侈之事右黃東發之說如此按說文無店字坫即
店也今外向之室若宋時行在所之騏驎院牛羊司
也

坫謂之坫

爾雅曰坫謂之坫注坫堂隅坫端疏坫者堂角也一
名坫又曰坫名見于經傳者有三禮明堂位反坫出
尊崇坫康圭及論語邦君為兩君之好會有反坫此
三者在一兩楹之間以上為之非經所謂也案既夕禮

云設于東堂下順齊于坫士冠禮云爵弁皮弁緇布
冠各一匱執以付于南坫南列此經所謂也鄭注云
坫在堂角然則堂之東西南角為東坫西南角為西坫
故郭云在堂隅坫端也說文坫屏也坫垣也引詩乘
彼坫垣諸經音義坫古文店字陳祥道禮書曰坫者
以上為之記曰反坫出尊語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
反坫此反爵之坫也記曰崇坫康圭此奠王之坫也
記又曰士於坫一此皮食之坫也士冠禮爵弁皮弁
緇布冠各一執以待於西坫南大射將射工遷于下

東坫之東南士喪禮沐第夷衾饌于西坫南既夕禮設於東堂下南頌齊于坫此堂隅之坫也蓋兩君相見於廟尊於兩楹之間而反爵之坫出於尊南故曰出尊鄉飲酒是鄉大夫禮尊於房戶間燕禮燕其臣尊於東楹之西皆無坫特兩君相見尊於兩楹間有坫管仲之反坫故孔子譏之又於其南爲之崇坫以安玉馬故曰康圭皮食之坫在房堂隅之坫坫在坫陳爾雅曰坫謂之坫郭璞曰坫埽也此堂之隅之坫也鄉飲鄉射燕禮皆奠爵于篚則反爵于奠坫特

兩君相好之禮也聘禮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賓出公側受羣玉而不康之于坫蓋亦兩君相見之禮也鄭康成解康爲亢非也按陳氏說坫義爲詳惟失引汲冢書回阿反坫此外向之坫也

歐文本孔叢子

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其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歐陽永叔作瀧岡阡表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世莫有知其言之出于孔叢子也

重違

孔叢子載孔子高謂平原君曰重違公子盛言漢書
孔光傳重違大臣正議東坡晁錯論又重違其意重
難也言難違其意而勉從之也近世不達此語以重
爲重大之重失之矣

古帝號

孔穎達云少皞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
其徵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
小序

程伊川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
不能知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此言可謂公矣朱
晦菴起千載之下一以意見必欲力戰小序而勝之
亦可謂崛強者哉

五運六氣

程明道云五運六氣湏是堯舜時五風十雨方有驗
而可行

子見南子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矢之辭亦甚昭矣而後世王

符劉子玄猶有異說雖朱子謂矢爲誓否謂不合理不由道亦淺之乎觀聖賢矣孔鮒云古者大享夫人與焉於時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享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樂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也猶文王之居姜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合二說而觀之則矢者直告之非誓也否音否塞之否古者仕於其國則見其小君子路意以孔子既不仕衛矣而又見其小君是求仕不說者不說夫子之位非不說夫子之見也子直告之曰予道之不行其否

屈乃天棄絕也天之所棄豈南子所能興而吾道賴之行哉見之者不過答其禮耳如此則聖賢之心始白而王符之徒亦無所吠其聲矣

微子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亡弟恒讀史至此謂子曰微子有四手兄知之乎子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既面縛而又

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借

名于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又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歆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王巾

文選王巾字簡棲作頭陀寺碑者說文通釋以為王巾中音徹朱子易傳屯字象山中穿地

王臣蹇蹇

易王臣蹇蹇沈存中云王五也臣二也蹇蹇者五蹇而二亦蹇是王臣蹇蹇也此說甚異

秋胡妻

劉子玄曰列女傳載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于古冶殉節異于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爲伍有乖其實焉子按小說載劉伯玉妻聞其夫誦洛神賦遂投洛水而死名妬婦津事與秋胡相類秋胡妻可爲貞烈則當嗣于妬婦津以劉伯玉妻配享

可也

相如傳

史通云史記相如傳具在相如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為列傳劉知幾蓋及見相如集也然文君夜奔事亦不自諱何哉或者後人妬其才而誣之也

五行間色

五行之理有相生者有相克者相生為正色相克為間色正色青赤黃白黑也間色綠紅碧紫流黃也木色青故青者東方也木生火其色赤故赤者南方也

火生土其色黃故黃者中央也土生金其色白故白者西方也金生水其色黑故黑者北方也此五行之正色也甲巳合而為綠則綠者青黃之雜以木克土故也乙庚合而為碧則碧者青白之雜以金克木故也丁壬合而為紫則紫者赤黑之雜以水克火故也戊癸合而為流黃則流黃者黃黑之雜以水克土故也此五行之間色也流黃一作駢黃

五福不言貴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蓋三代之法貴者始富富則

知貴所謂祿以馭其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為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爵祿之失游氏禮記解云

古文之奧

孔子出使子路賫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莫月正離畢也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賫雨具孔子不聽果無雨子路問其孔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莫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有子事載此文而剛月離陽離陰末節盖有深意作傳之旨本以見有

子不如孔子處故不說盡而文益蘊藉如莊子九淵而止說其三又夔憐虻虻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止解夔虻風三句而憐目憐心之義缺焉盖悟者自能知之若說盡則無味知此者知古文之奧矣

納于大麓

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言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以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此說

與注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為山麓是堯納
舜於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于茅山
道士之闡法哉

昭公乾侯

胡一桂云昭公乾侯之事與夏王相殺商立周厲王
崩于彘皆天地間人道非常之大變史筆乃妄引陪
二之說而謂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明言社稷君臣
無常奉無常位且妄引詩易以對左氏從而書之其
與春秋書公薨乾侯如青天白日不可掩蔽以誅季

氏不臣之罪者異矣嗚呼春秋何等時耶功利之習
壞爛人心君臣大義漸滅殆盡不惟亂臣賊子如三
家者放逐其君為不知有君而惟季氏之服諸侯不
知有君而惟季氏之與史墨不知有君而放言無忌
趙簡子不知有君而聽言不辨左氏亦不知有君而
載言不擇夫豈知陵谷遷改乃地道之變而非常雷
天大壯乃天道之常初非志變况易乃崇陽抑陰之
書雷在天上夫子大象但取其成四陽壯長之卦而
曰君子以非禮弗履耳未必如杜氏注所謂君臣易

位也史墨不求其義妄引以對可謂誣天矣天但使季氏貳君何常使季氏逐君哉如墨言一歸之天道則公僭王卿僭侯亂臣賊子接迹于世矣綱常安在然則春秋夫子作也易象夫子翼也道一而已請得為易大壯一洗史墨之惡論

五雲太甲

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注不解五雲之義寧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道七曜于中階華蓋西臨歲五雲于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自

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五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愚謂老杜讀書或萬卷自有所據或入蜀見此碑而用此語也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攷證以一行之遂於星歷張燕公段柯古之碑見洽聞而猶未知焉姑闕疑以俟博識

荀息

涑水曰左氏書荀息之死引詩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為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非也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言而死背之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晉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不能諫正遽以死許之是其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先而不可抹于已沒之後也左氏之言貶也非褒也

嫚詞

江芊罵商臣曰呼役夫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稽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曰誰家

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談而世人以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下之兩句殊為魯朴何哉周漢世遠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即謂之文猶今乃驚其質作者乃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亦惑哉

孔明不立史官

陳壽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于秭歸群鳥墮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能置此事何由而書蓋因父受髡辱加茲謗

議者也

蜀史官

蜀志又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郗正為秘書
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缺屬辭有人矣又按
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大赦改元壽自書之
而自戾之何耶

忠義之士

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丘齊興而有劉康
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

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
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今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
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于九泉之下矣

優孟

滑稽傳優孟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
敖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為壽王大驚以為
叔敖復生欲以為相劉子玄譏之曰人心不同有如
其面非由倣效俾有遷革又况叔敖之歿時日已久
豈有一見無疑而遽欲加以寵榮復其祿位者哉予

按此傳以滑稽名乃優孟自爲寓言云欲復以爲相亦優孟自言如今人下淨癸科打諢之類豈可真以爲王欲復相之事乎

律書

太史公之爲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兵之偃而於漢文帝尤加詳焉可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律之意也

徐淑

予觀藝文類聚見東漢婦人徐淑與夫秦嘉兩書又

觀玉臺新詠見其與夫詩皆麗則可誦又考史通稱其動合禮儀言成規矩夫死毀形不嫁哀痛傷生可謂才德兼美者也范曄後漢書作烈女傳乃舍淑而取蔡琰何見哉

檀色

古畫家有檀色淺赭所合也唐人小詞卓女燒香濃美小檀霞又檀画荔枝紅金蔓蜻蜓軟又背人勻檀注慢轉橫波偷覷又鈿昏檀粉淡縱橫又背留檀印齒痕香又斜分八字淺檀蛾又檀痕衣上新唐未聞

粧面注檀痕猶漢世婦女之玄的也

胥蟹

說文胥蟹蟹也言其肉胥胥解也字訓云蟹之美在足故从足周禮唐人注青州之蟹胥集韻作蟻音四夜切

古文

王伯厚云嘉量之銘祭侯之辭皆極文章之妙而梓人筭簾之制文法奇古蓋精於道者兼物物而後能制器莊子所謂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

以天合天道與藝俱化豈物而雕之哉

拋壻

宋世寒食有拋壻之戲兒童飛瓦石之戲若今之打瓦也梅都官禁烟詩窈窕踏歌相把袂輕浮賭勝各飛壻壻七禾切或云起於堯民之擊壤

古易

古歸藏易今亡惟存六十四卦名而又闕其四與周易不同需作溥小畜作毒畜大畜作彘畜艮作狼震作盞井作稱剝作僕損作員咸作誠坎作犖謙作兼

遯作遂蟲作蜀解作務無妄作毋亡家人作散家人
渙作奘又有瞿欽規夜分五卦岑霽林禍馬徒三複
名卦不知當周易何卦也

穀櫛

字訓云穀日出之色櫛日入之色穀字見說文櫛音
柳周禮衣袞柳之材註柳之爲言聚也諸飾之所聚
尚書分命和仲度西曰柳谷故書袞柳作接櫛鄭曰
農云接讀爲趾櫛讀柳柳者諸色新聚日將沒其色
無有餘色故云柳公引之以見柳有諸色

鬢

說文《象髮謂之鬢漢書五行志有雲如炎風亂鬢
鬢亂髮也古文作《借作坤字今文作鬢

冥火

文選冥火夜火也楚辭懸火今之提燈也六韜雲火
施于雲梯之上者

唐人律賦

黃滔律賦如明皇回駕經馬嵬隔句云日慘風悲到
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壘斷

腸新出于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鳥景陽井
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縷以胡
顏又無名氏作孟嘗君夜度函谷賦嘆秦關之百二
難騁狼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鷄口亦可喜也

王逸少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
直以抗懷物外不為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
其操履識見議論闕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
器頗召不就殷淵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

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
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志無節廟王丞相欲內吾誓
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
退自見婚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
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爲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
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
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
所志竟無一切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
海之責哉若由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字

州錄餘錄
卷九
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牋曰今雖有可欣之
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
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湏根
立勢舉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
用耳而為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為累
大哉

汪莊敏銘

洪容齋作汪莊敏銘詩凡八十句真可與韓公會合
聯句相敵今錄于此其詞曰維天生材萬彙傾竦侯

王將相曾是有種公家江東世繹耕壟挑谿之淚是
播是稔孰羊厥培執此珪珙公羈未奮逸駕思駉沈
酣春秋蹈迪周孔徑策名第稍辭滌釋橫經湘沅士
敬如捧蓬萊方丈佩飾有琫應龍天飛奮蔚雲滂千
官在序摩厲從吏吾惟片言借箸泉湧正冠霜臺過
者卞諫頽頽駸駸聲氣不動顯仁東攢巫史呼洵昌
言一下恩浹千家徯嚮孔熾邊戒毛毳媿嗷當位左
掣右壅公云當今沸渭混瀕天威震耀誰不憤踊逐
遷中司西柄是董出關啓施籌檄倥偬業業荆襄將

懦曰拱投袂電赴如遵乃勇登唐蔡陳馳捷系踵佛
裡歸骹民恃不恐爾書賜朝百揆摻摠亞勛替冊國
勢尊鞏督軍載西寄責衆重方規許洛事援秦隴符
離罔功奇畫膠奉釣樞建使宰席亢寵還臨西州夾
道歡擁御未嘗病瘳且僊曾不憇遺使我心憎湘
湖高丘草木蔚蔚維木穴齋維山巖窈矢其銘詩詞
費以冗奈何乎公萬禩毋聳

何君閣道碑

隸釋何君閣道碑洪文惠跋稱其字畫之妙云退筆

如塚未易窺其藩籬蜀士袁夢麒作漢制叢錄亦稱
之云在雅州榮經縣西今不知尚在否也

龍耳蟲

淮南子云馬龍耳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况
人乎注龍耳蟲喻無知龍耳蟲之名甚奇

蟹圖

呂亢守台州命工作蟹圖凡十二種一曰蝓蚌二曰
撥棹三曰擁劍四曰彭蠡五曰竭朴六曰洮狗七曰
望潮八曰倚望九曰石蛭十曰虾江十一曰蘆虎十

二曰彭蜺又有黃甲鼃鼃蟬蟻在海中鼃鼃島之東
此可補蟹譜之遺然蟹譜亦甚略首不引汲冢書海
陽巨蟹其殼專車何邪

兵法

尹子環龜脫兔之法謂兵法也孫武子敵人開戶後
如脫兔敵不及拒環龜出三可馬用衆篇云歷沛歷汜
無舍環龜謂環陣如龜也

丹鉛餘錄卷九

冊鉛餘錄卷之十

古書不知名者

馬總意林引相貝經不著作者讀初學記始知爲嚴
助作漢有博物記非張華博物志也周公謹云不知
誰著考後漢書注始知博物記爲唐蒙作水經引南
中行紀亦不出姓氏考嵇含南方草木狀始知陸賈
作南中行紀乃知前人或略後或有攷焉未可遽付
之不知也

相貝經



嚴助相貝經曰堯懸貝較于塢宮貝較以貝飾較也
塢宮他書亦未見

雲府

唐詩多用雲府字出庾肅之山讚所謂雲霞之府也
盛弘之荊州記天明山角上各生一竹倒垂拂拭謂
之天帚

酒名

琬液瓊蘇皆古酒名見醉鄉日月

複裙詩

陳蕭鄰誅複裙詩晶白金沙淨離離寶縫分織腰非
學楚寬帶為思君

莊子注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
力略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玄之注檀弓
亦同而異也洪容齋嘗錄檀弓注之奇者於隨筆予
愛郭注之奇亦復錄于此如逍遙篇注云大鵬之與
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養生主注云向息
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

又以生死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
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即所謂
惠而不費也又云天性在天實乃開又云堯有亢龍
之喻舜有卷倭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走狗
又云律呂以聲無形七黃以色無質又云生之所無
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此語
允精可比于荀孟又云草不謝榮于春風木不怨凋
於秋天李太白用爲註四語而人不知其本于子玄也

老子注

嚴君平注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爲胡越
眉目爲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
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保有大處而聖人
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蹠實而麒麟王之
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
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爲柵匠默爲害工進爲妖
式退爲棄容宰鼎一齋可知其味也

宋人四六

宋人四六如才非一鷄難居累百之先智異衆狙遂

起朝三之怒水利云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
利復陂誰云兩黃鵠詎煩鴻隙之謠四六中古文也

阿谷女

韓詩外傳載孔子南入楚見阿谷之女而令子貢與
之言容齋已辨其妄予觀孔叢子載平原君問子高
曰子之先君南遊乎阿谷而交辭于漂女信有之乎
子高曰阿谷之言出于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
之所為也又觀王逸楚辭東方朔七諫云路室女之
方桑子孔父取以自侍注謂孔子出遊見采桑之女

一心不覩嘉其貞信遂取以自侍亦此類矣其妄皆
不待辨

二庭

唐詩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二庭者沙鉢羅可汗
建庭于雖合木謂之南庭吐陸建牙于鏃曷山謂之
北庭二庭以伊刊水爲界所謂南單于北單于也近
有注唐音云二庭未詳明顯如此者尚昧焉何以注
爲

六蜎五蠹

晉庾峻曰秦塞斯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于朝者商君謂之六竭韓非謂之五蠹

蘇公博洽

嘗有人問於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畢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此言也虞邵菴常舉以教人誠讀書之良法也

熒臺火井

水經注火山似火從地中出名曰熒臺今南中往往有之火井在蜀之臨邛今嘉定犍為有之其泉皆油爇之然人取為燈燭正德中方出古人博物亦未及此也積陽之氣所產固非怪異

香阜

佛寺曰香界亦曰香阜江總詩息舟候香阜悵別在寒林高適詩香界泯羣有

彭祖

王逸楚辭注彭祖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司

馬彪莊子注彭祖八百猶悔不壽杖晚而唾遠又曰
彭祖餌雲母御女凡數十娶晚娶鄭氏妖嬈敗道而
死非壽終也東坡詩空食雲母連山盡不見蟠桃結
子時 壽下脫恨字

元馬河

常璩華陽國志云會無縣有元馬河元馬日行千里
死于此地遂埋焉今元馬塚是也縣有元馬祠土人
牧馬山下或產駿駒元馬子也今名元謀土語謂馬
為謀

教陶孫詩評

教陶孫器之評詩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
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饑鷹獨出
竒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
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咲
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微孟浩然如洞庭始波
木葉微落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波白樂天如
山東父老課農桑事事言言皆着實元微之如李龜
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

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鷄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
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
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孟東野如埋泉斲劍卧壑
寒松張藉如優工行鄉飲酬獻秩如時有詆氣柳子
厚如高秋獨晄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
鉞網綺密壞妍要非適用宋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
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公如四瑚八璉正
可施之宗廟荆公如鄧艾繼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
山谷如陶和景入官口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

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少春終
傷婉弱后山如九皋獨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
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
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
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鉞網當作鉞網

黃棘

薛苻溪云楚詞悲回風云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
之枉桀蓋秦楚嘗盟于黃棘後懷王再會武關遂被
執是黃棘之盟楚禡所始朱子以黃塵荆棘解之緣

矣

帶劍上丘

漢武帝崩後忽見形謂陵令薛平曰我雖失勢猶為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劍乎因不見推陵旁果有方石可以為礪吏卒常盜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為法故阮公詠懷詩曰失勢在須臾帶劍上吾丘

漢武故事

薛荔

楚辭披薛荔兮帶女蘿注薛荔無根緣物而生不明

言為何物也據本草絡石也在石曰石鮫在地曰地錦繞叢木曰常春藤又曰龍鱗薛荔又曰扶芳藤今京師人家假山上種巴山虎是也

又云凡木蔓皆曰薛荔

竹實

李昉該聞集云舊稱竹實為鸞鳳所食今近道竹間時見開花如棗結實如麥江淮號為竹米以為荒年之兆其竹即死信非鸞鳳之食也近有餘干人來言彼有竹實大如鷄子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

令人心肺清凉生深竹林茂密處頃因得之雖日久
枯乾而味尚存乃知鸞鳳所食必非常物也

古詩今賦

抱朴子曰古詩今賦麗則不同俱論宮室而奚斯路
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游獵而郊田盧
令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
漢之辭何如郭璞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車六
月何如陳琳武庫之壯乎

干寶周官注

干寶周禮注曰言司者總其領司會之屬言師者訓
其徒甸師之屬言職者主其業職內之屬言衡者平
其政虞衡之屬言掌者主其事掌合之屬言氏者世
其官師氏之屬言人者終其身庖人之屬不氏不人
權其材也官正膳夫內外饗食之屬

副佐監貳

魏何昌曰先王制法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
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當難則權足相濟隕
缺則才足相代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劉隆

副車

宋中興戰功

宋乾道二年定中興十三處戰功張俊明州吳玠和尚原饒風嶺殺金平韓世忠大儀劉錡順昌張子蓋海州李寶海道邵宏淵正月浦橋虞允文采石李道光化次湖劉錡阜角林王宣汲靖確山凡十三而不及岳武穆蓋秦檜之黨猶存掩之也當作坪

瓢笙

宋乾德中牂柯入貢召見詢問地理風俗今作本國

歌舞一人吹瓢笙名曰水曲即今蘆笙也予在大理見之嘗作蘆笙吟五解其辭云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寸匏能括四海音一徧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節蘆能通四海心二徧昔我聞蘆笙乃在盤江河河邊跳月歌今人玄髻皤三徧今我聞蘆笙乃在開南橋短歌和長謠從夕至清朝四徧悲亦不在聲懽亦不在聲昔轂與今轂不是兩蘆笙五徧

攻堅乘瑕

管子曰攻堅則軻乘瑕則神唐憲宗欲平藩鎮張弘

靖以為先淮蔡而後恒冀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
為先江南而後河東

守淮

劉季襄曰自古守淮莫難于謝玄又莫難于楊行密
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清口之役楊行
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衆寡殊絕而卒以
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延敵以入淮也

字書合體

六書合體為字上下左右可以相易如秋之與𦉰酬

之與酬相易而音義同惟重東為棗並東為棘日乘
干為旱干從日為𦉰此則不可易又不知何說也

駿狼

郭璞客傲云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頽駿狼之長暉
玄陸之短景言著生于微盛生于衰也駿狼長暉謂
冬至之日也淮南子冬至日在駿狼山龍豹之義又
不可曉

八卦六甲

抱朴子曰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

說者謂鷹隼之羽文亦有八卦之象未驗無以知其然否也

傳火

後漢禮儀志清明騎士傳火唐詩日暮漢宮傳蠟燭又魚鑰清晨散九門天街一騎走紅塵則其制古矣廢之當自胡元入主中國時也

東方朔書

北堂書抄載東方朔與公孫弘書云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為故士大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遊垂髮齊年

偃伏以日數哉撫塵謂童子之戲若佛書所謂聚沙也

梵志着鞭

知梵志翻着鞭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臯相馬法則可以觀人文章

太白子厚

杜詩語及太白處無慮十數篇而太白未嘗假借子美一語以此知子美傾倒太白至難晏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導聖教剷除異端則誠有功若其祖述墳

典憲童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世橫行濶視于綴述
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

吹臺

吹臺即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班史稱平臺
唐稱吹臺又因謝惠連嘗為雪賦又名雪臺

渾脫

唐宋務光諫疏云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胡
服名曰蘇莫遮渾脫隊即所謂公孫大娘渾脫舞也
蘇莫遮胡帽今曲名有之

勾欄

段國沙州記吐谷渾于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
五十步勾欄甚嚴飾勾欄之名始見此王建宮詞風
簾水殿壓芙蓉四面勾欄在水中李義山詩簾輕幙
重金勾欄李長吉詩蟬蛄吊月鈎闌下字又作鈎宋
世以來名教坊曰勾欄

側寒

唐詩春寒側側掩重門王介甫側側輕寒剪剪風許
奕小詞玉樓十二春寒側呂聖求詞側寒斜雨側寒

字詞人相承用之不知所出大意側不正也側寒字甚新特拈出之

張行成

魏鶴山云吾鄉觀物張先生行成文饒頗得易數之詳有通變經世述衍翼玄通靈等凡七書而大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知理今不可論理而遺數也其書惜不傳而世亦罕人矣

黑雲壓城

唐李賀鴈門太守行首句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按言謂賀以詩卷謁韓退之韓暑卧方倦欲使閤人辭之開其詩卷首乃鴈門太守行讀而奇之乃束帶出見之宋王介甫云此兒誤矣方黑雲壓城時豈有向日之甲光也或問此詩韓王二公去取不同誰為是予曰宋老頭巾不知詩凡兵圍城必有怪雲變氣昔人賦鴻門有東龍白日西龍雨之句解此意矣予在滇值安鳳之變居圍城中見日暈兩

重黑雲如蚊在其側始信賀詩之善狀物也

東山李白

杜子美詩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東山李白好流俗
本妄改作山東李白按樂史序李白集云白客遊天
下以聲妓自隨效謝安石風流自號東山時人遂以
東山李白稱之子美詩句正因其自號而稱之耳流
俗不知而妄改近世作大明一統志遂以李白入山
東人物類而引杜詩為證近于郢書燕說矣噫寡陋
一至此哉

李白詩祖樂府

古樂府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沉水香儂作
博山鑪李白用其意衍為楊叛兒歌曰君歌楊叛兒
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情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
君醉留妾家博山鑪中沉香火雙煙一氣凌紫霞古
樂府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李白
則云三朝見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
成絲古樂府云即今欲渡畏風波李白云即今欲渡
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古樂府云春風復多情吹

我羅裳開李反其意云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古
人謂李詩出自樂府古選信矣其楊叛兒一篇即暫
出白門前之鄭箋也因其拈用而古樂府之意益顯
其妙益見如李光弼將子儀軍旗幟益精明又如神
僧拈佛祖語信口無非妙道豈生吞義山拆洗杜詩
者比乎

張融海賦

文選載木玄虛海賦似非全文南史稱張融海賦勝
玄虛惜今不傳北堂書抄載其略如滿轉則日月似

驚浪動則星河如覆信為奇也

七十二候

呂不韋月令自東風解凍至水澤腹堅後魏始入曆
為七十二候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與
汲冢書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予
又見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
氏春秋及曆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為小桃華雷乃
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為鴛下有牡丹華王瓜生
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

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坯戶下有景天華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搏勞鳴蝦蟇無聲涼風至而鶴鳴閭闔風至而蜻蛚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即水泉動也可考古今節候之異因備錄于此

天網

漢書王衡杓建天之網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今名北斗爲天網本此予嘗與客夜坐客指北斗曰此天網星非北斗也予因笑曰昔人謂文選只有班孟堅

文無班固文觀子之言信矣其人亦不悟

河渠

宋太祖曰夏后治水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岍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以小防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神宗曰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禹復生不過如此歐陽脩曰開河如放火又曰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文彥博曰河不

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脩治徙東從西
何利之有自古治河之說多矣若宋二帝之見二臣
之言可為百世法

貌字音嘿

莊子人貌而天史記郭解賁人貌榮名唐楊妃傳命
工貌妃于別殿皆作入聲讀杜詩畫工如山貌不同
又曾貌先帝照夜白又屢貌尋常行路人梅聖俞詩
妙娥貌玉輕邯鄲自注音嘿

鷓鴣

鷓鴣不鳴禮月令文也禮引詩又作蓋旦注渴旦鳥
夜鳴急旦也郭璞乃言注鳥似雞冬無毛晝夜鳴今
北方有鳥名寒號蟲即此也說文作鴝鴣又作鷓鴣
蓋自旱省為干故鷓或作鴝也爾雅經鴻鴈之鴈作
鴝斤省為干故鴝或為鴝皆古鴈字也然則鷓鴣之
正當作鷓省作鴝作鷓非鷓乃鬪鳥古以其羽為勇
士冠者非此同也蓋旦渴旦皆以義借用耳唐詩暗
蟲啼渴旦涼葉墜相思

滕王

杜子美滕王亭子詩民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後人因子美之詩注者遂謂滕王賢而有遺愛于民今郡志亦以滕王為名官予考新舊唐書並云元嬰為金州刺史驕佚失度太宗崩集官屬燕飲歌舞狎昵廝養巡省部內從民借狗求豷所過為害以丸彈人觀其走避則樂及遷洪州都督以貪聞高宗給麻二車眩為錢緡小說又載其召屬官宴于宮中而淫之其惡如此而少陵老子乃稱之所謂詩史者蓋亦不足信乎未有暴于金洪兩州而仁於閩州者

也

孔明

輟耕錄載俞豹論諸葛孔明忠於玄德而非忠於漢獻以漢獻尚在而玄德之立為不當也此說謬矣習鑿齒曰惠公朝秦而子圉以立更始猶存而光武舉號先主合議討賊是宜速尊以奉大統民欣反正出覩舊物可謂識時之卓見豹蓋亦未嘗見此論也寡陋不學如此不自知而輕議大君子真可惡也陶九成取之亦輕薄子欤

衆人望人

諸葛恪與陸遜書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張子厚云以衆人望人則易從其言本此

何點

南史何點不入城府而性率到好狎人物時人重其通號曰游俠處士然觀豫章王疑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竟陵王子良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則亦甚介矣

苧席

梁崔祖思政事疏曰劉備取帳構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遺女卓帳婢十人東阿王婦以綉衣賜死宋武帝節儉過人張妃房惟碧綃帳三齊苧席五盞盤挺花米飯祖思所引二君事皆本史所不載者又苧席今雲南秧草席也苧字一作私

綠沉

杜詩苔卧綠沉槍綠沉以漆著色如瓜皮謂之綠沉南史任昉卒于官武帝聞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綠沉瓜今西瓜也

張耀華

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阮佃夫頻求之恢曰恢
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曰惜指失掌耶遂諷有司
以公事彈恢此亦與綠珠事相類

杜詩誤字

杜詩啣盃樂聖稱避賢用李適之避賢初罷相樂聖
且啣盃句也今本作世賢非更取楸花媚遠天今本
作楸花非楸花色綠與葉無辨不可言媚

棗棘

說文重束為棗並束為棘洪邁曰棘與棗類棘之字
兩束相並棗之字兩束相承沈括曰棗棘皆有刺棗
獨生高而少橫枝棘列生卑而成林以此為別其文
皆從束束音刺木芒刺也束而相戴立生者棗也束
而相比橫生者棘也不識二物觀文可辨古人制字
之妙義如此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視犬
之字如畫狗也棗棘二字亦何異于畫二木哉

長沙帖

東坡跋潭帖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

帖比淳化為勝世俗不察爭訪閣本誤矣乃知潭帖勝淳化多矣希白錢易也

笛撾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適便易持李善注適謂馬策也裁笛以當馬適故便易持此誤說也笛安可為馬策適管也古人謂樂之管為適故潘岳笙賦云脩適內辟餘簫外透裁以當適者餘器多裁眾適以成音此笛但裁以適五音皆具當適適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此可正選注之失故宜表出之

賦芋

芋栗木果也莊子所謂狙公賦芋者今訛作茅栗沈存中嘗辨其非矣杜詩園收芋栗未全負正指此物今非芋栗解作蹲鴟之芋一何遠哉

太顛

韓文公與大顛書前人論之詳矣蘇東坡則力言其為偽朱晦菴則力辨以為真未有折其衷者予觀黃東發之說有云韓與大顛書東坡謂妄撰而晦翁載其全書以為真愚平生讀其書真見其與韓文同蘇

丹徒金錄 卷十
公學佛猶辨其為偽而先生闢佛反指以為真所不可曉况據韓文韓公止因祭神至海上曾與大顛語今請之者四書又亟以道為望安有平日謂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而一旦求之亟如此使其既與習熟而少變其說尚近人情今未之曾見而先欲聞其道尤不可曉也愚按東發朱子之徒而其說如此天下之公言也又有一證人未之引李漢編韓文序謂收拾遺文無有失墜總其目七百篇今內集是也外集皆非公作而此書正在外集其為妄撰尤灼然矣或

曰晦翁必欲以大顛書為韓之真何也予曰此殆難言也可以意喻昔歐陽公不以始倡古文許尹師魯評者謂如善奕者常留一著歐公之於尹師魯留一著也然則朱子之於韓公亦猶歐陽之於師魯乎不然朱子豈不知大顛書詞非韓公之筆東坡之言為可信又豈不知外集非韓公文李漢之序可據耶

大顛

朱子語錄謂與大顛書乃昌黎平生死案嗚呼晦翁之言抑何其秋霜烈日耶愚考韓與大顛書刻石于

靈山禪院乃僧徒妄撰假韓公重名以尊其道亦猶
懷素假李白歌稱其草書獨步也懷素草書歌人皆
信其非白作而獨以大顛書為出於韓何哉李白作
歌贈懷素不足以損白之名而韓公以道自任一與
顛書則所損多矣世人多不成人之美雖心知其非
乃乘瑕蹈隙而擠之卓哉李漢之先見乎序公之文
曰無有失墜總其日以七日正慮後人彘入闌增以
誣韓公也以此證之則死案猶可翻也嗚呼至公無
我之心自聖人以下皆不能矣古人謂公論百年而

定若此者雖千年猶不定也

膠膠擾擾

莊子曰膠膠擾擾乎膠之一字下得不苟韓退之送
高閑上人序雖外物至不膠于心又云一死生解外
膠字正應前不膠乎心之膠膠之為物有粘着之意
解則有頽敗不粘之意韓公用此二字亦不苟也語
雖本于莊而得韓之拈出莊意益明乃古今兩敵手
綦也杜工部詩黃門飛鞚不動塵蘇東坡云走馬來
看不動塵而杜公語益精神焦氏易林云過時不遇

上金全
炳如且饑而毛詩怒如朝饑之義益明又云枝葉盛
茂召伯遊暑而毛詩甘棠之義益明非如後人蹈襲
之比也

丹鉛餘錄卷十

丹鉛餘錄卷之十一



成都楊慎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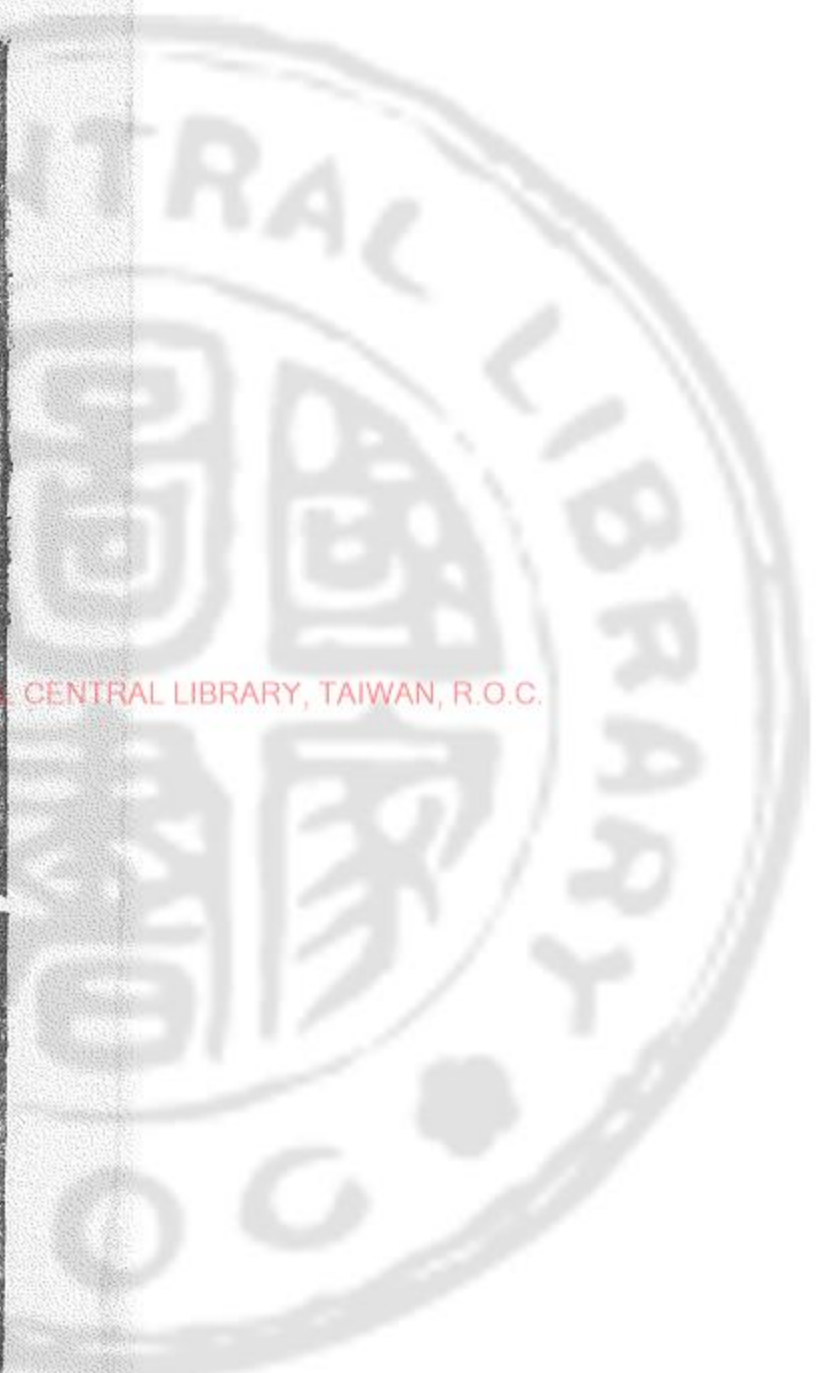
門人丘文舉集

星字訓

春秋說題辭曰星陽精之榮也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從日從下生也按字書星字上作三圈象形非從日也春秋題辭出漢人偽筆未可深信

說文引孔子言

說文引孔子之言甚多如狗叩也叩氣吠以守又曰



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又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黍可為酒禾入于水也又一貫三為王此類恐未必孔子之言班固所謂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也

夏侯審

雲裏蟾鈎落鳳窩玉郎沉醉也摩挲陳王未是風流子只向波心詠襪羅此夏侯審詩也審為大曆十子之一詩集不傳獨此一首見牧臺續集

彌仲叔

張伯英稱彌仲叔曰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彌

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產時以為名言愚謂稱人之賢必本其家世推其鄉里厚也伯英之言不足以重仲叔而祇以自薄也夫

方澤杜常

詩話云杜常方澤在唐詩人中名姓不顯而詩句驚人如此今惟存華清宮一首孫公談圃亦以為宋人近註唐詩三體者亦引談圃而不正指其非唐人蓋不欲顯選者之失耳予又見范蜀公文集中有手記一卷記其一時交遊名流中有杜常名姓下註曰詩

學又宋史有杜常傳云杜常太后之姪能詩以史與
談圃手記參之為宋人無疑矣如唐詩鼓吹以宋胡
宿詩入唐選宿在宋史有傳文集今行于世所選諸
詩在焉觀者不知其誤何耶鼓吹之選皆晚唐之最
下者或謂元遺山觀此益知其偽也

疊鼓鳴笳

鼓三百三十三槌為一通鼓止角動吹十二聲為一
疊故唐詩有疊鼓鳴笳之句出衛公兵法

老泉詩

蘇老泉詩佳節每從愁裡過壯心偶傍醉中來白樂
天詩有百年愁裡過萬感醉中來之句老泉未必祖
龔蓋偶同耳

車渠杯

梁簡文帝集云車渠屢酌鸚鵡驟傾車渠鸚鵡皆指
酒杯俗傳車渠為杯注酒滿過一分不溢嘗試之信
然

短矮曰蓬

京師里語目形容短矮曰蓬文選有蓬脆之語唐書

王任傳形容逶迤通鑑音義作七禾切

露布

春秋緯曰武露布文露沈注曰甘露降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沉重者人尚文文露之說他書所罕聞文人亦罕引用

孔北海駱賓王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為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惜也君子當表而

出之

裴頠王坦之

晉世人士皆尚虛無而裴頠作崇有論皆尚莊學而王坦之作廢莊論二子之言可謂卓然自立不隨俗尚矣然夷考其所為則裴之欲而無厭自取伊戚徒能言之耳坦之風格忠鯁始終不易殆不愧其言云

陸玩鄭五

晉陸玩拜侍中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唐鄭祭聞拜相曰鄭五作相天下無人矣二子審

已量力其視力小任重折足覆餗而猶不知止者有異矣

史紀夷祖

晉載記書夷狄之祖多誇大不實此蓋依其本國為史之文不審之過也若李特廩君赤穴土缸蓋神之事怪誣之極至于可鄙可笑甚于齊東野人之語而近于今之所謂白蓮教矣此流民妖之傳語以惑眾者乃取而載之信史何哉

方朝詩句

落星依遠戍斜月半平林梁元帝句也故鄉一水隔風煙兩岸通陳後主句也唐人高處始能及之見五代新說

偽書

省心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指掌圖非東坡所作李衛公問對阮逸偽作文中子元經關子明易皆逸偽作龍城錄王性之偽作子厚叙事何等筆力此記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詩文中不可曉者於其中凡偽書皆然予聞之朱子云

古書不可妄改

古書不可妄改聊舉二端如曹子達名都篇膾鯉膾胎蝦寒驚炙熊脯此舊本也五臣妄改作包驚蓋包驚膾鯉毛詩舊句淺識者孰不以為寒字誤而從包字耶不思寒與包字形相遠音呼又別何得誤至於此文選李善注云今之時餉謂之寒蓋韓國饌用此法鹽鉄論羊淹鷄寒崔駰傳亦有鷄寒曹植文寒鷄蒸薨劉熙釋名韓鷄為正古字寒與韓通也王維老將行取令越甲鳴吾君此舊本也近刊本為不知者

改作吳軍蓋越甲吳軍似是連對不思前韻已有詔書五道出將軍五言古詩有用重韻未聞七言有重韻也維豈謬至此耶按劉向說苑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曰昔者王田于圃左轂鳴軍左請死之曰吾見其鳴吾君也今越甲至其鳴君豈左轂之下哉正其事也見其事與字之所出始知改者之妄

文法有祖

古人文法皆有祖韓非內儲說曰門人求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鄭袖言鼻惡而新人剝費無

忌教却死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燒芻曾
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班固漢書曰子暈謀桓
而魯隱危藥書構郤而晉厲弒豎牛奔仲叔孫卒郤
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違走宰嚭諸晉夫差喪
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潛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
縊伊突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
平誅宋景文唐書效之為奸臣贊曰三宰嘯凶北奪
辰林甫將藩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
宗覆東坡贈宋壽昌詩用此法又奇矣

離字訓

字義之多者莫如離離別通訓也卦見易黃離倉庚
見說文大琴曰離見爾雅流離鳥名見毛詩注前長
離而後商皇注長離鳳也見相如賦織離馬名見李
斯書侏離夷語也見史記陸離散亂參差也見文選
木名見孔子世家水名見地理志人姓見氏族志江
離草名接離冠名此皆字書已引者予又見公羊傳
二人會曰離會謂各是所是各非所非不能定也此
離義與二鳥離立之離同

踈麻

楚辭采踈麻兮瑤華注以踈麻即麻也近見南越志載踈麻大二圍高數丈四時結實無衰落則自有此一種木也

石楠花

李白詩風掃石楠花魏王花木狀言石楠野生二月著花實如燕子曲阜古城顏回墓上有石楠二株大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子手植之木 唐人名燕莖花

盧橘

上林賦盧橘夏熟注不言何物近注唐詩三體者指為枇杷世皆宗其說然予觀上林賦又有枇杷檠柿之文不應重出也偶閱吳錄云朱光祿為建安郡中庭有橘冬月樹上覆包之至明年夏色變青黑味絕美此即盧橘盧黑也此說近是

吳越春秋

漢書趙曄撰吳越春秋晉書楊方亦撰吳越春秋今此所行曄耶方耶

吟唵異字

今多作吟字用非也楊雄太玄有吟首音欽閉也
素問呿吟之微

封堠之始

拾遺記曰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有泥封記使玄龜升
其上此封堠之始又山海經黃帝遊幸天下有記里
鼓道路記以里堆則堠起軒轅時也

古鐵銘

漢有鑑銘二見博古圖其一云漢有善銅出丹陽和
以銀錫精且明左龍右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順陰陽

其二云上方作鑑真人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
泉飢食棗又二首其一云有玉辭夏惟金土秦俱隨
革故共集鼎新儀天宮質象日開輪率舞鸞鳥鳳奔走
鬼神長懸仁壽天子萬春其二云練形神以瑩質良
工如珠出匣似月傳空當眉寫翠對臉傅紅綺窓繡
幄俱照秦宮蓋唐人作也

山谷詩

黃山谷詩可嗤鄙處極多其尤無義理者吳如雙鬟
女弟如桃李早年歸我第二錐之句稱子淵之顏色

於詩句以贈其兄何哉朱文公謂其詩多信筆亂道
信矣

田更

列子云未生伯子人姓名出行經壩外宿于田更更
訓老老而更事也漢立三老五更更義取此張湛注
列子乃云更當作叟誤矣

短褐

杜少陵冬日懷李白詩短褐風霜入惟宋元本仍作
短今本皆作短褐短音豎二字見列子

一言曰賦

說苑曰師經鼓琴魏文侯起僂賦曰使我言而無見
遠知古人一話一言皆曰賦彼所謂登高能賦者豈
必盡如後世之麗淫者哉

龍逢諫辭

太平總類載龍逢諫桀之言曰臣嘗觀君冕非其冕
也而冕危石君之履非其履也而履春冰未有冕危
石而不厭蹈春冰而不陷者也此為六朝文士擬作
無疑羅泌路史收之蓋亦貪博而忘精者

尸祝

唐文粹日而月之星而辰之本莊子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語然似此之語若出今人之口其不見笑也幾希

牛耕

困學紀聞論牛耕不始于趙過引冉耕字伯牛是也但未有明証按山海經曰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王伯厚豈亦未考及此耶

政月

王羲之先諱正法帖中以正月作一月或作初月其他正字悉以政代之今人正月或作政月過矣

曹操書

朱文公書人皆謂出于曹操操書傳世絕少惟賀捷表元時尚有本文公所學必此也劉恭文學顏公康脯帖文公以時代久近謂之劉云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此又見文公之書出於操無疑也

文章歇後

文章有似歇後語處如淵明詩再喜見友于杜詩友于皆挺拔野鳥山花吾友于南史到蓋從武帝登樓賦詩受詔即成帝謂其祖既曰蓋嘗見才子却恐卿文章得無假手于貽厥乎又稱兄弟為在原天屬稱故鄉為維桑之里稱師曰再三之義稱子曰則百之祥皆是類也

漢詔深厚

貢禹乞骸骨元帝詔合之引傳曰亡懷土所稱傳者即論語小人懷土之文易小人二字作亡蓋嫌於以辯難之文即如怒罵况君臣之間乎

鶯啼脩竹

杜子美滕王亭詩春日鶯啼脩竹裡仙家犬吠白雲間脩竹用梁孝王事犬吠雲中用淮南王事人皆知之矣予嘗怪脩竹本無鶯啼字也後見孫綽蘭亭詩鶯語吟脩竹游鱗戲瀾濤乃知杜老用此也讀書不多未可輕議古人

李泰伯不喜孟子

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
孟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內始論引仁政必自
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瞽叟殺
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為我墨氏兼愛潛書
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
倫損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本
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遙平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稱
送嚴介序稱章子得罪于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
之常語引孟子儉于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

泰伯蓋深于孟子者也古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夙
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今之淺學舍經史子集而
勦小說以為無根之游談故詳辯之

句讀不同

古書句讀多不同朱子語錄載方馬二解點禮記君
賜衣服服以拜賜句 辟之命銘為丞彘鼎 句 舊點以
辟之為一句極無義辟乃君也以君之命銘彘鼎最
是又載陸農師點人生十歲曰幼作一句學作一句
漢書與父老約句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

罪今皆讀作約法三章是何理也孟子馮婦暴虎章一本作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白士則之句野有衆搏虎虎負嵎莫之敢撻云前士則之後為士者笑之文義相屬而于章旨亦合特難與迂滯者語耳

楓天棗地

張文成太卜判有楓天棗地之語初不省所出後見唐六典三式云六壬卦局以楓木為天棗心為地乃知文成用此

孔明淵明

朱子謂孔明之學本申韓淵明之學本老莊此語末學不敢議亦不敢從

欵字義

離騷九章云乘鄂渚而反顧兮欵秋冬之緒風尸子禹有進善之鼓備訊笑也漢韋孟詩勤笑厥生說文欵鷹也亞改切又烏開切史記范增撞破玉斗曰笑方言云南楚謂然曰笑說文笑鷹也烏開切二字音義並同如嘆與歎欵與咳嘯與歎實一字耳其語則

皆楚語也故元次山有欸乃曲而柳詩亦用此二字
皆相楚間語柳文舊本作靄襖音上字正協亞改之
聲韻書亦於皆韻收咲字海韻收咲欸二字其說與
說文不異但乃字讀如襖者未有考耳近世乃有倒
讀之者又皆寫欸則誤益甚矣欸字從矣與欸字不
同然點畫甚相似故多誤也楚辭注及朱文公文集
互發此義今詳筆之

長頸高結

韓文石鼎聯句序長頸高結咲中作楚語結字斷句

結音髭義亦同西漢書髭皆作結文公正用此今多
作結咲誤矣且中作楚語成何文理

譙樓

郡縣而鼓樓多名譙樓出莊子本魏城門名麗譙壯
麗而譙曉也近見王子充作某府譙樓記首引陳涉
傳誤矣

十二月水

正月解凍水二月白蘋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
五月麥黃水六月山礬水七月豆花水八月荻苗水

九月霜降水十月復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蹙
凌水見九州記

護門草

王筠寓直詩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物類志曰護
門草出常山取置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
名百靈草

梧桐

古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一葉為一月閏十三葉宋
人閏月表梧桐之葉十三黃楊之厄一寸

天門地戶

河圖括地象曰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注天不足
西北是天門地不滿東南是地戶

荼荼

荼即古荼字也周詩記荼苦春秋書齊荼漢志書茶
陵顏師古陸德明雖已轉入荼音而未易字文也至
陸羽茶經玉川茶歌趙普茶禁以後遂以茶易荼

宋史

宋史表首稱相阿魯圖其實毆陽玄之筆也其為卷

六百文百萬言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多者也其
自謂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蓋欲自成一代
書而不強附昔人是也其可憾者有紀一事而先後
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脩之者非一手也愚觀自
古文籍至宋而憾焉非憾乎人也所憾乎上之人壞
古脩史之法也史始于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
尚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自一人春秋
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贅者矣春秋三傳各
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

皆一家言自史記下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唐
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兩美相合至
元脩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原其所以由胡人在位
大臣寡學不欲中國之人擅其所長故不惟其人惟
其官不惟其實惟其名其長不知所美其短不知所
委其先後矛盾復何怪哉雖然豈始于宋哉後漢東
觀大集群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
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糾之于當代傳范兩家
強之于後葉其傳卒亦不廣唐中宗世史司取士每

丹鉛錄 卷十一
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令毫不斷義稟監脩辭
從指授由是劉知幾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卒不能
成其書也原宋史一書其實類此蓋漢唐皆文人相
聚元則羯胡相參其形迹之拘忌義例之蒙昧豈特
如漢唐人所譏而已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
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日一代之史可以
一人成不以為駭則以為狂妄其貽害于中國禍于
斯文者可重為慨也夫

益光江

王全斌伐蜀自益光江趨來蘇徑不由劍門入是劍
門外又別有一路也

呂龜圖

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其母劉氏不協并蒙正出
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嫁及蒙正登仕乃迎二親同
堂異室奉養之近世傳奇鱣瓜亭亦緣此附會也

剡注

劉錡善射水斛滿以箭射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
人服其精或言此即古剡注法也

白翎雀

札木言于汪罕曰我于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鴈耳
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鴈則南飛就暖耳言已心
堅而他人心不可保也

星槁

蘇味道詩星槁錢鎔開本張陳正見詩天路橫秋水
星槁轉夜流之句

林下一人

杜牧詩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能有幾人歸比之林

下何曾見一人之句殊有含蓄

權德輿文

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魘飲有醉合必有體行有履甚甚
則皆可以致斃無非危機其可如土偶木寓耶此權
德輿文中奇語也 木寓見漢書注木寓龍木寓馬是
也

地里圖

呂溫地志圖序粉散百川黛凝群山亦如今地里圖
黃為川紅為路青為山也

文弊

裴子野雕蟲論方言晉宋以降之文弊其略曰悱惻
芬芳靡曼容與蔡應等之俳優揚雄悔為童子深心
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荀卿有言亂代
之徵文章匿采斯豈近之乎

蘭亭梓澤

滕王閣序蘭亭已矣梓澤丘墟梓澤石季倫別墅也
又山亭序云茂林脩竹王右軍山陰之蘭亭流水長
吳石季倫河陽之梓澤

劉臻

隋劉臻為儀同與劉訥同官返朝欲謁訥謂前驅曰
識劉儀同家乎從者以為臻欲引歸至家坐堂中呼
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出臻曰汝亦來此乎今人傳
以為陳愧齋事亦好事者取此而易其名耳

桔槔

邊方備磬急作高土臺臺上作桔槔桔槔頭有瓴甕
以薪葦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然火舉之以相告曰
烽望其烟曰燧唐詩桔槔烽上暮煙飛

英光堂帖

余觀岳珂英光堂帖有米元章臨智永真草千文與今本大不同乃知古人臨帖不論形似也珂拔其後云摹臨兩法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欂櫨椳雖具準繩而締造既成氣象自有工拙臨帖如雙鵠並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而息寶晉蓋進于此者也又為之贊曰永之法妍以婉芾之體峭以健馬牛其風神合志通彼妍我峭惟妙惟肖故曰袒裼不浼夜戶不啓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皆名言也

特表出之

長帶曹衣

北齊曹仲達畫人物衣服緊窄唐吳道子畫衣服飄舉時人語曰吳帶當風曹衣出水

崧高

詩崧高維嶽嶽四嶽也孔云堯時止有四嶽不主中嶽故曰崧高貌山高者自名崧不主中嶽四言今或以為崧高通用誤矣

陽臯

周禮疏又有陽皋陰皋之說亦罕見者陰陽蓋以深淺向背言也

山帶

張野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峰岩或旦中嶺俗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唐詩風吹山帶遙知雨

玉卮當

韓子玉卮無當廣韵云當底當也徐鉉云今俗猶有匡當之言

龍鍾

龍鍾竹名年老曰龍鍾言如竹之枝葉摇曳不能自禁持也

無所不佩

行清潔者佩芳德明光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見王叔師楚騷注

春桂

尸子曰春華秋英曰桂王維詩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秋花者乃木犀巖桂耳

五津

大江自前堰至捷為有五津曰白華津萬里津江首
津波頭津江南津出華陽國志王勃詩風烟望五津
盧照隣文予自江陽言歸五津皆指此也

厲山歸藏

厲山藏于蘭臺歸藏藏于大卜此語見于桓譚新論
則後漢時連山歸藏猶存不可以藝文志不列其目
而疑之至隋世之連山歸藏則偽作上官求賞者耳

黔首

祭義曰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內經曰黔首共飲食
莫知之也李斯刻石頌秦德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
此語遂于秦紀謂秦名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
周言黎民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言也然祭義內
經之書實先秦世黔首之稱古矣恐有不因秦也不
然則二書所稱亦後世勦入之說為可疑耳

漢水有二

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
漢而黎州之漢水源于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
東漢則禹貢之道漾自嶓冢山逕梁洋金房均襄郢

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于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于西和州徼外徑階沔與嘉陵水合俗謂之西漢又徑大安利劍果合與涪水合入于江

范少伯

范蠡楚三戶人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禽楚之郢人出呂覽高誘注

金海玉海

梁武帝撰金海王應麟撰玉海周興嗣撰千字文隋

潘徽撰萬字文

欵冬花

欵冬花即尔雅所稱菟奚類凍者紫赤華生水中十二月雪中出花郭緣生述征記云洛水至冬凝厲則欵冬茂悅曾冰之中傳咸欵冬賦序曰余曾逐禽登於此山于時仲冬冰凌盈谷積雪被岬頽見欵冬曄然始敷佛經云朱炎鑠石不靡蕭丘之木凝冰慘慄不凋欵冬之花乃知唐詩僧房逢著欵冬花正十二街頭春雪時也詩人興于時物如此

古甲子

星書云古之支干只用書日不以紀年紀年當用歲陽名故溫公通鑑紀年以攝提格闕逢之名蓋有存古之義不知者議之以為不若直用甲子乃不學之過也

隍碕

隍曲頭岬也音巨依切隍碕碕圻磯五字同音袁二世賦曲江之隍越絕蘆之碕地理志鮎埼水經諸圻又作磯是也

井田

中郎區博諫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敎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區博之言特告王莽非其人耳其實至論也後世儒者必欲行井田何哉

草即早

天馬歌天馬徠歷無草草即阜字从艸从早艸子可
染阜也後借為阜隸之阜歷解為槽櫪之歷言其性
安馴不煩控制也師古解為水草之草失之

玄鳥

詩緯含神露曰契母有娥音松浴于玄丘之水睇玄
鳥啣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疑
也夫卵不出蓐燕不徒巢何得云啣即使啣而誤墜
未必不碎也即使不碎何至啣而吞之哉此蓋因詩
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

之誣史記云玄鳥翔水遺卵簡狄取而吞之蓋馬遷
好奇之過而朱子詩傳亦因之不改何耶或曰然則
玄鳥之詩何解也曰玄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玄
鳥至是月祀高媒以祈子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
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訟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
之神之也詩人之辭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
生商斯為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電虹繞樞蓋生
之時值始電或虹見之候也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子
而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誣亦將曰黃帝生于

紅帝俊之子生于十日可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
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便謂甫申為嶽神
所生可乎傳說為箕星生之日直箕也蕭何為昴星
生之日直昴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
以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柳敏碑言敏本柳星
之後梁江總佞張翬華云張星之精其不根至今人
皆知笑之而不疑玄鳥之事者殆以經故豈知經旨
本不如是乎按古毛詩注云玄鳥至日以大牢祀高
禘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

之若自天來古說猶未誤誤自今詩傳信史記之說
也

青陽錦浦

成都青陽宮後周為至真觀見道經蜀有錦浦坊三
井橋小蠻橋見佛經江橋頭關下市見十六國春秋

禽經

禽經云烏向帝背栖燕背飛向宿毛詩燕燕于飛莊
姜送歸妾義取諸此故曰上下其音參池其羽皆背
飛之義送別之情也

古詩後人妄改

古人詩句不知其用意用事妄改一字便不佳孟蜀牛嶠楊柳枝詞吳王宮裡色偏深一簇烟條萬縷金不忿錢唐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小小歌有云妾乘油壁車郎乘青駝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栢下午詩用此意詠柳而貶松唐入所謂尊題格也後人改松下作枝下語意索然矣

樂府句

余最愛樂府桂殿江烏對彫屏海燕重之句不知何

人作也

鑿鼓

周禮註引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為大鼙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三通為發响又引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閭柝聲不過閭鐃聲不過關漢書李廣傳引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悚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于夷貉威稜懾乎鄰國文選注引聖人不貴咫尺之玉而重寸陰之旬史記注引血于鞞鼓神戎器也說

文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又晨
夜納鈿車今文皆無知非全書也

巖郎

漢書游于巖郎魏鍾繇表廟郎郎當作廊而皆省作
郎者上廕下下承上也如鳳凰同書省下作皇鸚鵡
聯文省下作武若單書則不可也石鼓文旭日杲杲
但于旭下作二點借旭之日為下字也秦刻亦有此
例

小貞大貞

易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漢書谷永傳引此文注云
膏者所以潤入肌膚爵祿亦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
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賑百姓而又吝則
凶臣吝嗇則吉也顏師古云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
義競馳各守所見故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儒家往
往乖別既自成義即就而通之庶免守株朱文公亦
言顏監無近代專經之陋則此說亦不可廢但以語
人恐多夏蟲之疑耳魏了翁又說周禮大貞謂大卜
如遷國立君之事不訓正也其說又異並載以俟知

者

射聲

漢書王尊傳迹射士千人注迹射言能尋迹而射取之也又有射聲校尉言聞聲而能射之合二條觀見漢世武事選練之精如此

舞弄

列子鄧析頹其徒曰為若舞彼來者奚若注云世或謂相嘲調為舞弄漢書宣元六王傳我危得之注云危殆也我殆得為天子猶今之言險不得之也舞弄

險不俗語皆有本也

央溝

荀子入其央瀆注中瀆也今人家出水溝則如今稱出水竇曰央溝亦有本也太平御覽引莊子逸篇羊溝之雞稱羊溝不知何解俗作陽溝云對陰溝之稱但未見所出耳

苦菜

月令四月苦菜秀今人多不識其的為何物也考神農本草一名茶草一名游冬凌冬不死詩云誰謂荼

苦又葦茶如飴尔雅云荼苦菜是也又顏氏家訓引
易通卦驗玄圖云苦菜生于寒秋經冬歷春乃成一
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又按
唐王冰注素問引古月令四月吳葵華而無苦菜秀
一句本草吳葵龍葵析為二條其形與性所說不殊
孫真人千金方治手腫亦用吳葵唐本草注吳葵云
即關河間謂之苦菜者亦既曉了矣乃復分苦菜龍
葵為二條何耶俗作鴉兒菜又名野苦蕒

文中子

文中子一書格言至論甚多若其中拆洗論語之文
描畫孔門之像若吳楚僭王者名號兒童學長者拜
揖者皆其門人之罪也試舉一條如云陳叔達行令
郡縣而盜不止聞文中子門人心化之言退而靜居
三月而盜賊出境此段明是粧點使盜賊三月入境
舖資餼牽亦竭矣不出何待又以為功不亦迂耶

黃眉墨粧

後周靜帝令宮人黃眉墨粧至唐猶然觀唐人詩詞
如蓋黃無限當山額又額黃無限夕陽山又學畫鴉

黃半未成又鴉黃粉白車中出又寫月圖黃罷其証也然溫飛卿詩有豹尾車前趙飛燕柳風吹散蛾間黃之句王荊公詩亦云漢宮嬌額半塗黃事已起于漢特未見所出耳又幽恠錄神女智瓊額黃

裝潢

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潢紙也今製箋法猶有潢漿之說人多不解作平音讀又改為裝池自謂奇語其謬甚矣

吹角

今制吹角以為起于曹子達其說出于近世胡公儼集中然不知其所引何書也按杜氏通典文獻通考陳氏樂書引証極為博洽且精詳但引晉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角為司馬恬所彈又引陸機為大都督聞衆軍發角謂孫極曰我聞此殊不如華亭鶴鳴衛公兵法吹角十二聲為一疊並不及子達事三公博極群書者豈有遺耶角事果始自子達何諸書不言自胡公始發之耶恐出臆說未可據耳

郡朝

郡守廳事古亦稱朝後漢劉寵傳山谷鄙生未嘗識
郡朝是也吏民謁郡守亦曰朝任延臨龍丘萇殯不
朝三日是也

傳近

俗語附近古作傳近仲長統昌言宦豎傳近臥房之
內交錯婦人之間

丹鉛餘錄卷十一

丹鉛餘錄卷之十二

姓氏

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耶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之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為姓莫可分辯故云皆出自帝王也說此言攷古証今不刊之論予因是知尚書所稱百



姓與論語所言百姓可以類知矣堯典曰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蔡氏注云百姓者畿內之
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今之說也聖人之視
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內與四方哉百姓蓋祿而有土
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德而後協和萬國萬國諸侯
協和而後黎民於變時雍此其序也若以百姓為民
庶則黎民又是何物亦豈有民庶先于諸侯者哉舜
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此二句今
之句讀以如喪考妣為一句三年四海遏密八音為

一句非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為一句四海遏密八
音為一句乃協文義百姓有爵命者也為君斬衰三
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賈方役農畝之事豈能
皆服斬衰則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如
今大行遺詔非百姓四海不由上令而自為也至周
人尚文則人皆有姓所稱百姓則民庶也論語曰脩
己以安人又曰脩己以安百姓書曰百姓有過又曰
非敵百姓也是時則人皆有姓矣故指民庶亦曰百
姓耳

百姓昭明

堯典百姓昭明以百姓為有爵命者其說出孔安國尚書古注安國為漢人孔子之後其說必有所授蔡氏生千年之後何據而變之耶予每以古注語人俗儒愕然曰先儒成說不可改也予曰蔡沉為先儒孔安國非先儒耶又不悟予曰吾見二事可語以證昔有二生一在府學一在縣學相遇爭長甲謂乙曰我府爾縣我尊尔卑縣學生曰府有文宣二縣學亦有文宣王豈亦有異耶又有僧綱司觀音僧會司觀音

祈雨迎禱相遇于路僧綱司行者曰尔寺觀音當避吾之觀音為姑爾之觀音姪女也聞者笑倒如蔡氏之說畿內為百姓畿外為黎民是府縣學文宣王有尊卑僧綱僧會寺觀音有姑姪之分也達者亦豈不笑矣

饒雙峯解孟子

宋饒雙峰解孟子引書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逆八音云天子崩畿內百姓為之服喪三年諸侯薨國中百姓為之服喪三年此又不通古今之言也蓋

不考孔氏注百姓為百官又不知沈氏章句百姓如
喪考妣三年為一句四海遺密八音為一句也縱古
禮文有畿內百姓服喪三年之文亦是漢儒誤解尚
書而傳會之也若以理論天子天下之主豈有畿內
百姓服喪而非畿內者不服之理乎是天子之尊亦
何異于諸侯乎稽之今制國有大喪亦止有位者斬
衰而不及庶人蓋亦古禮之遺可証饒氏之妄

脰鳴注鳴

考工記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

股鳴者以胸鳴者鄭玄注脰鳴鼃鼃之屬注鳴精列
屬旁鳴蜩蟬屬翼鳴蟋蟀屬股鳴螽斯屬胸鳴榮原
屬許氏說文螭龜詹諸以脰鳴者虺以注鳴又曰榮
蜎蛇醫以注鳴者蟬以旁鳴者螭蟻以翼鳴者蝮蟻
以股鳴者蠶大龜以胸鳴者蠶一作蠶二家解不同
可以參考

月中嫦娥

月中嫦娥其說始于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
占月而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見

於呂氏春秋春秋左傳有常儀靡即常儀氏之後也
後訛為嫦娥以儀娥音同耳周禮注儀義二字古皆
音俄易小象以失其義叶凶如何也詩以樂且有儀
叶在彼中阿太玄以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史記徐
庶注音棧船作俄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則嫦娥為
常儀之誤無疑矣每以語人或猶未信予曰小說載
杭州有杜拾遺廟有村學究題為杜十姨遂作女像
以配劉伶人皆知笑之不知常儀之為嫦娥即拾遺
之為十姨也

合歡被

古詩文綵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者以長相思緣以結
不解著昌慮切鄭玄儀禮注著竟之以絮也緣以絹
切鄭玄禮記注緣飾邊也長相思謂以絲縷絡綿交
互網之使不斷長相思之義也結不解按說文結而
可解曰紐結不解曰締謂以針縷交鎖連結混合其
縫如古人結綢繆結同心製取結不解之義也既取
其義以著愛而結好又美其名曰相思曰不解云合
歡被宋趙德麟侯鯖錄有解會而觀之可見古人詠

物托意之工矣

藥欄

說文妄入宮掖曰闕徐鉉曰律所謂闕入也通作闕
漢成紀闕入上方掖門應劭曰無符傳妄入宮曰闕
西域傳闕出不禁又加草作蘭列子牢有蘭子張湛
注曰凡物不知生之主曰蘭嚴敬順曰史記無符傳
出入謂之蘭此蘭子亦謂以枝妄遊義與蘭同或又
加木作欄李正巳曰園庭中藥欄藥音義與籬同藥
即欄欄即藥非花藥之欄也杜十美詩樂興還來看

藥欄王維詩藥欄花徑衡門裡皆貪新麗而理不通
者也今或加手作欄官府文移曰巡欄曰花欄票是
也以今花欄比古語藥欄語意益明若以藥欄為芍
藥之欄則今之花欄乃花蓋之欄可乎

經略

說文略經略土地也左傳天子經略諸侯正封注聚
土為封曰略經謂巡行略謂邊界即聚土為封之略
孟子所謂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是也後世不知略之
為聚土陸詞黃公紹謂巡行為略失之遠矣巡行可

以解經字而不可以解略字經略之云猶云防邊也
猶云出塞也二字相聯為義若以略為巡行則謂邊
云防禦謂塞為征行可乎略也邊也塞也皆實字也
邊塞字易明人皆知之略字義少隱故解者不以為
實字而虛之轉解轉謬矣再考左傳中凡言略者皆
謂聚土為封也如云侵敗王略又曰與之武公之略
又曰吾將略地焉又曰略塞垣其義皆同尚書云嚳
夷既略謂立邊防以界嚳夷正天子經略之事也孔
穎達不識略字本義以為俗稱忽略簡略之略乃注

云用功少曰略何其俗而且謬陋而可笑哉孟子曰
此其大略也略字亦喻言謂得其邊而未盡其中也
亦猶莊子所謂道無封為是而有畛也郭象注云道
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妙得莊旨孟子之言略猶
莊之言封與畛也惜乎趙岐之注孟不能如郭象之
注莊也乃曰大略大要也漢武紀殺略謂入界殺人
龔遂傳劫略謂入界劫人今遂以略為殺為劫史云
智略輻湊蓋謂其智足以周知天下之略今遂以略
為才智之稱假借譬喻遠失初意何異瞽者聽車輪

之聲以為日哉

略地

史記張良傳略地謂取其地而立我封疆也唐蒙傳略通夜郎謂通夜郎之略也古文簡奧如此若春秋書城楚丘疆鄆田文法也揚子法言云東溝大河南岨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韓退之去邠搽云將土我疆其文法皆本于春秋不知古人用字之法則不得古人立言之意人可不識字哉或曰兵法有黃公三略何義也曰略與韜對韜弓衣也義取藏器略封

畛也義取固守決非簡略之略也若依集韻謬解因事生義謂略簡也少也行而取也才而智也則三略之名又將曰略書名矣用此以證略之為字愈益明趙克國傳圖上方略圖畫本也方鄉道也略邊界也注謂方略為計策亦謬王右軍帖王略始及舊都

歌謠

爾雅曰徒歌曰謠說文謠作各注云各以肉言今按徒歌謂不用絲竹相和也肉言歌者人聲也出自膾臆故曰肉言童子歌曰童各以其言出自其胸臆不

由人教也晉孟嘉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唐人謂徒歌曰肉聲即說文肉言之義也

易林

焦氏易林西京文辭也辭皆古韻與毛詩楚辭叶音相合或似詩或似樂府童謠觀者但以占卜書視之過矣如夾河為昏期至無舩搖心失望不見所歡如三驪負衡南取芝香秋蘭芬馥利我少姜如齧齧齧齧貧鬼相責無有歡怡二日九結如三夫共婁莫適為雌子無姓氏父不可知其辭古雅魏晉以後詩人

莫及又如憂思約帶即古詩去家日以遠衣帶日以緩也而以四字盡之如簪短帶長充為奧妙簪短即毛詩首如飛蓬也帶長即衣帶日以緩也兩詩意但以四字盡之解我胸春即毛詩憂心如擣也影略用之最為玄妙且其辭古之文人亦多用之六日睽睽韓文祖之曰萬目睽睽九鷹列陣王勃滕王閣序用之酒為歡伯白雲如帶穴蟻封戶天將大雨唐詩多用之他如雌鸞生鷗又文山鴻豹肥脂多脂鶻名鴻豹以鶻善食鴻為鴻之豹猶言魚鷹也亦僅見此可

補爾雅其云仞如旦饑即詩怒如調饑據韓詩作朝饑言朝饑難忍也此云旦饑蓋與韓詩合可證調饑為朝饑無疑也其云大樹之子百條共母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遊暑遊暑避暑也此即周詩甘棠事遊暑憇甘棠蓋古說如此今注謂召伯聽訟于甘棠之下成周之時制度文物備矣豈有以召伯之貴而坐于甘棠樹下如老人里長斷爭雞之訟者乎遊暑之說蓋近于人情物理也其曰舜登大禹石夷之野又可證禹生石紐村之事此皆有禪于經

史又不但為脩辭之助而已

謝臯羽詩

謝臯羽晞髮集詩皆精緻奇峭有唐人風未可例于宋視之也予尤愛其鴻門讌一篇天雲厲地汗流宇杯影龍蛇分漢楚楚人起舞本為楚中有楚人為漢舞鷓鴣淅光雌不語楚國孤臣泣俘虜君看楚舞如楚何楚舞未終聞楚歌此詩雖使李賀復生亦當心服李賀集中亦有鴻門讌一篇不及此遂甚可謂青出於藍矣元楊廉夫樂府力追李賀亦有此篇愈不

及臯羽矣其他如短歌行秦淮沒日如鷺白波搖
空溼弦月舟人倚棹雙聲發洞庭脫木如脫髮建業
水云太白八月魚腦減武昌城頭鼓統統海上曲云
水花生雲起如對神龍下宿藕絲孔明河篇云牽牛
夜入明河道淚滴相思作秋草嫠女城頭玩月華星
君冢上無啼鳥俠客吳歌云潮動西風吹牡荊離歌
入夜斗西傾飲飛廟下蛇含草青拭吳鉤入匣鳴效
孟郊體云牽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
濤在孤樹律詩如驛花殘楚水烽火到交州夜氣浮

秋井陰花冷碧田山鬼下茅屋野雞啼亭蘿戍近風
鳴柝江空雨送船隣通燈下索鄉夢戍邊回些關當
太白藥氣近樵青暗光珠母徙秋景石花消下方聞
夕磬南斗掛秋河雖未足望開元天寶之蕭牆而可
以據長慶寶曆之上座矣集中多臯羽手抄濕字多
作溼蓋从古字溼之省史子堅隸格載漢碑有此字
觀者弗識或改為沔非

冶渚同音

古冶字或借作野金陵有冶城揚子江有梅根野或

作冶字而音渚齊武帝詩昨經樊鄧仗阻潮梅根冶
探懷悵往事意滿辭不叙劉文房詩落日蕪湖色空
山梅冶烟孟浩然水溢梅根冶煙迷楊葉洲皆以冶
為野也

仲長統鄭泉

世謂清談放曠起于晉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
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裂風雅
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
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二子蓋

阮籍劉伶之先著鞭者也

傅說

武丁以夢相傳說事著於書矣而世猶疑之曰夢而
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其負求以象之
肖也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或外象而內否亦將寄
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
之夢鄧通卒為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曰非也武
丁嘗遊于荒野而後即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
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

徵之于夢焉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且又商之俗質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聖人所以成務之幾也劉禹錫之言曰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知餘難以神誣商俗以訛引天而啟蓋亦意料之言也莊子載太公之事云文王見一丈夫釣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管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

頽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顏淵問于仲尼曰文王其猶未耶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禹錫之言蓋本莊子彼以武丁文王之用說與望猶田單之用妾一男子為軍師類乎聖人之神道設教以幾成務而不使民知恐不如是也其所云夢賚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而非叔孫之踐妖漢文之啓倖矣鄭人夢鹿

而得真鹿心誠於得鹿也心誠於得鹿者非天理之公也而尚可以得况誠于求賢而有不得者乎司馬彪莊子音義謂傳說生無父母洪氏注楚辭謂說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為成人無少長之漸此兒童之言也固不必辨

爾雅

爾雅疏云爾近也雅正也謂其近於正也此妄說也雅可以訓正爾不可以訓近爾加是為邇則訓為近爾非近也按說文爾从攴為義从尔為聲麗尔也麗

爾之為言猶靡麗也猶織文之靡麗也雅之為言取義于鳥鳥有善德曰雅也古人以鳥乎為歎辭則雅為正音可知然則爾雅之云猶麗則之云也漢書云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以爾雅與深厚為對固知當解為麗則而非近正矣若如舊說為近正則但近于正而已猶未為正也尔雅一書皆六經之言何有不正而云近正乎

方遜志論書

方遜志云杜子美論書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

此自其天資所好而言耳非通論也大抵字之肥瘦各有宜未必瘦者皆好而肥者便非也譬之美入然東坡云妍媸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輕又曰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怪周昉肥此言非特為女色評持以論書畫可也子嘗與陸子淵論字子淵云字辭如美女清妙清妙不清則不妙予戲答曰豐艷豐艷不豐則不艷子淵首肯者再

鼎顛趾

易鼎卦初六鼎顛趾利出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趾

即足也在初則顛傾側而已未折也在四則折矣沈存中曰古鼎中有三足皆空所容物者所謂曷也煎和之法常欲清在下體在上則易熟而不偏爛及升鼎則濁滓皆歸足中鼎卦初爻鼎顛趾利出否謂濁否下須先瀉而虛之九二陽爻始為鼎有實今京師大庖釣懸而煮不使著釜底亦古人遺意也今按沈之說得象意可補易注之缺就是義言則初六洗鼎也九四升鼎也洗鼎而顛趾則利升鼎而折足則凶晉石崇以飴浴金賈勰齊民要術有塗甕法皆古庖

人之遺意

憎而知其善

春秋無絕秦楚而大學引秦誓楚書孟子羞稱五伯而引墨子之言述百里奚之功此皆聖賢憎而知其善也

豉字義

說文解豉字云配鹽幽菽也三蒼解龍字云龍其果青色也蓋豉本豆也以鹽配之幽閉于甕蓋中所成故曰幽菽其果蜜前果也以銅青浸之加蜜而實于

缶中故曰冥果幽菽冥果取名於幽冥見其與生菽生果異也解詁之妙有如此誰謂文章不在撰字乎

孟字音

孟字集韻作莫音切予每疑之嘗考之四方之音無南北皆呼孟與夢同聲如依韻切則當呼命呼孟子爲命子指孟津爲命津可乎但未有古韻語可爲証以改訂之一日觀說文云東方之孟陽氣萌動乃躍然曰孟與動叶乃是古中原之音可証沈約缺舌之謬矣凡字有當從古音者十之九有當從今音者十

之一如此孟字其一也他如朋當與蓬同音而不當作蒲登切薨當音哄如當音紅不當音卜他當在麻韻而不當在歌韻蓋以今之方言無南北四方皆如今呼者多而如前呼者少也今有迂士呼他必以拖音至于臨下語來不省其語為何等語反自詫曰予所呼古音也予笑曰毛詩楚辭韻補古音五千有餘君皆不省而獨一他字為古音以對俗人僕隸何異施粉黛于足脰綴鬘于眉目哉字文正先生嘗云古字不可不知其音義但不可著意用之于文字中

古音亦然然則詩文用古字上口韻者必自然諧協若出于已可也

夷羊蜚鴻

史記周紀武王曰維天不享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夷羊在牧蜚鴻滿野徐廣曰夷羊怪物也蜚鴻蟻蠃也張守節曰夷羊一本作康康喻小人在朝也蜚鴻喻君子放棄鄭玄曰蜚鴻鴻鷹也知避陰陽寒暑喻民去無道就有道慎按三說皆如眯目而道黑白者詳此文據實事言非喻也紂有鹿臺以養康故曰

麋鹿在牧蜚鴻馬名若白蟻紫燕之類蓋良馬也養麋鹿而棄良馬故曰麋鹿在牧蜚鴻滿野言其養無用而害有用也

擘窠書

墨池編論字體有擘窠書今書家不解其義按顏真卿集有云點畫稍細恐不堪久臣今謹據石擘窠大書王惲玉堂嘉話云東波洗玉池銘擘窠大字極佳又云韓魏公書杜少陵畫鷗詩擘窠大字此法宋人多用之惡札之祖也

度索尋橦

西域傳有度索尋橦之國後漢書跋涉懸度法溪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唐獨孤及招北客辭荅復引一索其名為笨人懸半空度彼絕壑予按今蜀松茂之地皆有此橋其河水險惡既不可舟楫乃施植兩柱于兩岸以繩絙其中繩上有一木筒所謂橦也欲度者則以繩縛人于橦上人自以手緣索而進行達彼岍復有人解之所謂尋橦也非目見其制不知其解獨孤及之文以十七字形容之西域傳只四字盡

之可謂工妙矣

靡草死

月令靡草死注薺芘之屬按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獲大麥注昔終也三葉薺芘也葶薺也薺莫也見三葉之死則大麥可獲之候也月令本出自呂氏春秋即以其書解之為宜

古文倒語

古文語多倒漢書中行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若今人則云為漢患者必我也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若

今人則云言伐莒者子邪

科雉

晏子春秋殺科雉者不出三月呂氏春秋亦載此事科雉作隨兕按科雉謂雉方乳也隨兕亦謂兕初生隨牝母者注乃謂二兕相隨何其諫耶

溺者必笑

左傳溺人必笑呂氏春秋曰溺者必笑雖笑不樂蓋古有此

孔融駭語

曹操伐烏桓孔融與操書云爾慎氏不貢稽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按也即蘇子瞻艾子所謂科斗時事也

天天

詩天天是詠後漢張衡傳引之云利害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穀天天亦加以速速對天天為義良為有理今本作天天安知非字之誤耶

丹書

大戴禮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曰黃帝顓頊

之道存乎意亦不可得而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注不解丹書為何物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斐豹隸也著于丹書注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近世魏律緣坐沒配為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為籍其卷以鉛為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據此則丹書古人之法律書名也蓋戒人之怠與欲而勉以敬義失敬義則入怠欲而隸於刑矣然以法律之書而陳敬義之訓先王以道治天下而不恃乎法其亦異乎鄭

書晉鼎乎

程鄭問降堦

左傳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堦何由子羽不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孔穎達曰趙文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偷程鄭小人也將死其言善皆為失常

弓足

墨莊漫錄載婦人弓足始于五代李後主非也予觀六朝樂府有雙行纏其辭云新羅綉行纏足趺如春

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唐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裏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影纓長夏鳳皇釵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鞋花間集詞云慢移弓底綉羅鞋則此飾不始于五代也或謂起于妲己乃瞽史以欺閭巷者士夫或信以為真亦可笑哉

周之世代

史記世本國語載后稷至文王凡十五世愚按后稷

始封至文王即位凡一千九十餘年而止十五世可
疑也或曰上古人多壽考然而父子相繼三十年為
一世常理也以十五世而衍為一千九十餘年即使
人皆百歲亦必六十而娶八十始生子而後可叶其
數豈有此理耶稷與契同封契至成湯四百二十餘
年凡十有四世而稷至文王年倍而世半之何稷之
子皆長年而契之子孫皆短世乎此又可證也夫以
周家帝王之世國史載之猶難明若此近世家譜可
盡信乎

周公用天子禮樂

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勲勞于天下命魯公
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閟宮傳遂緣此以
解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本儒程子曰周公之功
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之
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百非也其論正矣其事
則未之詳考也魯用天子禮樂樂魯之末世失禮也非
始於成王伯禽明堂位之作固未陋儒之失辭也不
可以誣成王伯禽自漢儒傳曾之太過宋儒考究之

不精使成王伯禽受誣於千載之下寃矣哉昔成王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為言猷訓之大無大于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按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于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則惠公又何復請之有其曰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蓋亦未之許也平王猶不之許而謂成王賜之乎且襄王之世衰亦極矣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隧而謂成王不如襄王乎且伯禽之賢雖不及周公然賢于桓是公遠矣豈肯受之

哉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王又何加焉此蓋不能自掩其偽矣然則魯之僭禮何始也曰著在春秋與魚頌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雩之僭始于桓也閔二年書曰禘于莊公禘之僭始于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僭始于僖也魯頌閔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于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於

成王之賜益明矣故論語載孔子之言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禮記載孔子之言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當時魯之僭禮不惟聖人非之天下有識者蓋亦非之魯之君臣恐天下議已乃借名于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魯之陋儒諂佞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無忌憚也孰甚焉曾頌曰白牡騂剛白牡周公之牲也周公既用天子禮樂胡為而白其牲乎白者殷之色也宋之郊用之且也魯人用之不宜也既不宜矣用之何義噫我知之矣魯之君臣見宋之郊必私相謂曰宋無功於周而且郊可以魯而不郊乎于是效宋之郊亦白其牲使後世有王者起以僭分討魯則以宋為辭若其果受成王之賜則遂用周之赤色矣元儒許白雲亦嘗考魯郊廟之事不出成王之賜然以程朱嘗引言之終不敢議是敢於非周公孔子而不敢于非宋儒也學者膏肓之病也哉

黨籍碑

宋元祐黨籍碑成于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啓之

也安石嘗作曹社詩以寓意謂神姦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禹馬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丘之社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為宋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婚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績而以司馬諸公為魑魅呂惠卿載諸謝章曰九金聚粹畫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驚赤縣丘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慎按安石之惡流禍後世有如此宋之南遷安石為罪之魁求之前古

姦臣未有其比雖後漢晚唐黨禍不若是其烈然彼乃宦者閹奴身為惡而顯遭戮國史明著為奸臣矣安石以文濟姦黨惡又衆至于後世是非猶於朱晦菴作宋名臣言行錄以王安石為名臣與司馬光並列夫司馬光與安石所爭者新法也新法之行是則諫沮新法者非安石為名臣則司馬光不得為名臣矣今著名臣錄自擬于春秋而光與安石並列則是石磻與州吁皆為忠臣崔杼與晏嬰皆為義士而孔子可與少正卯同列孟子可與儀秦齊班乎其微意

不可知豈暗用紹聖調停之法于史冊之間乎朱子平生功業不可見而去取如此可疑也且司馬作通鑑書諸葛亮入寇公作綱目正之當矣然通鑑所書因乎陳壽名臣錄公之進安石則未有因也公之特筆而天下後世雖兒童走卒未有一人之見同焉者也或曰公之取安石憎而知其善也為其護細行有經學與文章也噫是又不通之甚矣憎而知其善者小惡而可改者也若夫引群邪害衆正誤人主亡社稷此元惡大愆雖有小善不足言矣王夷甫褚彥回

未嘗不護細行孔光張禹未嘗無經學李斯曹拯豈不能文章史固未嘗假借之也予又見他書載金兵入汴見鑄鼎之象而嘆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擊碎之夷狄猶知惡安石而大儒朱子反尊崇之何故安得起公九原而一問之邪

玉導

南齊高祖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上曰留此正是興長弊源即命擊碎之玉導未知何物又按晉書馮遷追及桓玄玄按頭上玉導與之曰汝何敢殺天子以

此例之則玉導者玉簪或冠篋之類耳導擇也義取
擇髮然自唐以後不聞其名

泮宮

辟雍泮宮非學名予于魯頌引戴埴之說而申之既
詳矣近又思之說文辟雍作辟雍解云辟墻也雍天
子享宴辟廱也魯詩解云騶虞文王囿名也辟雍文
王宮名也以說文魯詩之解觀之則與詩鎬京辟雍
於樂辟雍之義皆合矣辟雍為天子學名泮宮為諸
侯學名自王制始有此說王制者漢文帝時曲儒之

筆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
三代共之使天子之學曰辟雍為周之制則孟子固
言之矣既曰辟雍而頌云于彼西雍考古圖又有胥
雍則辟雍也西雍也胥雍也皆為宮名無疑也魯頌
既曰泮宮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則泮宮者泮水傍之
宮泮林者泮水傍之林無疑也魯有泮水故因水名
以名宮即使魯之學在水傍而名泮宮如王制之說
當時天下百十二國之學豈皆在泮水之傍乎而皆
名泮宮耶予又觀宋胡致堂云靈臺詩所謂於樂辟

雍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鐘簋簠莫不均調於此
所論之事惟鼓鐘而已於此所樂之德惟睦雍而已
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雍蓋亦若此
而已且靈臺之詩叙臺也苑囿與民同樂故以矇瞍
奏公終之胡為勅入學校之可樂與鐘鼓並韻而成
文哉文王有聲止于繼伐功作豐邑築城以建垣翰
以成京師亦無緣遽及學校之役上章曰皇王維辟
下章曰鎬京辟雍則知辟之為君無疑也泮水詩言
魯侯矣止且曰于邁固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
旨主于服淮夷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于泮宮為
知泮宮之為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為一
篇之證則未矣王制起于漢文時其失已久後世既
立太學又建辟雍若有兩太學者尤可笑也按致堂
之言與予見合而說文魯詩解戴埴之論皆可迎刃
特俗見膠滯已久可與知者道耳

五代史與通鑑不同

司馬溫公通鑑載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即位溫恭
好書禮士問倉吏今若積幾何曰十年王曰軍食足

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歐陽永叔五代史乃云錢氏自武穆王鏐常重歛以事奢侈下至魚雞卵殼必家至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簿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為笞數笞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百餘人不堪其苦歐陽史司馬鑑所載不同可疑也胡致堂曰司馬氏記弘佐復稅之事五代史不載歐陽脩記錢氏重歛之虛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証矣予按宋代別記載歐陽永叔為推官時昵一妓為錢惟演所持永

五代史

叔恨之後作五代史乃誣其祖以重歛民怨之事若然則挾私怨于褒貶之間何異于魏收輩耶

歐陽氏五代史譽之太過其實至云勝于史記此宋人自尊其本朝人物之言要其實未也史記自左氏而下未有其比其所為獨冠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筆力亦由其書會粹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代司馬相如東方朔輩諸名人文章以為楨幹也五代史所載有是文章乎况其筆力亦萎靡不振不足為

司馬遷家奴而云勝之非欺天罔人而何

孔明寫申韓

宋儒論孔明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術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耶唐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為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略智謀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為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責輕重慎權衡申子數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古文苑

載先主臨終

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

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郤正太子情尚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耳然則孝裕之見蓋與孔明合而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二變聲

樂律五音之外有二變聲曰變宮變徵史又謂之閏宮閏徵閏即變也然宮徵有變而商角羽無變者何

也蓋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此所以無變也
君揔萬務不可執以一方事通萬變不可滯於一隅
此所以有變也

丹鉛餘錄卷十二

丹鉛餘錄卷之十三

鬢河

賈誼新書大禹鬢河而導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執

纁函以為氏先剔河而導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說苑

禹釀五湖而定東海鬢本髮名義取環曲剔本梳剔

義取疏通釀本漉酒義取澄清古人用字如此亦甚

工矣 函即插字

溫泉

東坡詩紀所經溫泉天下七處以驪山為最予在南



中所見又不止七處也寧州白山崖德勝關浪穹宜良
鄧川三泊凡數十處而安寧為最凡溫湯所在下必
有硫黃其水猶有其味獨安寧清徹見庖坵自浮去
不積且無硫氣不知何理也舊有人見其竅出丹砂
數粒乃知其下有丹砂傳聞徽州黃山溫泉亦類此
後周王褒溫湯銘云白礬上徹丹砂下沉華清駐老
飛流瑩心乃知溫泉所在必白礬丹砂硫黃三物為
之根乃蒸為暖流耳

國照圖

周禮量人書天下之涂數而箴之注謂支湊之遠近
支者支分湊者輻湊道途之分合也書而箴之如唐
人國照圖皇華四達圖國朝之寰宇通衢也

司馬彪傳

晉司馬彪傳云春秋不脩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
師摯脩之此以亂為錯亂之亂其說亦異

謚始

蘇老泉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謚
自東漢漢隱者始宦官有謚自東漢之孫程始蠻夷

有謚自東漢之沙車始然黔婁之謚即匹夫之謚也不始于東漢矣

乘石

今之上馬臺上之乘石也周禮隸僕下士二人王行洗乘石鄭司農注云王登上車之石也詩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乘車之得履石惟王為然王行洗乘石致其潔也淮南子云周公履乘石尸子周公踐東宮履乘石唐王起洗乘石賦承玉趾以增麗拂裘衣而更妍洗列周經履公詩雅

殷輅

論語乘殷之輅其後秦始皇閱三代之車獨取殷制按南史齊志殷有瑞車因乘鈎而制車因桑根而為色古所謂器車也一曰桑根車一曰金根車

先路次路

楚辭來吾道夫先路先路車名郊特牲先路三就左傳鄭賜子展先路子產次路

鼓舞木熙

淮南子云鼓舞者繞身若環魯橈摩地扶旋猗那動

容轉曲便媚擬神身若秋葯被風髮若結旌馳駐騁
若鷺木熙者舉梧擗撻勾柱授豐條舞扶踈龍從鳥
集搏援攫肆茂蒙踊躍觀者莫不爲之損心酸足彼
乃始徐行微笑披衣修擢夫鼓舞者非柔縱木熙者
非眇勁淹漬漸摩使之然也此文寫得入神文選舞
賦遠不及也鼓舞今之盤鼓者木熙令之上高竿者
如此下字後之文人亦罕及

神農天府

戰國策蘇秦稱天府之國府府庫也謂富既也又淮

甫子注神農明堂曰天府天府字本此謂可以建都
之地也

產城

左傳注引司馬法曰產城者攻其所產產城諸侯之
僭侈也取名于產若生子而漸長大之義

茗芋

酩酊醉貌晉山簡傳及世說皆作茗芋蓋假借字也
又簡文帝曰劉尹茗竹有實理茗竹亦茗芋也今本
一作茗柯於義不貫

五花馬

唐詩朝騎五花馬又五花馬千金裘杜詩蕭蕭千里馬箇箇五花文隋丹元字步天歌五箇花文王良星馬鬣剪爲五花或三花皆象天文王良星義也白樂天詩馬鬣剪三花唐六典云外牧歲進良馬印以三花飛鳳之字

伯固

尚書伯固說文固作𠄎唐杜佑奏省官疏云伯景爲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

景也固與景古同音字亦相借耳

畊耕

今字書以畊爲耕非也畊上聲唐六典論府兵之制云居無事時畊於耕以此證之可見畊耕音義有別畊調有時數閱有法說御有律團伍有籍兵雖有籍而府實空將雖有名而權實去此府兵之善也諺曰將軍大穡騎衛佐小郎官此穡騎之弊也

驥贊

唐太宗曰鶻十驥贊殊毛共極狀花蓋之交材異色

同羣似雲霞之間彩亦奇俊語也

馬詩馬贊

馬之爲物最神駿故古之詩人畫工皆借之以寄其精工若杜工部蘇東坡諸詩極其形容殆無餘巧余又愛杜公作九馬贊云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羣英何其雄偉也李燾長編載元祐西域貢馬云龍顛而鳳膺虎脊而豹章振鬣長鳴萬馬皆瘖句亦奇矣

馬象

乾坤震坎則具其象也隨晉渙則擬之辭此馬之見于易也遠則作牧于羨夷近則納結于甸服此馬政已見于書矣駉牝衛風才臧魯頌詩則詳哉其言之也春秋謹嚴而書新延廐作丘甲若周官之法養之以阜乘廐校視之以圉牧廐巫設祖牧社步之祭以謹其本時出入游靡之節以宣其性分庠棧牝牡之別以一其種嚴攻講刻剔之策以就其才又爲之禁原驅蠶網惡去害後世馬政有能出其右乎

金谷友人

晉金谷二十四友有劉琨唐八關十六子有劉栖楚
其中行獨復者乎

羊苴咩

唐地里志安南通天竺道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
郡三百里又西渡怒江至諸葛亮城二百里羊苴咩
今在大理怒江今在騰越怒江江波洶涌如怒也或
作露江非

養以之福

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

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
取禍注謂威儀以致福也福本自有故曰之禍自外
來故曰取舊本作養以之福為是養訓作往也致也
今本作養以之福誤矣

回颿槳

語林云王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
俄而一槳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應侍側
曰不然此是回颿槳使視之云船人入夾口應知鼓
又善於敦也予舊有江行詩云回颿移鼓摻策杖送

聖旨蓋用此事下句用莊子漁父事

白沙詩

白沙之詩五言沖淡有陶靖節遺意然賞識者少徒見其七言近體效簡齊康節之渣滓至於筋斗樣子打乖箇裏如禪家呵佛罵祖之語殆是倚燈錄偈子非詩也若其古詩之美何可掩哉然謬解者篇篇皆附于心學性理則是痴人說夢矣

定山詩

莊定山早有詩名詩集列于生前淺學者托與效其

太極圖兒大先生帽子高以爲奇絕又有絕可笑者如贈我一壺陶靖節還他兩首邵老夫本不是佳語有滑稽者改作外官答京宦苞苴詩云贈我一端低北鎮還他一尺好南京聞者捧腹然定山晚年詩入細有可並唐人者古詩如題竹及養菴兩篇七言如題玉川畫五言律如野暝微孤樹江清著數鷗與君真自厚不是兩相留七言律如遊琅琊寺偶上蓬萊第一峯道人今夜宿芙蓉塵埋下界三千丈月在西巖七十峯羅漢寺云溪聲夢醒偏隨枕山色樓高不

礙墻又如狂搔短髮孤鴻外病卧高樓細雨中病眼
如殘書漢楚燈前墨草閣江山霧裡詩舟中云千家
小聚村村暝萬里河流岸岫同又秋燈小榻留孤艇
踈雨寒城打二更又北海風回帆腹飽長河霜冷岸
痕高和沈仲律原字韵云心無牛口干秦穆跡繼龍
頭愧邴原又云藜羹莫道無萊婦蘭畹應誰負屈原
寄劉東山云塵外有人占紫氣鏡中疑我尚朱顏次
東嶠韵云電懸雙眼疑秋水髻擁三花御野風又豈
無湖水甘神漢更有溪毛當紫芝書東山草堂扁云

封題雲卧東山扁歌詠司空表聖詩天闕星辰遺舊
履橘洲歲月有殘碁石橫流潦潜蚪角梅迸垂羅屈
鍊枝自笑野人閑袖手雲烟濃淡忽交馳次首云沙
苑草非騏驥秣蕭湘竹是鳳凰枝紫虛有約千回醉
笑指僧趺亦坐馳又招隱誰甘同叔實著書不獨爲
窮愁木昌道中云行客自知無歲暮賓鴻不記有家
歸寄鄧五羊云後時自許甘丘壑前席將無問鬼神
浮世虛名非得已出山小草却悲人別時笑語風吹
斷會處迷離夢寫真四十餘年一回首軋旋坤轉有

冬春此數首若隱其姓名以示人觀者決不謂定山作也

刻石難精

字書于碑碣比之簡牘已難得刻手精尤爲難古刻之存于今者岫嶼山禹碑是夏時刻工所成石鼓爲周刻夏承碑雅州高孝廉碑何君修閣道碑新都縣王稚子石闕皆漢刻然皆篆籀八分筆書齊勻無絲牽折搭不見其難且工晉王獻之保母帖自書上懸晉工刻之矣潛溪評以爲勝蘭其蓋刻工之妍也唐

顏魯公書碑令家僮刻之恐俗工失其筆意至李北海手自刻之者數碑碑中書黃仙鶴刻或云伏靈芝刻或云元省已刻皆公自刻而詭撰此名也元趙子昂書得茅紹之刻手精毫髮不失紹之在江南以此技致富晚有會稽李璋者出自云勝紹之紹之試令刻之於字下一磔一運而就紹之乃服絕藝信亦自有人哉

地志

地志諸家予獨愛常璩華陽國志次之則盛弘之荆

州記荊州記載鹿門事云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尔休暢記沮水幽勝云稠木俯生凌空交合危巉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猿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苦不自周玩情不給賞若此二段讀之使人神遊八極信奇筆也記三峽水急云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凡一千二百餘里雖飛雲迅鳥不能過也李太白詩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杜子美云朝發白帝暮江陵皆用盛弘之語也然二公詩語亦自有優劣試與詩流辨之

石墨

文選東京賦黑丹石緇注引孝經援神契曰德至于山陵則出黑丹魏都賦墨井鹽池玄液素滋注鄴西高陵西伯陽城西有墨井今在彰德府南郭村井產石墨可以書陸士龍與兄書云三臺上有曹公石墨數十斤云燒此復消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兄頗見之否今送二螺即此物也又宜陽縣有石墨山沂陽縣有石墨洞潁州興國縣上洛山皆產石墨廣東始興

縣小溪中亦產石墨婦女取以畫眉名画眉石按古者漆書之後皆用石墨以書大戴禮所謂石墨相著則墨是也漢以後松烟桐煤既盛故石墨遂湮廢并其名人亦罕知之水經注商州黃水北有墨山山石悉黑績彩奮發黝焉若墨

卅鉛錄卷十三

丹鉛餘錄卷之十四

吊古戰場文

漢賈捐之罷珠厓疏云父戰死於前子閉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蒐乎萬里之外後漢南匈奴傳全用其語唐李華吊古戰場文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亦有言將信將疑娟娟心目夢寐見之晚唐陳陶隴西行曰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正與賈捐之奏李華文意同而入于

貳拾捌字聲詩之間尤為精婉矣又閔山月樂府云
昔年嫖姚護羗月今照票鷄雙鬢雪青塚曾無尺寸
功錦書多寄窮荒骨又此詩之餘意

陳夢祥鳶魚辯

陳白沙詩曰君若問鳶魚鳶魚體本虛我拈言之意
六籍也無書香山益菴陳夢祥辯之曰道具體用體
則天命之性用則率性之道也性道皆實理所為故
曰誠者物之終始體何嘗虛耶六經所以載道一字
一義皆聖賢窮理之所寓實心之所發以之發言則

言必有物以之措行則行必有恒故曰君子學以致
其道書何嘗無焉以實為虛幻也以有為無妄也其
曰言外意即佛老幻妄之意非聖人之蘊也嗚呼陳
公此言鑿鑿乎聖賢之真虛可不待曲說傍喻而切於
日用是真知道明理之學也近日講理學者多誇言
之惟軫菴羅公與之相合而亦未相聞也陳公仕為雲
南副使有才幹尚氣節裁抑鎮守太監錢能為其中
傷土官滇人至今思之其山山處之正學問之純如此
而人罕知憑虛者易高而撥實者反下翼飛者騰譽

而特立者蔑聞是可慨也

卵色天

唐詩殘霞颯水魚鱗浪薄日烘雲卵色天東坡詩笑把鷓鴣一樽酒相逢卵色立湖天葛魯卿詞春風野外卵色天如水正用其語花間詞一方卵色楚南天註以卵爲柳非也注東坡詩者亦改卵色爲柳色王昶齡亦不及此邪

史庚字通

史記庚死獄中注不明庚義按說文東練粹世爲史

史庚古字通也

夫子與點論

四子侍坐而夫子啓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試言其用於世者何如也三子皆言爲國之事答問之正也子路乃率爾以對先陷於不辭讓而對之非禮矣夫子哂之蓋哂其不遜非哂爲國也會稽是時手方鼓琴而心口相與曰夫子其不悅于爲國乎又見赤與求之答夫子無言竊意夫子必不以仕爲悅矣故一承點爾何如之問從容舍瑟而試問曰異乎三子

者之撰蓋逆探夫子之意也夫子云亦各言其志而點乃為浴沂詠歸之說蓋迎合之言非答問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為心而時不我與方與二三子私相講明於寂寞之濱而忽聞曾皙浴沂之言若有獨契其浮海居夷之志曲肱飲水之樂故不覺喟然而嘆蓋其意之所感者深矣所與雖點而所以嘆者豈惟與點哉至于三子出而曾皙後蓋亦自知答問之非正而蒙夫子之獨與故歷問之而夫子歷道三子之美夫子豈以忘世自樂為賢獨與點而不與二三

子哉後世談虛好高之習勝不原夫子喟嘆之本旨不詳本章所載之始末單據與點數語而張皇之遺落世事指為道妙但欲推之過高而不知陷于談禪其失豈小哉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華言志自是實事此正論也又曰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又曰上下與天地同流且天地同流惟堯舜可以當之曾點何如而與天地同流有堯舜氣象乎且聖人之志老安少懷安老必有養老之政懷少必有慈幼之政非隱居放言亦為政之事也點之

志與聖人豈若是班乎此言或出於謝上蔡之所錄
非程子之言亦不可知縱真程子之言吾亦闢之矣
程子之賢不及孟子孟子曰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
之所謂狂也點也人品之高下孟子已有定論且與
琴張牧皮爲伍琴張牧皮又可與子路冉有若是班
也嗟乎今之學者循聲吠影徒知聖人之所與而不
知聖人之所裁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
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子自陳歸魯欲裁正之者正爲
皙輩惜乎不知所以裁點之事而徒傳與點之語使

實學未明于千載而虛談大誤于後人也朱子晚年
有門人問與點之意朱子曰某平生不喜人說此話
論語自學而至堯曰皆是工夫又易箒之前悔不改
浴沂註一章留爲後學病根此可謂正論矣呂與叔
程子之門人而上蔡之女也其詩曰可憐曾點惟鳴
瑟獨坐春風詠不休又曰終日孔門無一事只輸顏
氏得心齋又因程子吟風弄日之言而演之心齋之
說莊子之寓言此詩不惟厚誣曾點又嫁非于顏子
矣其去竹林七賢南朝八達幾希矣審如是何不徑

學莊列而學孔孟孔孟固如是乎夫子歷聘卒老於
行荷簣晨門長沮桀溺植杖楚狂之徒非笑譏諷而
夫子之轍不回而佛肸公山之徒召亦欲往豈以不
仕為高者耶充點也之志而不知聖人之裁則與桀
溺之忘世莊列之虛無晉人之清談宋人之禪學皆
聲應氣求響合影附不至於猖狂自恣放浪無檢不
止也鼓之舞之流於異端而不覺者豈非充愛氣象
一言為之厲階哉

五石六鷗

穀梁傳春秋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鷗退飛過宋
都云石無知之物故日之鷗微有知之物故月之此
言之誣本不待辨宋萬孝恭辨之云梁山沙麓亦無
知之物胡為而不日麋與蚺亦微有知之物胡為而
不月此殆可作一笑穀梁乃痴人作夢孝恭又痴人
解夢也

施舍

施舍字左傳國語皆有之然其解不同左襄九年晉
侯謀息民魏絳請施舍注施息惠舍勞侵宣十二年

士會稱楚旅有施舍注旅客來者施之以惠不勞役
國語單襄公篇注云施舍所以施舍賓客負任之慶
又布憲施舍于百姓注施惠舍罪又聖人之施舍注
施予也舍不予也又施舍今寡注施施德也舍舍禁
也又明施舍以道之忠恕注施已所厚原心舍過謂
之忠恕合數注觀之予不予之說恐未當左傳注施
施息惠舍舍逋責也

丹鉛餘錄卷十四

丹鉛餘錄卷之十五

成都楊慎著

門人丘文舉集

焚書起于韓非

秦焚書坑儒起於李斯乎斯之先固有為此說於秦者矣韓非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講談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又曰羣臣為學門子好辯可亡也又曰舍法律而言先王者上任之以國

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此與斯所言是古非
今若合符節作俑者乃韓非匪斯也凡為異說者一
則駭再則習始則疑終則行矣宋儒有過求者乃謂
斯之學出於荀卿焚坑之禍卿有以啓之卿嘗入秦
見應侯譏秦之無士矣舍非而罪卿所謂洗垢而索
瘢者邪

羿射日落九鳥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鳥鳥最難射一日落九鳥言射
之捷也而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為射九日矣流俗

謬說而傳怪文士循名而騁奇異哉

衛綰

漢丞相衛綰奏郡國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張
之言亂國政請皆罷武帝可之綰之相業他無聞焉
而此一節加於蕭曹一等矣史稱文武帝之美曰罷
黜百家綰之功可少哉

如日夜出

漢書武帝紀建元二年有如日夜出諸家無註予解
之曰曷言乎如日光如日也曷不言日夜出日不夜

出夜出非日也有不宜有也曷為書紀異也晉書書
有日夜出高三丈遂日之矣班氏書法春秋復起亦
不能易矣班之敘傳自目為春秋考紀有意於續獲
麟乎讀者受傳志之宏博而忘考紀之簡嚴何哉

趙李

阮籍詠懷詩四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為
趙飛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
其誰何也不以許詩意咸陽趙李謂游俠近倖之儔漢
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貴寵成帝常與微行者

籍用趙李字正出此若如顏延年說趙飛燕李夫人
豈可言經過如劉會孟言當時實有此人唐王維詩
亦有日夜經過趙李家豈唐時亦實有此人乎乃知
讀書不詳考深思雖如延年之博學會孟之精鑿亦
不免失之况下此者耶

玉樹

左思三都賦序譏楊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葱誤
矣楊雄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為之以娛神非
謂自然生之猶下句言馬犀金人也

選詩補注

劉履作選詩補注效朱子註三百篇其意良勤矣然曲說強解殊非作者之意如郭璞遊仙詩傳會於君臣治道此何理耶且所見寡陋如儲光羲詩格澤為君駕格澤星名大人賦建格澤之長竿是也履乃云獅子名曰白澤白與格相近白澤即格澤也此何異村學究之欺小童耶甘氏星經彼未點目諸史天文志亦當觸手臆脫若此何以註為又以唐宋詩續選唐詩選未盡善宋詩尤駁如王安石雲山詩子今此

去來無時予有不可誰予規此乃宋之極下者而履乃取之且云宋諸家未有過之者此何異背瞳眯目人語乎

殺音廈

白樂天半開花詩西日憑輕照東風莫殺吹自註殺去聲音廈俗語太甚曰殺容齋隨筆序殺有好處元人傳奇或風流或殺思今京師語猶然大曰殺大高曰殺高此假借字俗書作傻平水韻傻俏不仁一曰不慧也

三句換韻

老子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之皆用韻三句一易李斯泰山刻文其祖此乎

澹淡

漢志川塞谿狀水澹地長澹音潭水溢也文選澹淡浮澹音潭淡音琰澹臺滅明亦音潭管子淮南子注皆音潭今誦文選者澹淡作一音雖覽謬呼久矣

漢待宗室

漢之待宗室其嚴乎河間獻王子禮以恐獨取鷄失侯罪亦微矣獻王漢之賢維城也三子一以取鷄失侯二以酌金失侯曷不以其父之賢而原之乎意者景帝先有意立獻王而武帝憾之乃發於其子云

公冶鳥語

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不見于書惟唐沈佺期燕詩云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白樂天烏鶴贈荅詩序云余非冶長不能通其意似實有其事或在亡逸書

中如衝波傳魯定公記之類今無所於考耳

盜竽

老子服文采帶利劔厭飲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竽韓非解云竽也者五聲之長也竽唱則衆樂皆和六姦唱則小盜和故曰盜竽今本誤作盜夸與竽字相近而誤也

夜漏

夜漏五五相遞為二十五唐李郢詩二十五聲秋點長韓退之詩鷄三號更五點是也至宋世國祚長短

識有寒在五更頭之忌宮掖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後二點又并初更去其二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點非古也至今不改焉

玉字

古篆三畫均為玉二畫近上為王王加二曲于旁為玉音栗治玉之工周禮玉人是也呂氏春秋有公玉姓漢公玉帶其後也自篆改為隸後人皆不識玉字矣

徘徊

徘徊二字始于漢人高后紀徘徊往來思玄賦馬倚
輶而徘徊息夫躬辭鸞徘徊兮注徘徊不得其所也
茂陵書屋皆徘徊重屬行之移晷不能徧是也徐鉉
注說文乃云徘徊寬衣之貌字當作裴回誤矣宋賞
花釣魚和詩徘徊無別押者優人有徘徊太多之謔
余思漢書相如傳有安翔徐徊昭帝廟號從徊揚雄
賦有徊徊徨徨唐松陵詩有遲徊庾信文有來徊當
時諸公未之精思耳何遽謂無耶

算法

古算法與今不同算器亦不同算法之異見孫子算
經猶可考見算器則不可見矣漢書律歷志云算法
用竹徑十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
握所以為算法之用也三禮圖有六觚算法形如六
角米箕又有方圓算法形圓中方方為四窠餘圓為
四廐沈存中謂算法用赤籌黑籌以別正副之數詳
此亦見其槩矣

東第西第

漢世有東第所謂爵為通侯列居東第是也有西第

馬融作大將軍西第頌是也有北第賜夏侯嬰北第第一是也獨無南第蓋避南面之故歟

窘攔二字

賈誼服賦儻若囚拘蘇林音欺全反師古云蘇音是也南唐張佖辯之曰說文窘音渠隕切李善文選註窘囚拘之貌五臣注窘困也其字並不從人惟孫強新加字玉篇及開元文字有作儻然者皆音渠隕切疑蘇音誤今宜從說文音余按此句漢書作儻若囚拘史記作攔若囚拘窘營音渠隕反攔當音斯反

攔即今拴字也史記漢書所見異辭當各從本文解之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也蘇蓋以史記之音而移之漢書宜其誤而不通張佖辯之是也但不知蘇音之誤所由耳聊為詳說之楊雄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斯雖細事亦誠難哉

文莫

論語文莫吾猶人也晉書樂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為文莫陳騃雜識云方言侔莫強也凡勞而勉若云努力者謂之侔莫此說甚異聊存之以廣多聞

萬年枝

謝朓詩風動萬年枝唐詩青松忽似萬年枝三體詩注以為冬青非也草木疏云檇木枝葉可愛二月花白子似杏今官園種之取億萬之義改名萬歲樹即此也

檇字音

史記上有檇蒼下有伏龜徐廣云檇音稠左傳八元八凱有檇戲漢書藝文志有公檇生師古曰檇直由切其字从木霍去病傳有檇余山獨孟子檇杙之檇

今音濤蓋因陸德明九經釋音而誤也左傳杜預注曰檇杙凶頑無檇匹也以此證之則檇杙亦當音稠柳文轉喉觸諱本漢食貨志搖手觸禁之語觸禁失題

自土漆沮

詩曰生民之初自土漆沮齊作自杜漆沮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杜水名即杜陽也據文義作杜為長

汲郡古文

薛瓚漢注引汲郡古文云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

氏黯是為荀叔又引翟章救鄭次于南屈又引梁惠王發逢忌之數以賜民今浚儀有逢陂忌澤是也按此數條今汲冢書不載則今之汲冢書非發冢所得明矣汲冢書古之逸周書也

芮阮

公劉詩曰止旅乃密芮鞠之即鞠韓詩作阮班孟堅云弦中谷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阮雍州川也師古云阮讀與鞠同

舜妻

漢地理志陳倉有上公明星黃帝孫舜妻盲冢祠即堯之二女乎別一人乎古事茫昧傳疑可也

秦官名

工官鹽官鐵官銅官錦官服官羞官尊官渴官林官疇官湖官陂官樓船官發弩官均輸官橋官在魚復苑官涯浦官在南海皆秦官名而漢因之雜見于諸傳百官表不悉載者微乎微者也

仍字

老子曰攘臂而仍之又仍無敵攘無臂漢藝文志據

行事仍人道仍訓因也古文中亦鮮用仍字

淵明讀書

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士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盛行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如秦近君之訓堯典曰稽古者比比皆是後進彌以馳逐漫羨而無所歸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真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後刺使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于馬

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蓋不屑之也觀其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敦夙好又曰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其著聖賢群輔錄三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于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邪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為講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剛田

漢食貨志云后稷始剛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

田中溝也田溝之法耜廣五寸二耜
相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剛六剛而為一畝剛
即畝也呂覽引后稷書曰能使吾土靖而剛浴土乎
又曰上田棄畝下田棄剛又耜博八寸所以成剛也
又曰畝欲廣以平剛欲小以深以此證之則漢志言
剛田始于后稷有徵齊民要術又載伊尹剛田法制
大抵從后稷其稱伊尹者豈尹嘗用后稷之法以訓
民乎

織女主瓜果

洪邁老圃賦云織女耀而瓜薦大昴中而芋食春秋
元命包云織女星主瓜果孝經援神契云仲冬昴星
中收芋莖正用此二事而人罕知其所出

積竹

周禮注及以積竹八觚建于兵車說文柝櫜也毛詩
竹柝考工記秦無廬史棘矜注皆以積竹釋之徐鉉
說文注曰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功
即今之攢竹法也

云員

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秦誓雖則員然注云即員毛
詩聊樂我云石鼓文君子負獵負獵負遊

改元

古者天子諸侯繼立踰年而始稱元年終一主為一
元未有一主而再稱元者也漢文帝信新垣平之言
再稱後元自後武帝更十數紀元歷代皆然俗諺有
亂主年年更號窮士日日更名之譏然予觀長曆云
秦惠文十四年更為元年則其謬不始于漢文矣又
晉惠大安二年長沙王又事敗成都王穎改年為永

興是一歲而二號齊鬱林王改元隆昌海陵王改元
延興明帝改元建武是一歲而三號史冊書法混淆
俗諺云亂誠是也然則本朝之制豈不度越漢唐哉

筆陣圖

筆陣圖乃羊欣作李后主續之今陝西刻石李後主
書也以為義之誤矣

嫁殤

曹操幼子蒼舒死求邴原死女合葬史以為譏余觀
周禮地官禁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

嫁殤嫁死人則此俗古已有之今民間猶有行焉而無禁也

屋誅

周禮秋官有屋誅之文鄭玄注曰夷三族也古者罪人不孥豈有夷三族著之令典古者屋誅蓋漢人下忝室之類耳鄭玄晉儒曲見誤天下而陷人主得罪名教大矣

師開師曠

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室之朝夕師曠吹

律以南風北風之聲而知軍之勝敗藝之精也通乎天人今之藝師有此乎師開事見晏子

晏子格言

君子獨立不慙于影獨寢不慙于鬼此晏子語也今例知為宋人語不知祖于晏子

玄的

釋名曰以丹注面曰的子本天子諸侯有群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難于口陳故注此于面灼然而識也王粲神女賦曰施玄的結羽釵傳玄鏡賦曰

珥明璫之雙照點隻的以發姿張景陽扇賦皎質皎
鮮玄的點鋒漢律姘變亦謂月事也

錦竹

杜子美有從韋明府續處覓錦竹兩三叢詩黃鶴注
云考竹譜竹紀無錦竹意以其文如錦名之竹紀有
蒸竹箇墮竹其皮類繡豈即此乎余觀錦竹他無見
惟杜詩有之劉會孟批杜錦樹行云題曰錦樹使人
刮目錦竹亦新惜無拈出者耳近閱梅宛陵集錦竹
詩曰雖作湘竹紋還非楚筠質化龍徒有期待鳳曾

無實本與凡草俱偶親君子室又出其下云此草也
似竹而斑始知黃鶴有金注之昏耳

規影

唐書規影徑賦即今律文影射之語

夠字

廣雅曰夠多也音遘今人謂多曰夠少曰不夠是也
文選魏都賦繁富夥夠不可單究五臣注誤音作平
聲不知夠究本文自協韻也

舞馬

杜詩聞雞初賜錦舞馬更登床馬舞古有之山海經述海外太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之馬杜氏通與鳳花廐有蹠馬俯仰騰躍皆合節奏明皇嘗令教舞馬百駟又施三層板床乘馬而上朴轉如飛或命杜士舉榻馬舞其一觀此說則杜詩登床之語蓋紀實也南史河南國進赤龍駒能拜伏起舞

流蘇

倦游錄述流蘇之制但云五綵同心而下垂者莫能言其始黃公紹書亦止引晉書割流蘇為馬幟皆

後世幃帳間所懸耳古者流蘇蓋樂器之節前漢書禮樂志薛瓚注作流遡周禮金鑼節鼓鄭玄注云後世合宮懸用之而有流蘇之飾樂器而用以為幃帳之懸則自晉以後始也

地名

今之瓜州非允戎之瓜州今之南陽非晉啓之南陽今之鎬非來歸之鎬今之平陸非孟子之平陸唐天寶中鑿月河得古錢上有平陸二字明皇改河北驛為平陸縣今之新都非王莽所封之新都王莽新都

在南陽見後漢書

琫琕

天子玉琫而琫琕諸侯盪琫而璆琕此古禮之言毛
萇引之以釋詩也

馬名

曹真有名馱號驚帆言馳驟如風帆也俗遂制颿字
音義與帆同然亦贅矣

李涪譏集韻

唐李涪云後魏李昉撰聲韻十卷夏侯該撰四聲韻

略十二卷至陸法言採諸家纂述而為已有原其著
述之初士人尚多專業經史精練罕有不述之文故
切韻未為時人之所急後代學問日淺尤少專經或
捨四聲則秉筆多礙自介遂為切要之具然吳音乖
叫不亦甚乎今依之以上聲呼恨去聲呼恐與若得
不為有識者所笑乎夫吳氏之言如病瘡風而禁每
啓其口則語淚喎喎隨聲下筆竟不自悟涪之言若
此譏之甚矣然陸氏所著亦本先儒觀其注云徐邈
讀鄭司農讀劉昌宗讀示不敢臆說也如越席之越

音活華而皖之皖音滑隆準之準音拙假借之假音
嫁牢愁之愁音曹玉鸞啾啾之啾音鈔皆有據證非
盡屬吳音涪之譏亦過哉

左氏句法

左傳公若謂圉人曰介欲吳王我乎三國志欲曹爽
我乎宋人奏議云是欲劉豫我也皆祖左氏句法

鷓鴣

劉欣期益州記鷓鴣水鳥董喙長尺餘南人以為酒
器蓋即今之鶴頂也

鍾繇

鍾繇字元常取咎繇陳謨彰厥有常之義也今多以
繇音由非晉世說載庾公謂鍾會曰何以父望卿遙
遙不至蓋舉其父諱以嘲之此可證矣

被池

左太冲詩衣被皆重池池被之心如池也李太白詩
亦有綠池障泥錦之句又裝潢家以卷縫罅處為玉
池也

蕨牙

黃山谷詩巖牙初長小兒拳以為奇句然太白詩已
有不知行徑下初拳幾枝巖之句已落第二義矣

鸚鵡

楊雄賦鸚鵡蘇林音殄緝師古音弟桂字書云鸚鵡
伯勞也蜀童謠有陽雀叫鸚鵡央之語雄蜀人用方
言未可知也審若是師古之音得矣

茶有九難

陸羽茶經言茶有九難陰採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
非別也膏薪庖炭非火也飛湍壅潦非水也外熟內

生非炙也碧粉縹塵非末也操艱攪遠非煮也夏興
冬廢非飲也臙鼎腥甌非器也

菹醬

稽含南方草木狀云菹醬葦菱也大而紫曰葦菱小
而青曰菹醬可以調食故曰醬今永昌人猶以葦菱
為豆豉是可證也自本草注以菹醬為檠柳菱子非
也佐檠柳菱子自名扶留藤見蜀都賦草木狀亦具
列于檠柳條下與菹醬全不同

絲竹管弦

文選不收蘭亭記議者謂絲竹管弦四言兩意非也
絲竹管弦本漢書語古人文辭故自不厭鄭重如易
曰明辨晰也莊子云周徧咸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
終宋玉賦旦為朝雲古樂府云暮不夜歸左傳云遠
孔遙邈邴鄆淳碑云丘墓起墳古詩云被服羅衣裳
莊子吾無糧我無食後漢書食不充糧在今人則以
為複矣

漢書引尚書

漢書引尚書放命圯族又無敖逸欲有邦言與今文

異又引論語君子之道焉可憮也注憮同也

門戶

左傳屈蕩戶之漢書王嘉坐戶殿門失闌免顏師古
注戶止也又左傳門于陽州公羊傳無人門其義相
同止戶曰戶禦門曰門也

法帖用古字

羲之諸帖多用古字古山嶺之嶺但作領漢書梅嶺
榆領是也蘭亭帖崇山峻領寶述用之唐褚遂良加
山作嶺贅矣又書岷嶺作汶領初月帖淡悶干嘔淡

古淡液之淡千古干濕之干今以淡作痰干作乾非也

楊姓

劉貢父漢書注云楊氏有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首敘其受氏從才而楊修書稱曰修家子雲又似震族不知文士聊如此云其無實然也

菴字義

今人別號菴字印章往往不同緣說文本無菴字庵彌俗也予嘗考之菴字古書所用者蜀都賦八方菴

藹王充論衡桃李梅杏菴立蔽野皆取菴覆之意

三國及晉始有菴幔菴間之語與今人所用菴字義同菴字不可謂不古也但篆籀以說文為宗說文不載之字用於印章似為未安又按古篆有作菴者又止借舛者石鼓文作窳其字從穴穴亦人居也近見温陵古寺一冊元人止菴印章菴字作盦

皿部有盦鳥含切覆蓋也考古圖有伯戈餽盦盦器名而借為菴舍字恐舍形似器亦猶漢闕之觚稜其形亦本酒器也未知是否以俟知者

伯夷傳

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觀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身是怨此言殊不公今試取伯夷傳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聞者嘆之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震蕩極文之變而議論不詭于聖人可謂良史矣宋人不達文體是以不得遷之意而輕為立論真西山文章正宗云此傳姑以文取其言又謬若道理有戾即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乎益見

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詩用數目字

漢宮一百四十五多下珠簾閉瑣窓何處營巢夏將半茅簷煙寺語雙雙此杜牧燕子詩也一百四十五見文選注大抵牧之詩好用數目聚積如南朝四百八十寺二十四橋明月夜故鄉七十五長亭是也

右軍書

唐李嗣真論右軍書不同往往以變格難儔其書樂毅論太史箴其體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

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道遙篇孤鴈賦有
抱素拔俗之象皆見義以成字非得以獨妍也嗣真
所舉諸字之目蓋皆右軍得意之筆然傳于石刻亦
鮮矣太史箴書譜尚有其目道遙篇孤鴈賦並其目
亦不知則右軍之書蓋泰山一毫芒存于世尔

西施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
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
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

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
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
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
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今隨鴟夷以終乃咲
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也
蓋吳既滅即沉西施于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
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
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疑
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為范蠡之鴟夷乃影撰

此事以墮後人于疑網也既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千載又何幸遇予而雪之亦一快哉

日衣青光

春秋緯云代殷者姬昌日衣青光衣之為言被也如人著衣選詩繁星衣青天注者不達改衣為依非

金膏水碧

唐世詩人多用金膏水碧字但知為奇寶之屬莫究其出也穆天子傳示汝黃金之膏東哲曰金膏可以續骨崔寔政論呼吸吐納非續骨之膏水碧玉也

山海經耿山多水碧墨子大藥有水脂碧唐詩絕頂水底花開謝向淵腹攬之不可得滴瀝空在掬又採碧時逢婺女船

半江

近傳邵文敬半江帆影落樽前之句以為奇絕遂號為邵半江然唐趙嘏詩半江帆盡見分流之句宋米元章亦云六朝山色落樽前已落前人第二矣

善字訓多

古書善字訓多毛詩女子善懷前漢志岸善崩後漢

紀蚕麥善收晉春秋陸雲善咲皆訓多也

莊子注

郭象莊子注多俊語如云煖焉若春陽之自和故澤者不謝淒乎如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李白用其語為詩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又云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又云寄去不樂者寄來則荒矣蘇東坡用其意為詩曰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悲晉人語本自拔俗况子女之韻致乎宜為李蘇兩公之欣賞也

安為語助

古文安為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按荀子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于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移于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盖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又漢華嶽碑雲臺碑並以安為焉字

丹鉛餘錄卷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鉛餘錄卷之十六

瑣語

心如死灰寂滅也心如宿火寂感也

求生以害人莊子所謂去義若熱乎殺身以成仁莊子所謂就義若渴者乎文山云惟其義盡所以仁至坤順乾而施生月遡日而生明

諧臣也顛官也弄兒也媚子也婦女而湏纓冠而倡也書戒頑童遠矣哉

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書曰庶言同則繹



疇叨同也惰者釜之勤者鍾之模範同也不善者怨之善學者庸之

優旃漆城那律瓦衣今日諷諫古云滑稽

虹食壘軍奪帥虹飲釜室利主家國之判異乎天人之際微矣

養隼而攫鸞皇畜狸而搏鸚鵡狄梁呂申兩公一歎萬世鏡哉

雲糊天月藏明金在鑛火收熒

疾書多塗乙疾行多徒躓

鹽泉海自也油井水脂也

道者福之極也祥者福之榮也祐者福之晉也慶者福之交也叶其極行其榮慎其晉定其交故曰君子受福小人徼福

辛伯曰並后匹敵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又曰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葉公之顧命曰母以嬖御人疾莊后母以嬖御士疾莊士韓非子曰內有疑妻之妾妾有疑適之子外有疑相之臣臣有疑君之權范無宇曰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

之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故曰
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避其所憎而禍在其所
愛又曰尾大不掉末大必折

天有常福必祚明德天有常蓄必隕明惑
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義無卑

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

明乃哲哲乃明苓乃奮奮乃苓奮盛也苓落也鳥集
之交初驩而後吐鳥巢之旅先笑而後號始龍卒蚓
化荃變茅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弗順弗敬天下不定志敬而怠人心棄之

握而不見于手含而不見于口無翼而飛無脛而走
其珠之利乎照乘晒于鄰探頷粉于津寶者殃國剖
者災身害亦弘哉

文質不同寬猛殊庸循環從朔擇善而從逸詩曰九
變復貫知言之選

性與情相表裏形與氣相首尾

同由謂之道同得謂之德同善謂之性同靈謂之心
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十聖人虛二以畫八卦八者

偶之方也虛一以敘九疇九者奇之圓也卦以偶為用故有應則吉疇以奇為用故有對則凶

平準書譏橫斂之臣也貨殖傳譏好貨之君也太史公之旨千載而下有趙訪知之懿哉

蒼蔚朝濟國風唏菴苑盈室楚騷悲

當遯戒尾當集貴翔兩夜包晝重陰偶陽

周公不以夜行而慚影顏回不以夜浴而改容故曰不為昭昭申節不為冥冥墮行

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非其

人如聚壘而鼓之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微子所以歡蓬飛仲尼所以感桑落也

君子蘊義生風小人蘊利生孽

榮華卿之祿曷其汲矣輿驕君之餌曷其止矣易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

以水濟火吾何以知其旨也以錦緣錦吾何以知其綺也是故涓以涇濁玉以礫貞輔以拂顯善以否形垂橐而往捆載而歸師學之益乎被褐而入衣錦而出友問之力乎故曰孚化之翼飛之

六欲皆得其宜全生也六欲分得其宜虧生也六欲莫得其宜迫生也

惛淫之音出則滔蕩之心感矣感則百邪衆辟產矣
魄音拓

狂魄者形性相離也落魄者身世不羈也
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庖丁解牛所見無非牛故曰
至誠之不盡鳶魚之不察精義之不致龍蠖之不知
外典曰子知格物矣未知物格也

科雉隨兇強側暴憐赤子非科雉乎黔首非隨兇乎
天斟萬物聖人熙焉天酌萬物聖人施焉

舜欲旗古今而不成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
足以正殊俗矣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
武王欲及成湯而不成既足以王矣五伯欲繼三王
而不成既足以為諸侯長矣又曰欲為五帝而不成
者三王是也欲為三王而不成者五伯是也欲為五
伯而不成者六國是也欲為六國而不成者七六國
是也故曰學乎其上僅得其中學乎其中斯為下矣
矜莊殊序也肅邕殊處也號啞殊時也嚴和殊宜也
故逸禮曰聖王師至則清朝而侍友至則清殿而侍

樂燕樂則左右侍御從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從容澤
燕則廝役從故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見睫者不若身歷滕口者不若目擊

燔黍大烹之濫觴也土鼓雲門之拳石也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
之運即一歲之運故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
道

因物之性直也成物之形方也既直且方大在其中
矣故曰直方大大則直而不絞方而不斲

啓口容身皆至德步武履形皆懿則故曰口無擇言
身無擇行

干霄蔽日巨木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椽杙故曰大
器晚成龍吟虎嘯希聲也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蛙鼃
故曰大音希聲

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
勝者所用敗者之基也與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乾坤與六子並列于八方冢宰與六卿並分于六職
網固在網之中首豈出身之外哉書曰若網在綱易

曰元者體之長也

天之兩戒地之二條實相應也

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律也天有五音所以司日地有六律所以司辰

產昆侖者難為玉植鄧林者難為木觀於海者難為水遊聖門者難為言

歐蘇之文

歐陽公之文粹如金玉蘇公之文浩如江河歐之模寫事情使人宛然如見蘇之開陳治道使人惻然動

心皆前無古人矣至於老泉之文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著若引星辰而上也若求其侶在孟荀之間史漢之上不可以文人論也

歐陽之文

昔人稱歐陽公文曰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輝光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詞閑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

有似其人有味其言矣又謂學之不成必無精彩蓋論人欲盡學師舍短之說也

良玉不琢素以為絢質斯貴矣玉有珪璋素有藻績文可遺乎

李翱云滅情以復性不若王弼云性其情久行其正也李雜乎禪王協于易

日與天會而有氣盈即曆書所謂大餘五小餘八也日與日會而有朔虛即曆書所謂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也大餘日也小餘分也五歲再閏而無

餘日十九歲七閏而無餘分曆書所謂無大餘無小餘也

朱子之文

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窮詰邪說之隱遯則神搜霆擊其感激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淒風之變態其泛應人事遊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其紫陽朱子之文乎或謂文與道為二學道不屑文專守一藝而不復傍通他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使記誦者嗤其陋詞華者笑其拙此則嘉定以後

朱門未學之蔽未有能救之者也荀子曰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故曰枝必類本響必報聲此善學者也傳言失指圖影失形不善學者也故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學者使人繼其志

槃水惟危清水惟微勿澆勿濁乃燭須眉

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明由情以明習之復性書此言粹矣

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

材生於天不係乎地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風俗由乎上之教也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人才由乎下之化也

以鄉原竊相位胡廣也以鄉原竊天位王莽也

道不苟同於人跡不苟異於俗

鳶肩羔膝蠅營狗苟小人禽態乎烟視媚行影附響承小人婦態乎

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為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

人鬼者幽明之故也死生者始終之說也明乎明之
故人焉度哉人焉度哉明乎幽之故神焉度哉神焉
度哉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知始之原其生也若
浮而順矣知終之反其死也若休而安矣故曰未知
生焉知死總其所以垂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
之於一象至人執

天形正圓如虛球地形正方如博骰

君子之中庸不偏不倚以為道也君子而時中隨時
變易以從道也

為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為文為文而欲一世
之人不好吾悲其為人幼清之格言吾黨之烟戒乎
紛華逐欲而生純朴從物而死

杳冥罔象卓爾之障也接構心鬪浩然之寇也

衆流既分其源則散衆情既出其情則斲

六欲興而真靈缺矣五基熾而冲和喪矣缺其能圓
乎喪其能融乎圓融殞而天關至矣

牛馬者家畜也縱之垆牧則悍鷹鷂者野鳥也一為
繫絆則馴此收放心之說也

命也者動而有生有成焉性也者靜而無染無著焉
心腎相去八寸四分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人肖天
地也水者五行之首也萬物之宗也浮天而載地也
載形而浮氣也始天地而終天地也七十二候始于
東風解凍終于水澤腹堅天地之始終亦若是而已
矣

序卦輪衍之義也雜卦反對之義也

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
水火交爭雖在其間兩國交兵使在其間

火發外明者薪之盡也神知外見者朴之散也故曰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

出則元亨處則利貞貞元者出處之則也默則之象
語則成爻爻象者語默之檢也

君子立教之不隱也如影矣受命之不諱也如響矣

六藝

禮以考敬樂以敦和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
數以理煩皆藝也禮中容樂中聲射中鵠御中軌書
中文數中筭皆游也

推情合性敷落之教之說乎滅情合性旁行之教之說乎觀乎彼所見則殊異乎吾所聞則一

水涵太一之中精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動百物而行乎天上

舉日章則行晝月章則行夜龍章行水虎章行林鳥章行陂蛇章行澤鵲章行陸狼章行山易曰來章書曰平章詩曰綏章章物也

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也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也

五帝之前無傳人五帝之中無傳政故孔子贊易黜八索序書汰三墳傳信不傳疑愛道不愛奇也

華駟有千里之足造父有千里之手遇也小駟而獲晉惠長纏而累東野不遇也

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玉

俎豆廢而楮燎盛社封地而叢祠植祝嘏置而歌舞用後世之淫祀其非古與冠裳而宵貌之幃悅而匹偶之瀆甚矣不可方物孰是愈焉

淡所見而其所聞貴其耳而賤其目榮古陋今黨往
離來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書曰凡人未見
聖若不克見既見聖若不克由聖

霧滃而蟹螯枯露下而蚊喙折月虛而魚腦滅星實
而豕膚粟

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

情厭性陰乘陽未逆本人詭天

綏如安裘晏如覆杼靜而極也行以菜薺趨以肆夏
動而則也

聖人為天口賢人為聖譯

道以器寓人與天期故雷霆之聲可以鼓鍾寫風雨
之變可以音律知

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鄒忌子一徽而威王終
日悲進乎道者技已末感在心者物已微

厲利劔者必以鈍砥擊堅鍾者必以濡木書剛紙者
必以弱翰輔強轂者必以弱輻

太寶無為而首物太極不動而構天瑟不鳴而二十
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二輻各以其力旋

丹鉛餘錄卷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丹鉛餘錄卷之十七

瓊語

舜戒禹曰鄰哉臣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

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迺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故曰終日行不離手輜重

物不精不為神數不妙不為術離朱不能說其目公輸不能說其手

約法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

霸國無貧主強將無弱兵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孟子語齊宣王也

柱梁木繡士民無褐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咎犯語晉文公也

古人祭以肺為重食牲以肩為重

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炁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善養氣則

無是矣

劉歆曰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兩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

郭忠恕曰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出行書狂而草書聖

狼望未平冠軍辭宅馬池猶隔雍丘遜邸

巖挺之寧木作相不見李林甫崔隱甫寧木作相不見牛仙客

漢劉熙作釋名吳韋昭作辯釋名漢劉向作說苑唐

劉旣作續說苑

祐術開業淳耀天光重黎其上也象星辰授民事立
閏月定四時羲和其陰也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曆
明時應天順人湯武其盛也故以曆象係之革
立秋浚井改火冬至鑽遂改火

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朴散

貴清靜者以席土為履議東名實者以柱下為誕辭
六家之旨既已異矣三語之椽強而同之

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蝕

醫和曰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蟲應程
伊川云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官妾之時少
一人善射百夫決拾一箇負矢百群皆奔
朽瓜化為魚陳麥化為蝶

犀有通石有暈珠有光木有癭皆文也

髮上生心之餘眉傍生肺之餘須下生腎之餘
鐸穴由於足響膏炮起於多明

漂於衆沫惡利口之覆邦也病於尺喙惡巧言之傷
類也

化杰漸乎鄰丹為黔資乎適墨

賈誼之過秦以諭漢也陸機之辯亡以警晉也

孔子脩魯史不肯增闕文漢儒校群經未嘗去本字

宋人尚書則考訂武成毛詩則盡去序說吾未敢以

為然也

律居陰而治陰因地主氣也故曰三命為律觀情以

律曆居陽而治陰因天主事也故曰五星為曆觀性

以曆

烽主晝燧主夜

鍾期死而伯牙之弦絕塗人亡而匠石之介輟作之

難知之難也

中國人衆大秦寶衆月氏馬衆

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少而多之也滇雲稱

山曰長坡貴竹名兩曰清露多而少之也

寡婦哭城城為之崩亡士歎市市為之罷積精曰誠

積誠為精也

有竒福者必有竒禍有甚美者必有甚惡

投醪飲河旨不及吻而士卒戰氣自五也分囊饗糈

甘不踰隘而士卒戰氣自十也

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

齊歌曰謳吳歌曰飲楚歌曰些巴歌曰嬾

天有八風噫氣也地有八聽孔竅也

赤色者鳳青色者鸞黃色者鵷紫色者鸞白色者鵠

寧為玉碎毋為瓦全寧為蘭摧蕙折不作蒲芬艾榮

寧載於義而死不在於地而生志士烈夫古今一揆

也

行川之水無不盈之科走盤之珠無可留之影故曰

神不可測化不可為

明月夜光多逢接劍陽春白雪難為賞音

冰壺不可與夏蟲饗秋月不可與俗士賞

施之則雨潛之則潤坊之則塞畎之則流君子之道

譬其如水乎

夙夕為夙其夕惕于白辰為晨其日乾乎造書者深

於易矣

驂騑不總轡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非隋侯之掌

故曰賢才出國將昌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喻也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亦喻也京邑猶身王畿猶臂四方猶指亦喻也文章蹊徑遠矣哉

興行廢典整緝焚綱

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遊故戮民則士徙養民則賢致

王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水之發源雍闕則污泥䟽濬則川沼

與日同度謂之朔邇 毀三謂之弦衡分天中謂之

望光盡體伏謂之晦同明相併異明相消謂之交蝕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

易之象有三地上有水地中生木實象也天在山中風自火出假象也天下有山可以遯矣澤中有火可以革矣意象也

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時可知矣明夷之卦內三爻周象也外三爻殷象也旅之卦我心不快困於陳蔡之間乎終以譽命得於繁落之下乎落

事見荀子

古人訓詁緩而簡雖數十字而同一訓雖一字而兼數用今之存者爾雅說文而已

章句之病黨枯護朽守缺保殘有不非服鄭之陋無是正左班之忠故曰依義莫依語師心不師迹難矣哉

周宣歌澤雁孟子諷野殍其流民乎韓非陳五蠹商君論六蠹其流士乎安流民易處流士難

龜取生數一三五七九著取成數二四六八十
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

成於樂

律呂造夫婦之端宮商合君臣之宜埴箎寄伯仲之睦琴瑟懷志義之恩舞綴以勸勞逸宮軒以等貴賤故曰成於樂

秦箏多撮琵琶多撥空侯多擘柳琴多擊

玉篇起說文棄楷隸易籀學廢

性命

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不謂性者所以盡性也不謂命者所以

立命也善用之則互相發而交相養不善用之則互相失而交相喪

魚生流水中則背鱗白生止水則背鱗黑

越王金鑄范少伯晉帝圖畫宗少文遙聞聲而相思也秦皇未見韓非則思與之並世不可得既見非則殺之武帝未見相如則思與並世不可得既見相如則擯之日進前而不御也

魏女色豔鄭袖鼻之朝吳忠貞無忌殛之故曰女無美惡士無賢不肖

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莖如豆真玉火三日而見性豫晝生七年而辨名知人實難人實難知也故曰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蒐默舉難矣哉漆園嘆當世不可莊語楊雄謂後世必有子雲遠矣哉

禮之心悃悃樂之意歡欣悃悃以玉帛效心歡欣以鍾鼓驗意

不發橫難不得縱說不發苦語不得甘對

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也剛勝柔故金勝木也專勝散故木勝土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

禹將受位迅風靡木有其德無其咎也成王信讒大風拔木脩其德免其咎也

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

鏡以鏡影鏡亦有影兩鏡相鏡影以重影故曰與影競走悲夫

古禮容磬折以為恭微磬以為中故坐以微磬之容行以微磬之容趨以微磬之容跪以微磬之容拜以微磬之容立以微磬之容磬之中恭也曰硜硜然小人哉磬之末失也語曰恭而無禮則勞硜古磬字

鐸以聲自穴膏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依仗之捷來措直木先伐甘井先竭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以木擊木則拌以水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沉以塗投塗則陷載胥及溺也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跼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朴孫武云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范蠡曰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故曰時至而應心腹者勝又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

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而推數因數以推理

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至非蛇說也陣說也取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非馬說也兵說也

曹伯好田則公孫疆出陳侯好色則儀行父至商辛淫酗則惡來進周厲貪鬻則榮夷公起

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

張子曰造化之妙則糟粕煨燼無非教也猶莊子云瓦礫糝稗無非道也例是而言東坡深於文者也故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也張坦深於書者也故歌舞戰鬪皆草書也

秦有誓而書亡魯有頌而詩絕

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話出而詩與言離也

楚騷漢賦晉字唐詩宋詞元曲

樂以忘憂君子也以樂怡憂小人也易曰鼓缶而歌

詩曰我姑酌彼金罍其忘憂乎太康逸豫漢惠淫樂
易曰飲酒濡首詩曰俾晝作夜其怕憂乎

蚩尤五兵李斯篆書苟便於世人其舍諸鯨之城也
桀之瓦也秦之邊防也隋之漕河也至今賴之故曰
善用人者無棄人善用物者無棄物

蛙消龜息熊經鳥申

曲阜之多才多藝闕里之多見多聞聖則聖矣學不
廢也近日厭窮理之煩貪居敬之約者謂六經為注
脚謂訓詁為蛆蟲不惟明排程朱蓋已陰叛周孔矣

魏文侯匿謗書樂羊得成中山之勛魏襄王信史起
鄴令得成漳水之功故啣啣之中不可不味也
思而重之神將通之精而熟之鬼將告之

巨防容蟻而殺人漂邑突洩一烟而焚宮燒積人之
情不蹶於山而蹶於堙

質功以長生愛時而敬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
陰之行不得於春夏月之明常壓於日光天之神陽
而禁陰如此易之扶陽抑陰順天也

孔子失馬於野野人閉而不與子貢妙稱而怒馬圉

諧說而喜曉俗以鴻文猶震龍耳以勝響也外典有之
曰文殊出定出不得罔明不費纖毫力落霞與孤鶩
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故七迷聖途而童子知黃帝
失珠而罔象得也

人之所未疾者不必改也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
何必拘拘追先王之蹟能合先王之意而已

虞夏君臣賡歌敕蕢不過數語周公而下其說長爲
孺子也孔子之言渾涵不露孟子而後發爲雄辯爲
楊墨也瀛洛諸儒文亦甚簡至朱子而後神搜霆擊

爲禪學也

察見淵魚者不祥智科隱隱者有殃楊德祖之解讀
碑不如隰斯彌之止伐木也况變童注鏐瓶之沸湯
賂人量檜寢之尺寸哉

浮屠以身爲椽泊而嚴其宮室不已以言爲瘤贅而
傳於文字愈多

世變如輪無暫停也人心如波無少平也成之極即
壞之漸治之至即亂之初故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
禱晴而益雨禱雨而益晴則相與匿之以默雨久而

自晴晴久而自雨則相與歸之為功緝養非能惑人之自惑也

孫承節謂無極而太極一句為墨兵言添此一層令士子古今懵然而曉諱無已也

秦廷君注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而君子譏其繁乎子襄注周易全書二三萬言而君子譏其略

莊周之學出於子夏李斯之學原於荀卿

道心如舵人心如船弗鼓弗揆罔涉大川槃水惟危清水惟微勿澆勿濁乃燭鬚眉

虞舜重瞳項羽亦重瞳晉文駢脅張儀亦駢脅

于定國身為九卿猶迎師執弟子禮韓信破趙功成

禮降將而北面事之前漢風俗之厚近於三代矣

以沈充為父而有沈勁之子以許敬宗為祖而有許

遠之孫犧生犁胎龍寄蛇腹人能起宗非以宗起也

腐新不可以撻兵渙泥不可以膠物

胡燕曾斑聲耳小越燕紅襟聲大

餘目不明餘耳不聰故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

管子曰道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關壽亭云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

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想望風采不若式瞻儀形言聞不若見也言之於口不若會之於心者其旨深玩之於書不若體之於身者其理實言知不若行也九侯獻美女於紂而妲己以爲惡二世見獻鹿於庭而趙高以爲馬夫好之與惡放於目而鹿之與馬著於形豈有惑哉還至纔臣孽妾飾僞而作辭也則君王失已心而人物喪我體矣

世有莫盛之福者必有莫痛之咎人所羨於前者必所憐於後也

依飛燕之寵以驕士借亢龍之勢以陵賢

檀宜作輻榆宜作轂

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

孟子戒助長莊周懲益生

門人李世芳

楊富春校錄

丹鉛餘錄卷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